輟耕錄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輟耕錄

（二）

陶宗儀撰

輟耕錄卷第十

御史五常

周景遠先生馳名能文。爲南臺御史時。分治過浙省。每日與朋友往復。其書吏不樂。似有舉刺之意。大書壁上曰。御史某日訪某人。某日某人來訪。御史忽見。呼謂曰。我嘗又訪某人。汝乃失記何也。第補書之。因復謂曰。人之所以讀書爲士君子者。正欲爲五常主張也。使我今日謝絕故舊。是爲御史而無一常。寧不爲御史。不可滅人理。吏赧服而退。

官倉入粟

今官府收斂秋糧之際。比先涓吉啓倉。於青龍方敖房入粟六石六斗六升六合以應日。蓋國家初無定制。不知各處何以一皆如此。予意必取上下四方六合之意耳。

食物相反

凡食河豚者。一日內不可服湯藥。恐內有荊芥。蓋與此物大相反。亦惡烏頭附子之屬。予在江陰時。親見一儒者因此喪命。其子尤不可食。能使人脹死。嘗水浸試之。經宿。顆大如芡實。世傳中其毒者。亟飲磁物乃解。否則必亡。又聞不必用此。以龍腦浸水。或至寶丹。或橄欖。皆可解。後得一方。用槐花微炒過。與乾蕪支各等分同搗粉。水調灌。大妙。

先輩諧謔

趙魏公刻私印曰水晶宮道人、錢唐周草窓先生密、以瑪瑙寺行者屬比之。魏公遂不用此印。後見先生同郡崔進之藥肆懸一牌曰養生主藥室。乃以敢死軍醫人對之。進之亦不復設此牌。魏公語人曰。吾今日方爲水晶宮吐氣矣。先輩雖諧謔。自是可喜。

馬判

馮公士啓夢驅。嘗言爲八番雲南宣慰司令史日。嘗因公差抵一站。日已莫矣。站吏告曰。今夜馬判上岸。麻線須暫停驛程以避之。問其故。閉目搖手不敢言。公怒。便上馬。行數十里。至大溪。忽見一物如屋。所謂烏剌赤者。下馬跪泣。若告訴狀。呼問何爲。亦閉目搖手弗荅。於是下馬祝之曰。某許昌人。竊祿來此。苟天命合盡。俯其啖之。否則容我行。祝畢。即轉入溪中。腥風臭霧。觸人口鼻。既而各上馬。比曙。抵前站。站吏驚曰。是何麻線大膽若是耶。公問此爲何物。始敢言曰。馬蟥精也。麻線、方言曰官人。烏剌赤、站之牧馬者。公官至禮部尚書。

字訓

善字訓多字。詩載馳。女子善懷。鄭箋。善、猶多也。漢書。岸善崩。善亦多也。

丘眞人

大宗師長春眞人、姓丘氏。名處機。字通密。號長春子。登州棲霞縣濱都里人也。祖父業農。世稱善門。金皇

統戊辰正月十九日生。生而聰敏。有日者相之曰。此子當爲神仙宗伯。大定丙戌年十九。辭親居崑崙山。依道者脩眞。丁亥謁重陽全眞開化王眞君嘉於海寧。請爲弟子。戊申召見闕下。隨還終南山。貞祐乙亥。太祖平燕城。金主奔汴。丙子復召。不起。己卯居萊州。時魯齊入宋。宋遣使來召。亦不起。是年五月。太祖自乃蠻國、遣近侍劉仲祿、持一手詔致聘。十一月至隱所。詔文云。制曰。天厭中原。驕華大極之性。朕居北野。嗜慾莫生之情。反朴還淳。去奢從儉。每一衣一食。與牛豎馬圉共弊同饗。視民如赤子。養士若兄弟。謀素和。恩素畜。練萬衆以身人之先。臨百陣無念我之後。七載之中成大業。六合之內爲一統。非朕之行有德。蓋金之政無恒。是以受天之佑、獲承至尊。南連趙宋。北接回紇。東夏西夷。悉稱臣佐。念我單于國。千載百世以來未之有也。然而任太守重治平。猶懼有闕。且夫刳舟剡楫。將欲濟江河也。聘賢選佐。將以安天下也。朕踐祚已來。勤心庶政。而三九之位未見其人。訪聞丘師先生、體眞履規。博物洽聞。探賾窮理。道沖德著。懷古君子之肅風。抱眞上人之雅操。久棲巖谷。藏身隱形。闡祖宗之遺化。坐致有道之士。雲集仙巡。莫可稱數。自干戈而後。伏知先生猶隱山東舊境。朕心仰懷無已。豈不聞渭水同車。茅廬三顧之事。奈何山川懸闊。有失躬迎之禮。朕但避位側身。齋戒沐浴。選差近侍官劉仲祿。備輕騎素車。不遠千里。謹邀先生暫屈仙步。不以沙漠悠遠爲念。或以憂民當世之務。或以恤朕保身之術。朕親侍仙座。欽惟先生將咳唾之餘。但授一言。斯可矣。今者聊發朕之微意萬一。明於詔章。誠望先生既著大道之端要。善無不應。亦豈違衆生之願哉。故茲詔示。惟宜知悉。五月初一日筆。庚辰正月。北

行。二月。至燕。欲候駕回朝謁。仲祿令從官曷剌馳奏。眞人進表陳情。表曰。登州棲霞縣志道丘處機、近奉宣旨。遠召不才。海上居民。心皆恍惚。處機自念、謀生太拙。學道無成。辛苦萬端。老而不死。名雖播於諸國。道不加於衆人。內顧自傷。衷情誰測。前者南京及宋國屢召不從。今者龍庭一呼即至。何也。伏聞皇帝天賜勇智。今古絕倫。道協威靈。華夷率服。是故便欲投山竄海。不忍相違。且當冒雪衝霜。圖其一見。蓋聞車駕只在桓撫之北。及到燕京。聽得車駕遙遠。不知其幾千里。風塵澒洞。天氣苦寒。老弱不堪。切恐中途不能到得。假之皇帝所。則軍國之事。非己所能。道德之心。令人戒欲。悉爲難事。遂與宣差劉仲祿商議。不若且在燕京德興府等處盤桓住坐。先令人前去奏知。其劉仲祿不從。故不免自納奏帖。念處機肯來歸命。遠冒風霜。伏望皇帝早下寬大之詔。詳其可否。兼同時四人出家。三人得道。惟處機虛得其名。顏色憔顇。形容枯槁。伏望聖裁。龍兒年三月日奏。十月曷剌回。復奉勑旨曰。成吉思皇帝、勑眞人丘師。省所奏。應召而來者。具悉。惟師道踰三子。德重多方。命臣奉厥玄纁。馳傳訪諸滄海。時與願適。天不人違。兩朝屢召而弗行。單使一邀而肯起。謂朕天啓。所以身歸。不辭暴露於風霜。自願跋涉於沙磧。書章來上。喜慰何言。軍國之事。非朕所期。道德之心。誠云可尚。朕以彼尚不遜。我伐用張。單旅試臨。邊陲底定。來從去背。實力率之故。然久逸暫勞。冀心服而後已。於是載揚威德。略駐車徒。重念雲軒既發。於蓬萊鶴馭可遊。於天竺。達磨東邁。元印法以傳心。老氏西行。或化胡而成道。顧川途之雖闊。瞻几杖以非遙。爰荅來章。可明朕意。秋暑。師比平安好。旨不多及。十四日辛巳。十一月。至邪迷思干城。壬

午三月。過鐵門關。四月。達行在所。時上在雪山之陽。舍館定。入見。上勞曰。他國徵聘皆不應。今遠蹤萬里而來。朕甚嘉焉。賜坐就食。設二帳於御幄之東以居之。約日問道。以叩紀叛親征。不果。至九月。設庭燎。虛前席。延問至道。眞人大略荅以節慾保躬。天道好生惡殺。治向無爲清淨之理。上說。命左史書諸策。癸未。乞東還。賜號神仙。爵大宗師。掌管天下道教。甲申三月。至燕。八月。奉旨居太極宮。丁亥五月。特改太極爲長春。七月九日。留頌而逝。年八十。至元己巳。正月。旨詔贈五祖七眞徽號。面曰長春演道主教眞人。已上見蟠溪集、鳴道集、西游記、風雲慶會錄、七眞年譜等書。初眞人自行在歸。道由宣德日。一富家新居落成。禮致下顧。將冀一言以爲福。既入其室。默然無語。輒以所持鐵拄杖於窓戶牆壁上。頗毀數處而出。主人再拜希解悟。曰。爾屋完矣美矣。完而必毀。理數然也。吾不爾毀。爾將無以圖厥終。今毀矣。爾宜思其毀而欲完。克保全之。則爾與爾子子孫孫、庶幾歌斯哭斯。永終弗替。主人說服。吁。眞人眞知道哉。

南池靈

宋季。城信州。掘土處爲濠百畝許。在郡南。曰南池。池之旁可居。舊爲里人屋。歸附後。達魯花赤滅徹據有其地。每春夏之交。羣蠶聒耳。寢食不安。會三十八代天師張廣微 與材 朝京回。因以告。天師朱書符篆新瓦上。使人投池中。戒之曰。汝擾毋再喧。自是至今寂然。

鴈子

漢書太液池中鳧雛鴈子布滿充積用鴈子甚佳王維詩蘆筍穿荷葉菱花罥鴈兒又新

趁辦官錢

浙省廣濟庫歲差杭城誆實戶若干名充役庫子以司出納比一家中侵用官錢太多無可爲償府判王某素號殘忍乃拘其妻妾子女于官又無可爲計則命小舟載之求食於西湖以貲納官鬼妾鬼馬不肖輩羣趨焉鮮于伯幾先生樞作湖邊曲云湖邊蕩槳誰家女綠慘紅愁羞不語低回忍淚傍郎船貪得船頭強歌舞玉壺美酒不須憂魚腹熊蹯棄如土陽臺夢短匆匆去鴛鎖生寒愁日暮安得義士擲千金遂令桑濮歌行路後王之子孫有爲娼者天之報施一何捷也

鼎作牛鳴

義興王子明家饒於財所藏三代彝鼎六朝以來法書名畫實冠浙右每年必祈一籤於烈帝廟以卜休咎一歲籤詞有曰開溝鑿井當得古鼎殊不以爲意家人以商賈至汴夾谷郎中者藏一商彝絕精妙示之曰恐爾主翁未必有此物也歸以白卽造齋金購得之比舊藏皆不能及至正壬辰寇起靳黃將由義興取道犯浙西子明罄其所藏鑿深窖以埋之彝亦在列既入窖作牛鳴者七夜頗可怪取出寄田家其窖後遭發掘獨此彝獲存

塵糟

俗語以不潔爲塵糟按霍去病傳塵居闌下注以世俗謂盡死殺人爲塵糟然義雖不同却有所出

越民考

邁里古思、字善卿。西夏人。僑居松江。家貧。授徒以養母。性至孝。然落落不羈。善諧謔。名人士多與之遊。至正甲午進士及第。授紹興路錄事司達魯花赤。比視篆。天下雲擾。所在悉痼瘵。君撫字周至。民愛之如父母。乙未秋。杭破。遁即克復。浙省左丞楊完者、以本部苗將持露布至。統洞蠻甚衆。意實覘視虛實。又將流毒於我民也。縱虐恣暴。民皆束手。惴惴不敢與爭。無故劫府架閣照磨陳修家。妻妾幾被汚。君激怒填膺。指揮吏兵收之。郡民讙呼從事。苗遂盡死。後完者聞越民結義且固。終不敢調兵渡浙江。方集慶陷時。江南行臺官流避抵慶元。奉旨置治所於越。遂檄君總統義民護城池。君吏募得勇悍者二千餘人。以果毅二字爲號。曰果毅軍。練習武事。分撥守要害。乃日與常所往來者、擊鮮飲醵。酣咏叫嘯。以爲娛樂。雖戶外上官至不少延納。永康寇起。據有縣境。君收復。朝廷旌其功。除江南浙西道廉訪司知事。未上。又除江東建康道經歷。浙省丞相塔失帖木兒。便宜除行樞密院判官。君即自署諸參謀爲幕官。曰經歷。曰都事者。不可枚舉。時御史大夫拜住哥、任情禍吏爲爪牙。又自統軍三千。曰臺軍。紀律不嚴。民橫被擾害。有訴於君。君輒抑之。衆軍皆怨怒。然拜委瑣齷齪。惟以鈎距致財爲務。君不禮之。或以諫君曰。吾知上有君。下有民耳。安問其他。拜聞頗銜之。遂與臺軍元帥列古、永安張某、萬戶閻塔思不花、王哈剌帖木兒等、謀殺之。未得間。戊戌十月廿二日。首事出兵踰曹娥江。與平章方國珍部下萬戶馮某鬬。既不利。駐軍東關。單騎馳歸。拜意決矣。廿三日遲明。召君私第議事。入至中門。左右以鐵槌

撾殺之。初甚祕。守閘軍自相謂。無已殺總督官。我輩幸也。民始有聞之者。走白君部將浙東僉元帥黃中。諸參謀聞變。奔避不顧。至有墜城以出行四五十里者。初夜二鼓。中提軍入城。屯戒珠山。拜未及知。中臥病。方飲藥。得少汗。尙昏憒困頓。左右扶翼。擐甲上馬。遇臺軍於江橋。鬬十數合。破陣陷堅。身當矢石。郡民老幼皆號泣曰。殺我總督官。我尙何生爲。壯者助中軍殊死戰。臺軍一敗塗地。屠其二營。入拜家。姬侍奴隸死者相枕藉。一女爲隊官陳某所掠。舉君屍無元。大索三日。得于溺池中。拜與二子匿梵宇幽隱處。民搜見之。齊唾其面。且罵曰。瞎賊。我總督官何罪。而令致於此耶。不自殺。執以歸中。冀中殺之。中解其縛。率諸軍羅拜之。曰。總督官忠肝義膽。照映天地。人神所共知。公信任儉邪。使國家之柱石隕于無辜。我之復讐。明大義也。殺我主將者。既已斬之。公幸毋罪。拜執中以泣曰。我之罪尙何言。尙何言。繼而軍民爲君持服爲位以祭。私謚曰越民考。越六日。拜自効納印綬去。其印是夜遺失。中以白金百兩購得於一卒以還行臺者。君未死先三日。有星大如桮椀。紅光燭天。墜鎭粵門。化爲石。及君出師。識者已卜君之有死兆矣。至是果驗云。

南村野史曰。兵、凶器也。戰、逆德也。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吾夫子必以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荅子路行三軍之問。夫邁里古思受任之初。殊有古賢縣令之風。一握兵柄。志滿意得。酣觴廢事。輕謀首亂。不旋踵而身首異處。蓋亦平昔越己之過有以釀成此禍與。微中。則老母稚子亦皆几上之肉耳。原其忠君愛民之心。昭然與日星相昭明者。則無可議也。拜住爲國大臣。坐鎭四省。百官庶司。孰不聽令。邁之不

奉臺檄。擅興師旅。明問其罪。黜之可也。斬之可也。而乃陰結小醜。作爲此態。是盜殺之。非公論矣。民心之所以不服。良以是也。噫。享有尊爵重祿。而當國步艱難之日。既不思涓埃補報之道。又不責自己貪饕之非。反以謀害忠良爲先務。謂之無罪。得乎。故其妻妾子女遭罹戮辱。實自取之。尙復可憐哉。

三姑六婆

三姑者。尼姑、道姑、卦姑也。六婆者。牙婆、媒婆、師婆、虔婆、藥婆、穩婆也。蓋與三刑六害同也。人家有一于此。而不致姦盜者。幾希矣。若能謹而遠之。如避蛇蠍。庶乎淨宅之法。

不中用

不中用。不可用也。左傳成二年。郤子曰。克於先大夫無能爲役。杜預注。不中爲之役使。

國字

杜清碧先生（本）字伯原。有所編五聲韻。自大小篆分隸眞草。以至於外蕃書。及國朝蒙古新字。靡不收錄。題曰華夏同音。至正壬午。中書奏修三史。以翰林待制聘先生。起至武林。辭疾不行。盤桓久之。浙省平章康里子山公巙巙時來訪。一日語及聲律之學。因問國字何以用可候（此喉音也有音無字）字爲首。先生曰。正如嬰兒初墮地時作此一聲。乃得天地之全氣也。平章甚說服。

水畜

陶朱公養魚經曰。夫治生之法有五。水畜第一。水畜。魚也。此二字亦奇。

纏足

張邦基墨莊漫錄云。婦人之纏足。起於近世。前世書傳。皆無所自。南史。齊東昏侯爲潘貴妃鑿金爲蓮花以帖地。令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然亦不言其弓小也。如古樂府、玉臺新咏、皆六朝詞人纖豔之言。類多體狀美人容色之姝麗。及言妝飾之華。眉目唇口要支手指之類。無一言稱纏足者。如唐之杜牧之、李白、李商隱之輩。作詩多言閨幃之事。亦無及之者。韓偓香奩集、有咏屧子詩云。六寸膚圓光緻緻。唐尺短。以今校之。亦自小也。而不言其弓。惟道山新聞云。李後主宮嬪窅娘、纖麗善舞。後主作金蓮高六尺、飾以寶物細帶纓絡。蓮中作品色瑞蓮。令窅娘以帛繞脚。令纖小。屈上作新月狀。素韈舞雲中。回旋有凌雲之態。唐鎬詩曰。蓮中花更好。雲裏月長新。因窅娘作也。由是人皆效之。以纖弓爲妙。以此知札脚自五代以來方爲之。如熙寧元豐以前人猶爲者少。近年則人人相效。以不爲者爲恥也。

溺水不躍

漳州龍溪縣澳里人陳端才之妻蔡氏三玉。後至元間。本處寇起。掠其里。里媼集里中婦女同舟避難。寇追及。三玉頭以水漬衣。寇視三玉有姿色。欲先汙之。三玉紿曰。衣濕。更求衣。間寇取衣。投水死。寇曰。溺者必躍。以長竿絡鈎。俟其躍而舉之。屍竟不躍。寇退。三玉之父端廣、舟次上流。屍遂逆流附父舟。捍之不去。移舟遡河而上。屍從之上者三。父異甚。視則其女也。夫三玉一婦人耳。寧死不辱。出於天性。宜其貞爽不昧如此。

鎖陽

韃靼田地野馬或與蛟龍交遺精入地久之發起如笋上豐下儉鱗甲櫛比筋脉連絡其形絶類男陰名曰鎖陽即肉從容之類或謂里婦之淫者就合之一得陰氣勃然怒長土人掘取洗滌去皮薄切曬乾以充藥貨功力百倍於從容也

鼠客諞三卦

淮南潘子素純嘗作鼠卦譏世之仕宦人以突梯滑稽而得顯爵者雖曰資一時之謔浪調笑不爲無補於名教卦辭曰鼠亨可小事亦可大事彖曰鼠亨天地鼠而四時行日月鼠而晝夜明上下鼠而萬事成鼠之時義大矣哉象曰地上有木鼠君子以容身固位初六鼠出門無咎象曰出門使鼠又何咎也六二傳于鐵轉象曰傳于鐵轉天下可行也六三君子終日鼠鼠厲無咎象曰終日鼠鼠雖危無咎也九四模稜吉象曰模稜之吉以隨時也六五神鼠象曰六五神鼠老於事也上六或錫之高爵天下椰揄之象曰以鼠受爵亦不足敬也此篇或者又謂自宋末即有非潘所造未審是否後平江蔡宗魯衛作客卦爻配之曰客亨利居閒不利有所爲彖曰客鄙嗇也利居閒無所求也不利有所爲恐致禍也初六居富客於周急悔亡無攸利象曰客於周急不恤其貧也悔亡無攸利已終有望也六二聽婦言至客不養其親不恤其弟貞凶象曰聽婦言昵於私也不養其親忘大恩也不恤其弟失大義也雖養弗時亦致災也故貞凶九三極客客其財不客其身於行非宜象曰客其財斯致富也不客其身乃輕

生也。六四。太吝。君子吉。小人凶。象曰。吝於君子。雖有言、無尤也。吝於小人。雖不有言。終有悔也。六五。不吝於色。務所欲。終以死亡。凶。朋來。吝於酒食。弗克歡。無咎。象曰。不吝於色。惑於淫也。務所欲。樂其順從也。終以死亡。凶可知也。朋來。從其類也。吝於酒食。誠大謬也。雖弗克歡。而無咎也。上九。居其家。不吝於內。吝於教子。弗叶吉。象曰。居其家。妄自脩也。不吝於內。畏寡妻也。吝於教子。終無所成也。近扶風馬文璧瑋、又作諞。卦曰。諞。貞亨。初吉終凶。利見小人。不利于君子。彖曰。貞、正也。亨、通也。通乎正言。諞或庶幾也。終凶。諞不由初也。利見小人。猶同類也。不利於君子。入於邪也。象曰。飜口掉舌、諞。君子以求名干祿。初九。諞于同朋。無咎。象曰。同朋于諞。又誰咎也。九二。略施于民。吉。象曰。九二之吉。以新衆聽也。六三。來其諞。酒食用享。象曰。來其諞。民取則也。享其酒食。以崇功也。九四。飾言如簧。以娛彼心。用獲南金。象曰。娛人獲金。不足道也。九五。君子終日高諞。王用徵。安車以迎。終歲弗寧。後有凶。象曰。以諞受徵。不羞也。終歲弗寧。祇是煩勞也。後有凶。不副實也。上六。莽諞不已。四方欲殺之。象曰。莽諞衆怒。殺之何過也。右三卦切中時病。眞得風刺之正。因併錄之。

烏蜒戶

廣東采珠之人。懸絚于腰。沉入海中。良久得珠。撼其絚。舶上人挈出之。葬于龜鼈蛟龍之腹者。比比有焉。有司名曰烏蜒戶。蜒、音但。仁宗登極。特旨故免。時敬公戴卿爲江西行省參知政事。俾該管掾吏立案。令廣東帥府抄具烏蜒戶一一籍貫姓名。置册申解他省。官曰。中書咨文無是。恐不必也。公曰。萬一乃

申明舊典。庶不害及良民。未幾。太后中使至。人咸服公先見之明。

重臺

凡婢役於婢者。俗謂之重臺。按左氏傳。昭公五年。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以下。其二爲公。其三爲卿。注云。日中爲王。食時爲公。平旦爲卿。雞鳴爲士。夜半爲皂。人定爲輿。黃昏爲隸。日入爲僚。晡時爲僕。日昳爲臺。晡、日中出闕。不在第等。王公曠其位。又昭公七年。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臺。則所謂臺者。十等之至卑。今豈亦本是輿。然加以重字。尤有意。

日子

文選曹公檄吳將校部曲文。年月朔日子。注。發檄時也。

輟耕錄卷第十一

寫像祕訣

王思善繹自號癡絕生。其先睦人。居杭之新門。篤志好學。雅有才思。至正乙酉間。攜李葉居仲廣居寓思善之東里。教授余從永嘉李五峯先生孝光往訪之。時思善在諸生中。年方十二三。已能丹青。亦解寫眞。先生卽俾作一圓光小像。面部僅大如錢。而宛然無毫髮異。先生喜。作文以華之。爾後余復託交於非惟人日華暑遂與思善爲忘年友。思善繼得吳中顧周道達緒言開發。益造精微。是故於小像特妙。其尊貌人之形似。抑且得人之神氣。嘗授余祕訣。按采繪法。今著于此。與好事者共之。

凡寫像須通曉相法。蓋人之面貌部位。與夫五嶽四瀆。各各不侔。自有相對照處。而四時氣色亦異。彼方叫嘯談話之間。本眞性情發見。我則靜而求之。默識于心。閉目如在目前。放筆如在筆底。然後以淡墨霸定。逐旋積起。先關臺庭尉。次鼻準。鼻準既成。以之爲主。若山根高。取印堂一筆下來。如低。取眼堂邊一筆下來。或不高不低。在乎八九分中。則側邊一筆下來。次人中。次口。次眼堂。次眼。次眉。次額。次頰。次髮際。次耳。次髮。次頭。次打圈。打圈者。面部也。必宜如此一一對去。庶幾無纖毫損失。近代俗工。膠柱鼓瑟。不知變通之道。必欲其正襟危坐。如泥塑人。方乃傳寫。因是萬無一得。此又何足怪哉。吁。吾不可奈何矣。

采繪法

凡面色。先用三朱膩粉方粉藤黃檀子土黃京墨合和襯底。上面仍用底粉薄籠。然後用檀子墨水斡染。面色白者。粉入少土黃。燕支不用。臙脂則三朱。紅者。前件色入少土朱。紫堂者。粉檀子老青入少臙脂。黃者。粉土黃入少土朱。青黑者。粉入檀子土黃老青各一點。粉薄罩檀墨斡。已上看顏色清濁加減用。又不可執一也。

口角、燕支淡。如要帶笑容。口角兩筆略放起。

眼中、白染瞳子外兩筆。次用煙子點睛。墨打圈。眼梢微起有摺。便笑。

口唇上、臙脂襯。

鼻色、紅臙脂微籠。

面雀斑、淡墨水斡。麻、檀水斡。

髯色、黑者、依鬢髮渲。紫者、檀墨間渲。黃紅者、藤黃檀子渲。

髮、先用墨染。次用煙子渲。有間渲、排渲、亂渲。當自取用。

手指甲、先用臙脂染。次用粉染根。

凡染婦女面色。臙脂粉襯薄粉籠。淡檀墨斡。

凡染法。白紙上、先染後却罩粉。然後再染提掇。絹、則先襯背後。

凡調合服飾器用顏色者。緋紅、用銀朱紫花合。○桃紅、卽銀朱臙脂合。○肉紅、用粉爲主、入臙脂合。○梔枝綠、用枝條綠入漆綠合。○黑綠、用漆綠入螺青合。○柳綠、用枝條綠入槐花合。○官綠、卽枝條綠是。○鴨頭綠、用枝條綠入高漆綠合。○月下白、用粉入京墨合。○柳黃、用粉入三綠標并少藤黃合。○鵝黃、用粉入槐花合。○磚褐、用粉入煙合。○荊褐、用粉入槐花螺青土黃標合。○艾褐、用粉入槐花螺青土黃檀子合。○鷹背褐、用粉入檀子煙墨土黃合。○銀褐、用粉入藤黃合。○珠子褐、用粉入藤黃臙脂合。○藕絲褐、用粉入螺青臙脂合。○露褐、用粉入少土黃檀子合。○茶褐、用土黃爲主。入漆綠煙墨槐花合。○麝香褐、用土黃檀子入煙墨合。○檀褐、用土黃入紫花合。○山谷褐、用粉入土黃標合。○枯竹褐、用粉土黃入檀子一點合。○湖水褐、用粉入三綠合。○棠梨褐、用粉入土黃銀朱合。○秋茶褐、用土黃入三綠槐花合。○油裏墨、用紫花土黃煙墨合。○玉色、用粉入高三綠合。○鮀色、用粉漆綠標墨入少土黃合。○毯子、用粉土黃檀子入墨一點合。○藍青、用三青入高三綠合。○金黃、用槐花粉入臙脂合。○雅青、用蘇青襯螺青罩。○鼠毛褐、用土黃粉入墨合。○不老紅、用紫花銀朱合。○葡萄褐、用粉入三綠紫花合。○丁香褐、用肉紅爲主。入少槐花合。○杏子絨、用粉墨螺青入檀子合。○葛綾、用紫花底紫粉搭花樣。○番皮、用土黃銀朱合。○鹿胎、用白粉底紫花樣。○水獺氈、用粉土黃合。○牙笏、用好粉一點土黃粉凝。○皂韓、用煙墨標。○柘木交椅、用粉檀子土黃煙墨合。○金絲柘、同上不入墨。○紫袍、用三青臙脂合。○其餘一一不能

備載。在對物用色可也。

凡合用顏色細色。頭青、二青、三青、深中青、淺中青、螺青與蘇青、二綠、三綠、花葉綠、枝條綠、南綠、油綠、漆綠、黃丹、飛丹、三朱、土朱、銀朱、枝紅、紫花藤黃、槐花、倒粉、石榴顆綿臙脂、檀子。其檀子用銀朱淺入老黑臙脂合。

相地理

江陰州。宋季時。兵馬司在州治東南里許平地上。司之後置土牢。歸附後。有善地理者。以爲宜帝王居之。人問其故。曰。君山龍脈正結於此。是以知其然也。皆弗之信。越數年。就其上起蓋三皇廟。亦奇術哉。君山、州之主山也。

狎娼遭毒

姑蘇鄭君輔、放浪不羈。爲溝府小吏。時督運至直沽。狎遊羣娼。挑達太甚。殊弗堪之。或有進藥於鄭曰。此助陽奇劑也。鄭試傅之。數日後。陰器消縮。若閹宦然。竟以此終其身。漫書爲後人戒。

夢

應之紹才。錢唐人。以鄉貢下第。任嘉興學正。丁父憂。仍寓居授徒。至正壬辰秋。避難于其諸生李氏子家。去城數十里。曰奉賢鄉。李之從祖號太無。爲道士。住持紫虛觀。之紹一見若平生歡。八月廿九日。太無得中風疾。之紹饋藥療之。獲蘇。日一再詣問。九月四日。又自紫虛問疾。還寓。忽得疾。一中而殂。其妻楊

氏。太史同僉瑀之女。就所館治喪。且以訃其母若弟於海寧及嘉興城中。紫虛之徒以其疾與太無同。不以告。是夜將半。太無忽呼弟子卓處澄謂曰。適得夢甚怪。俾取紙筆書之。云於本觀所奉岳祠之前。見有某姓名一吏。及卒二人。押男女各一。併持公文而來。因讀其詞曰。嘉興路城隍司准海寧州城隍司牒、爲陸小蓮告至正八年內溺水事。冤屈未伸。今發陳喜兒、應偉、前去勒要應才。同解岳祠周厝君取問。太無詢來使之詳。荅曰。陸小蓮者。嘉興百福坊人。而應才之婢也。爲其妻妬。遂之。遂赴水死。陳喜兒者。才之母也。時居海寧。偉字之奇。才之弟也。居嘉興城東。謂彼時不爲救護。故連逮耳。太無見陳氏帶鎖。衣白衣黃裙。問之。年六十有四。應偉荷校。衣青衣。錄其罪狀。皆歷歷可記。來使云。今若貴司移牒溫都統。爲之解釋。則尙可也。遂覺。始知之紹已逝。王昌言與之紹有交承之好。同寓其所。明旦來紫虛。太無因問應母之年及之奇之貌。皆如所夢。乃以告之。昌言馳報楊氏。楊卽詣紫虛。拜懇太無于床下。謂夢中事皆實有之。復自訴其詳。且言其夫胸間尙溫。手足猶軟。故求移文解釋。仍躬禱岳祠。冀之紹之復生也。是日午後。之奇自城東來。衣青衣。云昨日亦得疾。與兄同。所見如太無夢。今雖少甦。猶憒憒莫知所以然。至夜。楊氏以憂懼。亦疾作。旋卽無他。而之紹氣已絕矣。時建德邵清溪偶宿紫虛。目擊其事。翌日遂行。不知往訃陳氏者歸報何如。及之奇之死生耳。

白醉

開元時。高太素隱商山。起六逍遙館。各製一銘。其三爲冬日初出。銘曰。折膠墮指。夢想負背。金鑼騰空。映

簷白醉見清異錄樓攻媿嘗取白醉二字以銘閣

賢母辭拾遺鈔

聶以道宰江右一邑日有村人早出賣菜拾得至元鈔十五定歸以奉母母怒曰得非盜來面欺我乎縱有遺失亦不過三兩張耳寧有一束之理況我家未嘗有此立當禍至可急速送還毋累我爲也言之再子弗從母曰必如是我須訴之官子曰拾得之物送還何人母曰但於原拾處俟候定有失主來矣子遂依命携往頃間果見尋鈔者村人本朴質竟不詰其數便以付還傍觀之人皆令分取爲賞失主靳曰我原三十定方纔一半安可賞之爭鬭不已相持至廳事下聶推問村人其詞實又密喚其母審之合乃俾二人各具失者實三十定得者實十五定文狀在官後却謂失主曰此非汝鈔必天賜賢母以養老者若三十定則汝鈔也可自別尋去遂給付母子聞者稱快

女奴義烈

朶那者杭城東偉兀氏之女奴也年十九勤敏謹愿主卒某郡官所朶那奉主婦日謹主婦亦委以腹心至正壬辰秋七月初十日寇陷杭刼官民府庫至偉兀氏家不得物乃反接主婦柱下拔刀礪頸上諸侍俾皆散走朶那獨以身覆主婦請代死且告曰將軍利吾財豈利殺人哉凡家之貨寶皆我所藏主母固弗知若免主母死我當悉與將軍不吝寇允解主婦縛朶那乃探金銀珠玉幣帛等散置堂上寇爭奪之竟又欲犯朶那身朶那持刀欲自屠曰我主二千石我誓不奴他姓主況汝賊乎寇驚異捨而

去。朶那泣拜主婦曰。乘主貨。全主命。權也。妾受命主鑰貨。今失貨而全身。非義也。請從此死。遂自殺。時人莫不稱之曰義烈義烈云。

龍廣寨

龍廣寨、江西人。移居錢唐。挾預知之術。游湖海間。咸推爲異人。或謂專持寂感報耳祕呪故爾。寂感、卽俗所謂萬回哥哥之師號也。釋氏傳燈錄。師姓張。九歲乃能語。兄戍安西。父母遣問訊。朝往夕返。以萬里而回。號萬回。又護法論。虢州閿鄉張萬回法雲公者。生於唐貞觀六年五月五日。有兄萬年。久征遼左。相去萬里。母程氏思其信音。公早晨先母而往。至暮。持書而還。護法論乃宋無盡居士張商英譔。必有所據。按此。則師之靈通容有之。廣寨又行服氣導引之法。常佩小龜十數于身。至晚。乃解飼之。事母至孝。六月一日。母生辰。方舉觴爲壽。忽見北窓外梅花一枝盛開。人皆以爲孝行所感。士大夫遂稱之曰孝梅。贈詩者甚多。惟張菊存一篇最可膾炙。曰。南風吹南枝。一白點萬綠。歲寒誰知心。孟宗林下竹。至治初間。廣寨卒。時年百有八歲。猶童顏綠髮云。

夜航船

凡篇師於城埠市鎭人煙湊集去處。招聚客旅。裝載夜行者。謂之夜航船。太平之時。在處有之。然古樂府有夜航船曲。皮日休詩。有明朝有物充君信。携酒三樽寄夜航之句。則此名亦古矣。

不快

世謂有疾曰不快。陳壽作華陀傳。亦然。

雷雪

至正庚子二月六日。浙西諸郡震霆擊電。雪大如掌。頃刻積深尺餘。人甚驚異。後閱李復中青唐雜記云。宋元符二年九月廿一日夜。鎮洮大雷。自初更至四鼓。凡一百三十餘雷。雪深二尺。後旬日西羌叛以有備無患。出師大捷。又周密癸辛雜識云。庚寅正月二十九日癸酉。余至博陸。大雷雪下如織。而雷不止。天地爲之陡黑。平生所未見。據二說如此。然杭州自去歲十二月被圍。至三月兵退。豈卽青唐之識與。

分疏

人之自辨白其事之是否者。俗曰分疏。疏平聲。漢書袁盎傳。以不親爲解。顏師古注曰。解者。若今分疏矣。北齊書祖珽高元海奏珽不合作領軍。幷與傳廣寧王交結。珽亦見帝。令引入自分疏。

西皮

髹器謂之西皮者。世人誤以爲犀角之犀。非也。乃西方馬鞧。自黑而丹。自丹而黃。時復改易。五色相疊。馬鐙磨擦有凹處。粲然成文。遂以髹器倣爲之。事見因話錄。

煖屋

今之人宅與遷居者。鄰里醵金治具。過主人飲。謂之曰煖屋。或曰煖房。王建宮詞。太儀前日煖房來。則煖

屋之禮。其來尙矣。

鬼室

溫州監郡某。一女及笄。未出室。貌美而性慧。父母之所鍾愛者。以疾卒。命畫工寫其像。歲序張設哭奠。常時則庋置之。任滿偶忘取去。新監郡復居是屋。其子未婚。忽得此。心竊念曰。娶妻能若是。平生願事足矣。因以懸于臥室。一夕見其下從軸中。詣榻前。敍殷勤。遂與好合。自此無夜不來。踰半載。形狀羸弱。父母詰責。以實告。且云至必深夜。去以五鼓。或齋佳果啖我。我荅與餅餌。則堅卻不食。父母教其此番須力勸之。既而女不得辭。爲咽少許。天漸明。竟不可去。宛然人耳。特不能言語而已。遂眞爲夫婦。而病亦無恙矣。此事余童子時聞之甚熟。惜不能記兩監郡之名。近讀杜荀鶴松窓雜記云。唐進士趙顏、於畫工處得一軟障。圖一婦人甚麗。顏謂畫工曰。世無其人也。如可令生。余願納爲妻。工曰。余神畫也。此亦有名曰眞眞。呼其名百日。晝夜不歇。卽必應之。應則以百家綵灰酒灌之。必活。顏如其言。乃應曰諾。急以百家綵灰酒灌之。遂活。下步言笑。飮食如常。終歲生一兒。兒年兩歲。友人曰。此妖也。必與君爲患。余有神劍。可斬之。其夕。遺顏劍。劍纔及顏室。眞眞乃曰。妾南岳地仙也。無何爲人畫妾之形。君又呼妾名。既不奪君願。今疑妾。妾不可住。言訖。攜其子。却上軟障。覩其障。惟添一孩子。皆是畫焉。讀竟。轉懷舊聞。已三十餘年。若杜公所書不虛。則監郡子之異遇有之矣。

牙郎

今人謂駔儈者爲牙郎。本謂之互郎。謂主互市事也。唐人書互作牙。互與牙字相似。因訛而爲牙耳。

墓屍如生

松江蟠龍塘普門寺側。一無主古墓。至正己亥春。爲其里之張雕盜發。有誌石。乃宋時錢參政良仁妹。諱惠淨。以該恩奏封孺人。生一男五女。年六十有五。嘗捨田入寺。因於紹興四年十月祔夫墓之右。破棺。無穢氣。顏色如生。口脂面澤。若初傅者。冠服鮮新。亦不朽腐。得金銀首飾器皿甚多。至放其繡履。傳相玩弄。人以爲異。余聞漢廣川王去疾、發魏王子且渠冢。無棺槨。有石床。床下悉是雲母末。上二屍。一男一女。皆年二十餘。東首裸臥。顏色如生人。鬢髮亦如生人。此恐雲母之功。今此婦葬日迨今百七八十年。而亦不損壞。其理又何邪。

枯井有毒

平江在城峨嵋橋葉剃者門首簷下有一枯井。深可丈許。偶所畜猫墮入。適鄰家淩井。遂與井夫錢一緡。俾下取猫。夫父子諾。子既入井。久不出。父繼入視之。亦不出。葉惶恐。繫索于腰。令家人次第放索。將及井底。亟呼救命。比拽起。下體已僵。木如屍。而氣息奄奄。鄉里救活之。白于官。官來驗視。令火下燭。彷彿見若有旁空者。向之死人。一橫臥地上。一斜倚不倒。鈎其髮提出。遍身無恙。止紫黑耳。衆議以恐是蛟蜃之屬。實之土焉。余意山嵐瘴癘尙能殺人。何況久年乾涸陰毒凝結。納其氣而死。復奚疑哉。此事在至正己亥秋八月初旬也。後讀西陽雜俎有云。凡冢井間氣。秋夏多殺人。先以雞毛投之。直下無毒。迴

舞而下者。不可犯。當以泔數斗澆之。方可入矣。得此一章。信余意之誠是也。

賢孝

前至元間。杭州有鄭萬戶者。天性峻急。不能有所容。而奉事母夫人備極孝道。母誕日。垂至。預市文繡氎段。製袍爲壽。鍼工持歸。縫綴既成。爲油所汚。時估貴重。工莫能償。自經不死。鄰婦有識其母者。潛送入白之。至日。臥不起。子至。候問安否。見有憂色。請其故。曰。昨莫偶視新袍。適几上油缸飜濺。漬汚玷。我情思殊不佳耳。子告曰。一袍壞。復製一袍。可也。夫人何重惜乃爾。母陽爲自解。遂起受子孫拜賀。如常歲儀。人咸以此爲賢母。而益見萬戶之孝。國朝婦人禮服。達靼曰袍。漢人曰團衫。南人曰大衣。無貴賤皆如之。服章但有金素之別耳。惟處子則不得衣焉。今萬戶有姓者。而亦曰袍。其母豈達靼與。然俗謂男子布衫曰布袍。則凡上蓋之服。或可槩曰袍。

事物異名

暇日讀書。遇事物之異名者。偶記一二。以備采覽云。

制攷　制。制之攷也。史記帝紀三。

氎布　氎。圖也。說文曰。西胡氎布。

藏魚　藏。說文。魚臧也。

猊糖　猊。獅子乳糖也。後漢顯宗記。

父馬　牡馬也。史記平準書。

香物　夢書曰。夢得香物。婦女歸也。

清室　室。獄也。史記袁盎傳。

令草　令。宜男花也。傅玄賦。

毛席　氈也。後漢西域傳注。
竹萌　筍也。說文。
南威　古美女。太平廣記。
木蜜　棗子也。同上。
脂炬　燭也。杜陽雜編。
調香　和香也。華嚴經曰。弼香長者善調香。
獵碣　石鼓曰。獵碣蘇蘇。見載記。
挾日　從甲至甲。凡十一日也。周禮天官。
丹若　石榴也。酉陽雜俎。
竹練　竹布也。庾翼與燕王書曰。竹練三端。
練香　和香也。李賀詩。練香薰宋鵲。
石密　同上。櫻桃也。
雜馥　合香也。通典四十三。
竹胎　筍也。說文。
毛布　褐也。詩七月箋。
玉窪　酒器也。緯書。
挾辰　辰十二辰。自子至亥也。左傳成九年。

金鏡刺肉

木八剌字西瑛。西域人。其軀幹魁偉。故人咸曰長西瑛。一日。方與妻對飯。妻以小金鏡刺臠肉。將入口。門外有客至。西瑛出肅客。妻不及啖。且置器中。起去治茶。比回。無覓金鏡處。時一小婢在側執作。意其竊取。栲問萬端。終無認辭。竟至損命。歲餘。召匠者整屋。掃瓦瓴積垢。忽一物落石上有聲。取視之。乃向所失金鏡也。與朽骨一塊同墜。原其所以。必是猫來偷肉。故帶而去。婢偶不及見。而舍冤以死。哀哉。世之事有如此者甚多。姑書焉。以爲後人鑒也。

杭人遭難

杭民尙淫奢。男子誠厚者十不二三。婦人則多以口腹爲事。不習女工。至如日用飲膳。惟尙新出而價貴者。稍賤便鄙之。縱欲買。又恐貽笑鄰里。至正己亥冬十二月。金陵游軍斬關而入。突至城下。城門閉三月餘。各路糧道不通。城中米價湧貴。一斗直二十五緡。越數日。米旣盡。糟糠亦與常日米價等。有貲力人則得食。貧者不能也。又數日。糟糠亦盡。乃以油車家糠餅搗屑啖之。老幼婦女。三五爲羣。行乞於市。雖姿色艷麗而衣裳濟楚。不暇自愧也。至有合家父子夫婦兄弟結袂把臂共沈于水。亦可憐已。一城之人。餓死者十六七。軍旣退。吳淞米航幅輳。籍以活。而又太半病疫死。豈平昔浮靡暴殄之過。造物者有以警之與。

承天閣

平江承天寺。初畜大木。將造千佛閣。會浙省災。責有司籍所在木植。官酬以價。寺一黠僧。於閣木上皆鑿萬歲閣三字。於是有司不敢取。及閣成。其字固在。諸寺觀凡起造。必作儷語題梁間。其餘則記住持檀越主名。此所必然。獨承天諸殿俱否。至正丙申春。今張太尉士誠未歸順時。僞稱誠王。國號大周。改元天佑。曆曰明時。由淮渡浙。攻破平江。卽承天以居。盡撤去殿上像。設坐於其中。且以僧元鑒字名其閣。豈亦有定數乎。

阿瘡瘡

淮人寇江南日。於臨陣之際。齊聲大喊阿擒擒。以助軍威。按朝野僉載。武后時。滄州南皮縣丞郭勝靜、每巡鄉。喚百姓婦。託以縫補。而姦之。其夫至。縛勝靜。鞭數十。主簿李懋往救解之。勝靜羞諱其事。低身荅云。忍痛不得。口唱阿擒擒。勝靜不被打。阿擒擒。據此。乃有所本。

海運

國朝海運糧儲。自朱清張瑄始。以爲古來未嘗有此。按杜工部詩。出塞云。漁陽豪俠地。擊鼓吹笙竽。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又昔游云。幽燕盛用武。供給亦勞哉。吳門持粟帛。汎海凌蓬萊。如此。則唐時已有海運矣。朱張特舉行耳。

夫婦死孝

杜陽父友陶。江陰人。隱居教授。妻吳。辟纊以資之。天曆間。浙右蕭荒。米價騰踊。學徒散去。困於飢餓。吳之兄弟、屢勸斬丘木。粥基地。以少延餘息。陽父堅持不可。繼欲挈吳歸。吳曰。夫既盡孝。妾獨以不義自處。寧不食若粟。遂相枕藉而卒。

猪妖

至正辛卯春。江陰永寧鄉陸氏家。一猪產十四兒。內一兒。人之首面手足而猪身。

輟耕錄卷第十二

園池記

唐南陽樊宗師字紹述所譔絳守居園池記艱深奇澁讀之往往昧其句讀況義乎哉韓文公謂其文不蹈襲前人一言一句觀此記則誠然矣宋王晟劉忱嘗爲解釋今不復有偶得灤陽趙仁舉字伯昂篋註本句分字析詞理煥然因書其記傳其句讀以便披覽云有未解者又須觀全註可也點法○爲句○爲讀記曰絳郡東雍○雍去聲爲守去聲理所○稟參所今切實沈分○分去聲氣畜兩河潤○有陶唐冀遺風餘思○思去聲晉韓魏之相剝剖○世說總其土田士人○今無磽口交切雜擾○宜○得地形勝瀉水施法○豈新田又蕞猥不可居○州地或自有興廢○州字或屬上句人因得附爲奢儉○將爲守悅致平理與○與平聲益侈心耗物害時與○與平聲自將失敦窮華○終披夷不可知○陴緬音脾晛也緬疑俛緬孤頗○跁倔上音下切下渠勿切玄武踞○守居割有北○自甲辛苞太池泓○橫硤旁○潭中癸次○木腊暴三丈○餘或屬上句涎玉法珠○子午梁貫亭曰洄漣○虹蜺雄雌○穹鞠劇蟲○時忍切磯很胡懇切島坻音池淹淹委委平聲涉靡縵○莫半切蘿蕃翠蔓紅刺相拂綴○南連軒井○陣中湧曰香○承守寢睟雖遂切思○西南有門曰虎豹○左書虎搏補各切立○萬力千氣○底音旨發○廼匿地○努肩腦口牙快抗○電火雷風黑山霞將合○右胡人崩○黃砧於元切累力追切珠○丹碧錦襖○身刀囊韜檛稍○上刀切白豹玄班○飫距○掌脾○意相得

○東南有亭曰新○前含音領曰槐○有槐員虛器切曰讙○鬱蔭後頤○渠決決綠池西直南折廡赴○可宴可衙○又東鷰渠曰望月○鷰音軒又東鷰窮角池○研雪曰栢○有栢蒼青官士○擁列與槐朋友○巉鉏銜切陰洽色○北俯渠○憧憧來○刮級面西○巽暍疑隅作間○黃原玦天○汾水鈞帶○白言謁○行旦艮間○遠岡青縈○近樓臺井閭點畫察○可四時合奇士○觀雲風霜露雨雪○所爲去聲發生收斂賦歌詩○正東曰蒼塘○遵瀕西湝望○瑤翻碧瀲○光文切鏤○黎深撓撓奴巧切收窮○正北曰風隄○乘携左右○隄敖北回股努○墱徒計切捩刀計切蹴塘○御渠歊池○南棔檻○景恠孎○蛟龍鉤牽○寶龜靈鼉○薄猛切文文章章○陰欲呼合切墊都念切歔括切煙潰霧聚桃李蘭蕙○神君仙人衣裳雅治○可會脫赤熱○西北曰鼇○豚音灰原○開呴呼來切儲○虛明莊莊○鬼眼潁耳○可大客旅鍾鼓樂○提鵬挈鷺○侷音弼池豪渠○憎乖憐闉○正西曰白濱○薈烏外切深憐黎○素女雪舞百佾○水翠披○暸暸虛郭切千幅○迎西引東士長崖○挾橫埒音劣日卯酉作白樵途隰徑幽委○蟲鳥聲無人○風日燈火之○晝夜漏刻詭姽魚毀切絢化○大小亭館池渠間○走池隄上亭後前○陴乘塘○如連山羣峯擁○地高下○如原隰隄谿壑○水引古○自源三十里○鑿高一槽絕○竇塘○或作爲其池溝沼渠瀑瀑音叢潺終出○汩汩于筆切音骨非街街畦町阡陌間○入汾○巨樹木○資士悍○水沮○將預切宗族盛茂○旁陰遠映○錦繡交菓枝香○畹麗麗上下可通作一句絕他郡○考其臺亭沼池之增○蓋豪王才俟襲以奇意相勝○至今過客尙往往有指可創起處○余退常吁○後其能

無○果有不否○音補建者○池由於煬○及當作反著雅文安○薛雅裴文安二人發土築臺爲拒○幾平聲附於汚宮○水本於正平軌○病井滷生物瘠○引古○沃濟人便○幾附於河渠○嗚呼○爲附於河渠則可○爲汚於汙宮其可○書以薦後君子○長慶三年五月十七日記又見一本亦註解者不著姓名所分句讀與前略有不同處併附于此絳△卽東雍爲守理所作一世說△士田△士人△宜△得地形勝△自將失曒窮華△陴緬孤顚△跼僪玄武△守居○制有北△自甲辛苞大池△泓橫硤旁作一句潭中△癸次木腔作一句△瀑三丈餘作一句△子午梁△虹蜺雄雌穹鞠颶蟲作一句△涉靡縵△南連軒井△陣△左書虎搏立△萬力千氣底發作一句△旋匿地△電火△雷風△右胡人△鬍△黃骭蠻珠△丹碧錦襖△身刀△囊△韜△撾△縚△白豹玄斑△飫距掌脾作一句有槐扈護鬻作一句△鬱陰△渠決決△緣池西△直南折廡赴△擁列△與槐朋友△龔曝間△白言謁行△旦晨間△遠岡青縈△近△可四時合奇士△觀雲△風△霜△露△雨△雪△所爲發生收斂△正東曰蒼塘鱣瀨西潾望作一句△瑤翻碧瀲△正北曰風隄乘携左右作一句△隄埶北回股努堛披蹴塘作一句△南楹楹△景恆爛△蛟龍鉤牽△煙漬鶩聚△開咍儲△虛明茫茫△提鶂△絜鷺△瞰瞰千幅△迎引西東△日卯酉樵途鴈徑幽委○蟲鳴聲○晝夜○大小亭館○池渠間○走池隄上○亭後南陴乘塘作一句如連山羣峯△擁地高卜作一句鑿高槽作一句絕竇塘作一句爲此池溝沼渠瀑瀑每字△汩汩衝衝△町畦阡陌每字△間人汾作一句水祖宗族茂盛作一句旁蔭遠映△錦繡交菓枝香晼△麗絕地郡作一句考其臺亭沼沚之增△後

其能無果有不補建者句作一　池由於煬及者雅文安句作一　誅△此本多比字病井滷△生物瘠△引古沃澼作一句人便幾附於河渠句作一

廁籌

今寺觀削木爲籌。置溷圊中。名曰廁籌。北史齊文宣王嗜酒淫泆。肆行狂暴。雖以楊愔爲相。使進廁籌。然則愔所進者。豈卽此與。按說文廁、清也。從广。則聲。韻初吏切。間也。雜也。次也。圊也。居高臨垂邊曰廁。高岸夾水曰廁。史記太倉公傳。豎奉劍從王之廁。汲黯傳。衞青大將軍侍中。上踞廁見之。注如淳曰。廁、音則。謂牀邊據牀視之。一云、溷廁也。廁、牀邊側。漢書注。如淳曰。廁、溷也。孟康曰。廁、邊側也。師古曰。如說是也。仲馮曰。廁、當從孟說。恐意、古者見大臣。則御坐爲起。夫武帝固以奴隸待青。亦不應踞溷圊而見之。然漢文居灞北。臨廁。使愼夫人鼓瑟。注。韋昭曰。高岸夾水爲廁。卽此推之。則凡廁者。皆取其在兩物間爲義。又郅都傳。賈姬如廁。有野彘入廁。命都擊之。則此之如廁。亦恐非是溷圊。他如劉安別傳。謫守都廁三年。莊子庚桑篇。適其偃。註。偃、屏廁也。屏廁則以偃溲。儀禮既夕禮。甸人築坫坎。隸人溫廁。漢石君傳。建取親中裙廁牏。身自澣洒。注。孟康曰。廁行清牏、行中受糞函也。至於晉侯食麥脹。如廁。陷而卒。趙襄子如廁。執豫讓。高祖鴻門會。如廁。召樊噲等。及如廁見梏人金日磾。如廁。擒莽何羅。范雎佯死。置廁中。李斯如廁。見鼠。豗侃如廁。見朱衣王敦如廁。食棗。劉寔誤入石崇廁。郭璞被髮廁上。劉季和廁上置香爐。沈慶之夢鹵簿入側中。崔浩焚經投廁中。錢義廁神。李赤廁鬼。蒯聵盥盥孔悝於廁。曹植戒誥

頂入廁之類。則眞溷圊矣。

拘花

南方或謂折花曰拘花。唐元微之詩。試問酒旗歌板地。今朝誰是拘花人。又古樂府。拘折楊柳枝。

連枝秀

京師教坊官妓連枝秀、姓孫氏。蓋以色事人者。年四十餘。因投禮逸士風高老爲師。而主教者褒以容濟靜慧散人之號。狹二女童。放浪江海間。偶至松江。愛其風物秀麗。將結數椽。爲棲息所。郡人陸宅之居仁。嘗往訪焉。秀頗不以禮貌。因其請作募緣疏。遂爲譔之。疏曰。京師第一部教坊。古排場。曾使萬人喝采。道德五千言。公案。抽鎖鑰。只因片語投機。向林下得大道高風。指雲間問前緣福地。一跳身纔離了百戲棚中圈子。雙擺手便作箇三清門下閒人。赤緊地無是無非。到大來自由自在。識盡悲歡離合幻。打開老病死生關。交媾功成。陰陽炭燒。容慾海。修持行滿。雌雄劍劈破愁城。七星冠剛替下鳳頭釵。合歡帶生紈做鹿皮袋。容非容。色非色。色卽是空。道可道。名可名。強名曰道。往常時紅裙翠袖生綃帕。猛可里草堰麻衣匾皂絛。銷金帳冷落風情。養丹爐消磨火性。半世連枝帶葉。算從前歷盡虛花。一朝剗草除根。到此際方成結果。尋幾箇煙霞外道遙伴侶。低多少塵埃中浮浪男兒。存一點志誠心百事可做。少幾處風流債一筆都勾。試問他濁酒狂歌爭如我清茶淡話。迷魂陣當時落陷。人負我。我負人。總是虛脾。玄關竅今日點開。心卽道。道卽心。無非妙用。牢着眼看烏飛兎走。急回頭怕鶴怨猿啼。五陵人

買笑追歡掉頭不顧三島客談玄論道稽首相迎大都來幾箇知音多管是前生有分玉樓花下千鍾酒幾番歌白苧遏行雲紙帳梅邊一灶香從此誦黃庭消永日桃花扇深藏明月影椰子瓢長醉白雲鄉皓齒細腰打疊少年歌舞錦心繡腹宣揚老子經文發科打諢不離機鋒課嘴撩牙長存道眼燒夜香非尋佳偶披鶴氅星月下禮拜茅君登泰臺不望遠人駕鸞車雲霄上追尋蕭史歌館化爲仙館靜戲房番作道房幽淨洗臙脂見全眞本來面目輕敲檀板聽步虛別是官商人盡謗七眞堂添上箇小孫姑我只道五城山册立下新王母不比尋常鉤子曾經老大鉗鎚百鍊不回萬夫難敵疇昔徵通一笑白面郎爭與纏頭如今頓悟三生青眼客便當擡手既不作入夢朝雲暮雨也須撇等閒秋月春風若教了蒲團上工夫便可到蓬壺中境界昔莊嚴一處千年香火是成就到頭陸地神仙金銀鈔等物是必大塊子捨來福祿壽利錢擬定加倍兒還你得道者多助看琳宮寶殿日月交輝愛人者必親仗玉磬金鍾晨昏報德疏文一出遠邇傳誦以資笑談秀不可留遂宵遁然文雖新奇固近於俳視厚德君子有間矣而其帷箔之不修者豈偶然哉

卻鞭

文眞王阿憐帖木兒之夫人舉月思的斤以賢行稱一日有獻馬鞭於王者鞭內暗藏一鐵簡拔靶取之則得王喜持示夫人將酬以幣夫人曰君平昔若嘗害人則防人之必我害也苟無此心焉用爲王悟亟還之

奉母避難

泰州人袁氏兄弟二人同居養母至正壬辰紅巾壓境兄弟負母逃避至中途兄念妻子不置辭母歸惟弟與母借居田舍後城陷其一房盡遭殺戮獨弟之妻子獲免乘間奔避適夫婦父子相會時傳爲孝行所感

匠官仁慈

杭州行金玉府副總管羅國器（世榮）郡人也天性仁慈有匠人程限稽違案具吏請引決羅曰吾聞其新娶若責之則姑必以新婦不利口舌之餘不測繫焉姑置勿問後或再犯重加懲治可也夫羅職在造作耳尚能知此而受民命之寄者則反貪黑苛慘惟以鞭朴立威爲務哀哉

著衣喫飯

諺云三代仕宦學不得着衣喫飯按魏書文帝詔羣臣云三世長者知被服五世長者知飲食則古已有此語

文章政事

呂仲實先生（思誠）僉浙西憲司事時有自首不合令女習學謳唱者先生案議云男女無父母之命私有所從王法不許父母違男女之願置之非地公論豈容所首宜不准合依律杖斷又有年七十之上而毆人者案議云既能爲不能爲之事必當受不當受之刑先生文章政事皆過人遠甚而廉潔不污家

甚貧。至正間。官至中書左丞。先生未顯時。一日晨炊不繼。欲攜布袍貿米於人。室氏有吝色。因戲作一詩曰。典却春衫辦早廚。老妻何必更躊躇。瓶中有醋堪燒菜。囊裏無錢莫買魚。不敢妄爲些子事。只因曾讀數行書。嚴霜烈日皆經過。次第春風到草廬。後果及第。

浙江潮候

浙江一名錢唐江。一名羅刹江。所謂羅刹者。江心有石。即秦望山脚。橫截波濤中。商旅船到此。多值風濤所困而傾覆。遂呼云。此事見吳越時僧贊寧傳載中。其書夜二潮甚信。上人以詩括之曰。午未未未申申卯卯辰辰巳巳午午朔望一般輪。此書候也。初一日午未。初二日未初。十五日如初一。夜候則六時對衝。子午丑未之類。漢東宣伯聚先生、嘗作浙江潮候圖說云。大江面東。凡水之入于海者。無不通潮。而浙江之潮獨爲天下奇觀。地勢然也。浙江之口。有兩山焉。其南曰龕山。其北曰赭山。並峙於江海之會。謂之海門。下有沙潭。跨江西東三百餘里。若伏檻然。潮之入于浙江也。發于浩渺之區。而頓就斂束。逼礙沙潭。回薄激射。折而趨于兩山之間。拗怒不拽。則奮而上隮。如素蜺橫空。奔雷殷地。觀者膽掉。涉者心悸。故爲東南之至險。非他江之可同也。原其消長之故者曰、天河減湧。曰、地機翕張。揆其晨夕之候者曰、依陰而附陽。曰、隨日而應月。地志濤經言殊旨異。胡可得而一哉。蓋圓則之運。大氣舉之。方儀之靜。大水承之。氣有升降。地有浮沉。而潮汐生焉。月有盈虛。潮有起伏。故盈於朔望。虛於兩弦。息於朏魄。消於晦朔。而大小進焉。月爲陰精。水之所生。日爲陽宗。水之所從。故候潮之期。日常加于夜潮

之候。月必在午。而晷刻定焉。卯酉之月。陰陽之交。故潮大於餘月。大梁析木。河漢之津也。朔望之後。天地之變。故潮大於餘日。寒暑之大。建丑未也。一晦一明。再潮再汐。一朔一望。再虛再盈。天一地二之道也。月經于上。水緯于下。進退消長。相爲生成。曆數可推。毫釐不爽。斯天地之至信。幽贊於神明。而古今不易者也。杭之爲郡。枕帶江海。遠引甌閩。近控吳越。商賈之所輻輳。舟航之所駢集。則浙江爲要津焉。而其行止之淹速。無不畢聽於潮汐者。或違其大小之信。爽其緩急之宜。則必至於傾墊底滯。故不可以不之謹也。某承乏茲郡。屬兵革未弭之秋。信使之往來。師旅之進退。雖期會紛紜。邊陲警急。必告之曰。謹候潮汐。毋躁進以自危。然而跡累肩摩。晨馳夕騖。有不能人喻而戶說之者。考之郡志。得四時潮候圖。簡明可信。故爲之說。而刻石于浙江亭之壁間。使凡行李之過此者。皆得而觀之。以毋蹈夫觸險躁進之害。亦庶乎思患而預防之意云。此說博極羣書。辭理超詣。而古今之論潮汐者。蓋莫能過之矣。因併錄之。

貞烈墓

千夫長李某戍天台縣日。一部卒妻郭氏有令姿。見之者無不嘖嘖稱賞。李心慕焉。去縣七八十里。有私盜出沒處。李分兵往戍。卒遂在行。既而日至卒家。百計調之。郭氏毅然莫犯。經半載。夫婦具以白爲屬所轄。罔敢誰何。一日李過卒門。卒邀入。治茶。忽憶得前事。怒形於色。亟轉身持刃出。而李幸脫走。訴于縣。縣捕繫窮竟。案議持刃殺本部官。罪死。縣桎梏固囚中。從而邑之惡少年、與官之吏皆皂隸輩。無有

不起覬覦之心者。郭氏躬餽食於卒外。閉戶業績紡。以資衣食。人不敢一至其家。久之。府檄調黃巖州一獄卒葉其姓者至。尤有意於郭氏。乃顧視其卒。日飲食之。情若手足。卒感激入骨髓。忽傳有五府官出。五府之官。所以斬決罪囚者。葉報卒知。且謂曰。汝或可活。我與爲義兄弟。萬一不保。汝之妻尚少。汝之子若女纔八九歲耳。奚以依顧我。尚未娶。寧肯俾爲我室乎。若然。我之視汝子女。猶我子女也。卒喜諾。葉遂令郭氏私見卒。卒謂曰。我死有日。此葉押獄性柔善。未有妻。汝可嫁之。郭氏曰。汝之死。以我之色。我又能二適以求生乎。既歸。持二幼痛泣而言曰。汝爹行且死。娘死亦在旦夕。我兒無所怙恃。終必死於飢寒。我今賣汝與人。娘豈忍哉。蓋勢不容已。將復奈何。汝在他人家。非若父母膝下比。毋仍似是嬌癡爲也。天苟有知。使汝成立。歲時能以巵酒奠父母。則是我有後矣。其子女頗聰慧。解母語意。抱母而號。引裾不肯釋手。遂攜二兒出市。召人與人行路亦爲之墮淚。邑人有憐之者。納其子女。贈錢三十緡。郭氏以三之一具酒饌。攜至獄門。謂葉曰。願與夫一再見。葉聽入。哽咽不能語。既而曰。君擾押獄多矣。可用此少禮荅之。又有錢若干。可收取自給。我去一富家執作。爲口食計。恐旬日不及看君故也。相別。垂泣而出。走至仙人渡溪水中。危坐而死。此處水極險惡。竟不爲衝激倒仆。人有見者。報之縣。縣官往驗視。得實。皆驚異。夫色爲具棺斂。就葬於死所之側山下。又爲申達上司。仍表其墓曰貞烈郭氏之墓。大書刻石墓上。至正丙戌。朝廷遣奉使宣撫循行列郡。廉得其事。原卒之情。釋之。人遂付還子女。終身誓不再娶。

特健樂

墨藪載徐氏書記云。平一齠齔之歲。見育宮中。嘗覩先后閱書法數軸。將賜以賜藩邸。令女學內人出六十餘函於億歲殿曝之。多裝以鏤牙軸紫羅標。云是太宗時所裝。其中有故青綾標玳瑁軸者。云是梁氏舊跡楷書。每函可二十餘卷。別有一小函。有十餘卷。所記憶者。是扇書樂毅、告誓、黃庭。私訪於所主女學。問其函出盡否。荅云尚有。不知其幾。至中宗神龍初。貴戚寵盛。宮禁不嚴。御府之珍。多歸私室。先盡金壁。次及書法。嬪主之家。因此擅出。或有報安樂公主者。於內出二十餘函。駙馬武延秀久踐虜庭。無功於此。徒開二王之迹。強効寶持。時呼薛稷、鄭愔、及平一、詳其善惡。諸人隨事荅稱。上者。登時去牙軸紫標。易以漆軸黃麻紙標。題云特健樂。云是虜語。其書合作者。時有太宗御筆於後題之。嘆其雄逸云。及考之書苑菁華。特健樂作云特健樂。恐是鈸梓誤耳。

乞求

世之曰乞求。蓋謂正欲若是也。然唐時已有此言。王建宮詞。只恐他時身到此。乞求自在得還家。又花蕊夫人宮詞。種得海柑纔結子。乞求自過與君王。

張道人

暨陽之南門橋軍人張旺者。人咸稱之曰張牌。素兇狠無賴。嘗夜盜城西田父菜。被執。濡其首溺池而釋之。以故恨入骨髓。每思有以爲報。而未能。一夕宿火瓦罌往燒其家。道由觀溝。時月色微明。畫師吳碧

山尙未寢。偶聞步履聲。穴窓窺之。見張前行。而殤鬼百數踵其後。飯頃。又聞步履聲。復窺之。則張回。而青衣童子二人前導焉。吳甚驚怪。蓋張乃吳常所厚善者。詰旦。往叩張。張初不承。及語之審。因以前事告。且曰。我實欲燬其室。以快所憤。因念冤冤相報。無有了時。遂棄火歸。他無見也。吳乃告以其詳。張大感悟。曰。一念之頃。可不謹哉。卽捨俗出家。人又咸稱之曰張道人。後竟得道云。此在至正五年事也。

陰德延壽

昔眞州一巨商。每歲販粥至杭。時有挾姑布子之術曰鬼眼者。設肆省前。言皆奇中。故門常如市。商方坐下坐。忽指之曰。公大富人也。惜乎中秋前後三日內數不可逃。商懼。卽戒程。時八月之初。舟次揚子江。見江濱一婦。仰天大號。商問焉。荅曰。妾之夫作小經紀。止有本錢五十緡。每買鵝鴨過江貨賣。歸則計本於妾。然後持贏息易柴米。餘貲盡付酒家。率以爲常。今妾偶遺失所留本錢。非惟飲食之計無所措。亦必被箠死。寧自沉。商聞之。歎曰。我今厄於命。設令鑄金可代。我無慮矣。彼乃自天其生。哀哉。卽贈錢一百緡。婦感謝去。商至家。具以鬼眼之言告父母。且與親戚故舊敍永訣。閉戶待盡。父母親故宛轉寬解。終弗自悟。踰期無他故。復之杭。舟阻風。偶泊向時贈錢處。登岸散適。此婦襁負嬰孩。過諸道。迎拜。且告曰。自蒙恩府持拔。數日後乃產。母子二人沒齒感再生之賜者。豈敢忘哉。商至杭。便過鬼眼所。驚顧曰。公中秋胡不死。乃詳觀形色。而笑曰。公陰德所致。必曾救一老陰少陽之命矣。商異其術。捐錢若干以報之。

帝師

巴思八帝師法號曰皇天之下一人之上開教宣文輔治大聖至德普覺眞知佑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板的達巴思八八合失

輟耕錄卷第十三

中書鬼案

中書省淮陝西行省咨。察罕腦兒宣慰司呈。八帖街禮做坊王弼告。至正三年九月內。到義利坊平易店。見有算卦王先生。因問來歷致爭。當月二十九日夜。睡房閣下。似風吹葫蘆聲。不時有之。請到李法師遣送。虛空人言。算卦先生使我來。哭聲內稱冤枉。弼祝之曰。爾神爾鬼。明以告我。鬼云。我是豐州黑河村周大親女。月惜。至正二年九月十七日夜。因出後院。被這王先生將我殺了。做奴婢使喚。如今教在你家作怪。哭者索要衣服。抄寫所說。赴官陳告。差盧捕盜等。與社長吳信甫。於王先生房內搜獲木印二顆。黑羅繩二條。上釘鐵鍼四箇。鑞鎮女身小紙人八箇。五色綵。五色絨。上俱有頭髮相纏。又小葫蘆一箇。上拴紅頭繩一條。內盛琥珀珠二顆。外包五色絨。朱書符命一咨。又告。十一月初三日。有鬼空中言。我是奉元路南坊開張機房耿大第二男頑驢。這先生改名頑童。我年一十八歲。被那老先生引三箇伴當殺了我。二十二日。又有鬼空中云。我是察罕腦兒李帖家孩兒延奴。又名搶灰。那老賊殺了我。改名買賣。我被殺時。年十四歲。勘問得犯人王萬里、即王先生、狀招。年五十一歲。江西省吉安路民。於襄陽周先生處習會陰陽課命。至順二年三月內。到興元府。逢見劉先生。云我會使術法迷惑人心。收採生魂。使去人家作禍。廣得財物。我有收下的。賣與你一箇。隨於身畔取出五色綵帛。幷頭髮相結一

塊。言稱這箇小名喚延奴。我課算。揀性格聰明的童男童女。用符命法水呪語迷惑。活割鼻口唇舌尖耳朵眼睛。呪取活氣。剖腹掏割心肝各小塊。曬乾。搗羅爲末。收裹。及用五色綵帛。同生魂頭髮相結。用紙作人形樣。符水呪遣往人家作怪。根隨到伊下處。至夜。劉先生焚香念呪燒符。聽得口言。不見形影。問師父。你教我誰家裏索甚去。劉先生分付李延奴。你與這先生做伴去。說罷。將呪語收禁。萬里與訖鈔七十五兩。買得五色綵帛頭髮相結一塊。稱說可改名買賣。傳教采生、遣使、收禁符命呪水。又云。牛狗肉破法。休喫。續後於房州山地面經過。逢見廣州舊識鄺先生。云我亦會遣使鬼魂。我有收下的生魂。賣與你。萬里與訖鈔一錠。鄺先生取出五色綵帛頭髮相結紙人兒一箇。云此名耿頑童。萬里將與李買賣一處遣使。以課算爲由。前到大同路豐州黑河村地面往來。至正二年八月內。到於周大家課命。將伊女周月惜八字看算。性格聰慧。要將殺害。收采生魂。至九月十七日夜。於周大住宅後院墻下黑影內潛藏。聞見一人往後院內來。認得係是月惜。在彼出後。萬里密念呪語。向前拖拽往東奔走。將月惜禁止端立。脫下沿身衣服。用元帶魚刀、將其額皮割開。扯下懸蓋眼臉。及將頭髮割下一綹。用紙人并五色采帛絨線相結作塊。一如人形樣。然後割下鼻口唇舌耳尖眼睛手十指梢腳十趾梢。却剖開胸腹。纔方倒地氣絕。又將心肝肺各割一塊。曬乾搗末。裝於小葫蘆內。至正三年九月內。來到察罕腦兒平易店安下。開張卦肆。與王弼相爭挾讐。令生魂周月惜等三名前往本家作禍。爲買馬肉食。因店內將牛肉作馬肉賣與。因此不能收禁。事發到官。及責得李福寶、即李帖、狀結。生到孩兒延奴。常在

疾病。於五岳觀口許出家。落在紙灰內。改名搶灰。天曆二年二月內。令其趕牛牧放。不歸此時饑荒想得被人虧害。不曾根尋。及行移奉元路咸寧縣。幷大同路豐州。照勘耿頑童、周月惜、致死緣由。相同。呈乞咨請施行。准此。送據刑部擬得王萬里殘忍不道。合令凌遲處死。其妻子遷徙海南安置。

烏寶傳

余幼時。嘗見胡石塘先生玄寶傳。今不能記其全篇。有人出永嘉高則誠（明）烏寶傳相示。雖曰以文爲戲。要亦有關於世教。傳曰。烏寶者。其先出於會稽褚氏。世尚儒。務詞藻。然皆不甚顯。至寶厭祖父業。變姓名從墨氏游。盡得其通神之術。由是知名。初寶之先有錢氏者。亦以通神之術顯。迨寶出。而錢氏途廢。然其術亦頗相類。故不知者猶以爲錢云。寶輕薄柔默。外若方正。內實垢污。善隨時舒卷。常自得堦人一貫之道。故無入而不自得。流俗多惑之。凡有謀於寶。小大輕重。多寡精粗。無不曲隨人所求。自公卿以下。莫不敬愛。其子姓蕃衍。散處郡國者。皆官給廬舍。而加守護焉。其有老死者。則官爲聚其屍而焚之。蓋知墨之末俗也。寶之所在。人爭迎取邀致。苟得至其家。則老稚婢隸無不忻悅。且重扃邃宇。敬事保愛。惟恐其他適也。然素趍勢利。其富室數人。每屆輒往。雖終歲服役弗厭。甚寠人貧賤。有傾心願見。終不肯一往。尤不喜儒。雖有時相與往來者。亦終不能久留也。蓋儒墨之素不相合若此。寶好逸惡勞。愛儉素。疾華侈。常客於弘農田氏。田氏朴且嗇。寶竭誠與交。田氏沒。其子好奢靡。日以聲色宴游爲事。寶甚厭之。鄰有商氏者。亦若田氏父之爲也。遂挈其族往依焉。蓋墨之道貴清淨故也。然其爲人也多

詐。反覆不常。凡達官貴人。無不願交。而率皆不利敗事。故其廉介自持者。率不與寶交。自寶之術行。挾詐者往往僞爲寶術以售于時。後皆敗死。故寶之術益窮。是時。崑崙抱璞公、南海玄珠子。永昌從革生、皆能濟人。與世俯仰。曲隨人意。而三人者亦願爲寶交。苟得寶一往。則三人亦無不可致。故術譽咸歸於寶焉。寶族雖夥。然其狀貌技術亦頗相似。知與不知、咸謂之烏寶云。論曰。烏氏見於春秋、世本、姓苑。若存餘枝烏獲。皆爲顯仕。至唐。承恩重。胤始盛。迨寶而益著。寶爵本褚氏。而自謂烏氏。則變詐亦可知矣。寶之學雖出於墨。而其害道傷化尤甚。雖孟軻氏復生。不能闢也。然使寶生於唐虞三代時。其術未必若是顯。然則寶之得行其志者。亦其時有以使之。嗚呼。豈獨寶之罪哉。

緣齋遺藁

新喻傅汝礪先生。著金。嘗志其妻殯云。君諱淑。字蕙蘭。姓孫氏。其先汴人。年二十三。歸我於湘中。五月而卒。君高朗秀惠。生六歲。母卒。父教以書。稍長。習女工。晨起。獨先盥櫛。適父母所。問安畢。佐諸母具食飲。退治女工。晡時。觀經史。或鳴琴自休。既夕。聚家人瞑坐。說古貞女孝婦傳。燭至。治女工如初。富貴家多求婚。父不許。及以許余。家人不悅。一日有幸余疾者。欲因動之。君曰。大人以愛子許人。必愼所擇矣。即有不諱。命也。若等謂我且慕世俗富貴而改聘耶。有死而已。皆愧謝。不敢復言。事繼母。盡孝道。死之日。母大慟。既瞑目。久忽徐起止母哭。令自寬。及母出。私泣告余曰。妾爲父母所偏愛。即死必傷其心。然終必死矣。爲將奈何。君後富貴。幸念之。言既。復瞑目。蓂定五年八月廿有一日也。後三日。寓殯湘中。及序

其遺藁云。故妻孫氏蕙蘭、早失母。父周卿先生、以孝經論語及凡女誡之書教之。詩固未之學也。因其弟受唐詩家法於庭。取而讀之。得其音格。輒能爲近體五七言。語皆閒雅可誦。非苟學所能至者。然不多爲。又恒毀其藁。家人或竊收之。令勿毀。則曰。偶適情耳。女子當治織紝組紃以致其孝敬。辭翰非所事也。既卒。家人哭而稱之。因出其藁。得五言七言十一首。五七言未成章者廿六句。持爲編集成帙。題曰綠窗遺藁。序而藏之。五言詩曰。窗裏人初起。窗前柳正嬌。捲簾衝落絮。開鏡見垂條。坐對分金線。行防拂翠翹。流鶯空巧語。倦聽不須調。右一。小閣烹香茗。疏簾下玉鈎。燈光翻出鼎。釵影打沉甌。婢捧消春困。親嘗散暮愁。吟詩因坐久。月轉晚妝樓。右二。燈前催曉妝。把酒向高堂。但願梅花月。年年映壽觴。右三。朵閣閉朝寒。妝成擬問安。忽聞春雪下。喚婢捲簾看。右四。粲粲梅花樹。盈盈似玉人。甘心對冰雪。不愛艷陽春。右五。小小春羅扇。團團秋月生。蟠桃花樹裏。繡得董雙成。右六。自拂雙眉黛。何曾慣得愁。若教如翠柳。便恐不禁秋。右七。七言詩曰。樓前楊柳發青枝。樓下春寒病起時。獨坐小窗無氣力。隔簾風亂海棠絲。右一。綠窗寂寞掩殘春。繡得羅衣懶上身。昨日翠帷新病起。滿簾飛絮正愁人。右二。小妹方纔習孝經。可憐嬌怯性偏靈。日尋女誡窗前讀。嗔道家人不與聽。右三。幾點梅花發小盆。冰肌玉骨伴黃昏。隔窗久坐憐清影。閒劃金釵記月痕。右四。繡被寒多未欲眠。梨花枝上聽春鵑。明朝又是清明節。愁見人家買紙錢。右五。春雨隨風濕粉墻。園花滴滴斷人腸。愁紅怨白知多少。流過長溝水亦香。右六。春風昨夜碧桃開。正想瑤池月滿臺。欲折一枝寄王母。青鸞飛去幾時來。右七。空堦日晚雨纔乾。小婢相隨倚畫闌。金釵誤掛緋桃

落羅袖愁依翠竹寒。右八。小窗今夕繡鍼閒。坐對銀蟾整翠鬟。凡世何曾到天上。月宮依舊似人間。右九。乞巧樓前雨乍晴、彎彎新月伴雙星。鄰家小女都相學。鬬取金盆看五生。右十。庭院深深早閉門。停鍼無語對黃昏。碧紗窗外初生月。照見梅花欲斷魂。右十一。未成章詩曰。露下庭梧葉。風吹月桂花。登樓聞過鴈。開戶見棲鴉。繡簾當雪卷。銀燭背風然。雪晴山顯翠。風暖水生紋。萱草當堦綠。櫻桃落地紅。弄樂開時病。荼蘼落處愁。玉釵簪茉莉。羅扇繡芙蓉。窗前垂柳分春色。鏡裏幽蘭對曉妝。花間影過那知燕。柳外聲來不見鶯。慈親教婢回金剪。驕妹嗔人奪繡鍼。妝成寶鏡楊花過。行出珠簾燕子歸。自倾瓮頭春泉水。親灌堦前石竹花。海棠帶雨臙脂重。楊柳凝烟翡翠濃。先生既喪妻。哀戚之情。多見於詩。悼亡曰。驚颸吹羅幙。明月照堦戶。春草忽不芳。秋蘭亦同死。斯人蘊淑德。夙昔明詩禮。靈質奄獨化。孤魂將安止。迢迢湘西山。湛湛江中水。水深有時極。山高有時已。凝思何能齊。日月從此始。右一。皇天平四時。白日一何遲。勤儉畢婚姻。新人忽復故。衾裳斂遺襲。棺槨無完具。送葬出北門。徘徊怛歸路。玉顏不可恃。況乃紈與素。纍纍墳上樹。鬱鬱塋西樹。他人亮同此。胡爲獨哀慕。右二。新婚誓偕老。恩義永且深。日暮爲夫婦。哀戚奄相尋。涼月燭西樓。悲風鳴北林。容帷奠巾櫛。中房虛織紝。辭章餘婉孌。琴瑟有餘音。晤言瞻故物。惻愴內不任。豈無新人好。焉知諧我心。掩穴撫長慕。涕下霑衣襟。右三。人生貴有別。室家各有宜。貧賤遠結婚。中心兩不移。前日良宴會。今爲死別離。親戚各在前。臨訣不成辭。傍人拭我淚。令我要裁悲。其盡固人理。誰能心勿思。右四。感獨曰。幽幽蕙草晚。靡靡蘭芳斷。皎皎夜泉人。冥冥不復旦。流塵棲暗壁。涼

吹經虛幔。無論懽意消。日復愁思亂。魂傷夕方永。氣變秋將晏。當窗慘斷素。捐篋悲柔翰。憶初成好合。誓且同憂患。何言遂長終。獨處增永歎。寤寢忽如在。展轉驚復散。念茲何嗟及。哀至聊自判。百日曰人生悲死別。矧在心相知。新婚未及久。杳杳遽何之。昔爲連理木。今爲斷腸枝。相去時幾何。百日奄在茲。虧月有圓夕。逝水無還期。棄置非人情。何以爲我思。入室曰。妝閣閉長夜。幽闥坐復春。猶疑挑錦字。不見掩羅巾。故物空在目。蕭條生網塵。右虛窗明月滿。芳砌綠苔滋。花間時染翰。尙憶解題詩。寂寞幽泉下。貞心空自知。右二。追和蕙蘭曰。小窗開盡碧桃枝。憶得青鸞化去時。昨夜秋風妬幽怨。夢中吹斷素琴絲。右一。江上愁時復值春。帶圍寬盡不宜身。階前舊種櫻桃樹。日暮飛花故著人。右二。嗟夫。孫氏之詩。依乎禮義。先生之詩。哀而不傷。舉得性情之正。是可傳也已。

爲將嗜殺

王皮者。住鳳翔府城外八九里許。盛暑中。入城買皮料。歸至中途。憩道傍大樹下。忽有二卒來前。狀貌奇惟。似非凡世間人。遽問曰。汝王皮與王竊疑懼。然不敢不以實對。乃曰。某是已。卒曰。陰府攝汝。王曰。某平生無他過惡。望賜矜憐。卒不諾。又告曰。容到家與妻子一別可乎。卒乃諾。將及門。卒力挽之。不能入。王大叫。救我。救我。比妻子來前。王已仆地氣絕。既斂。胸間微煖如生。經宿。未敢蓋棺。王於冥漠中隨卒至一所。儼若王者之庭。儀衛吏隸。無不備具。問曰。汝爲秦白起偏將。坑趙降卒四十萬。知其罪否。王蒼曰。某傭工。平生不曾讀書。不知白起爲何人。亦不知降卒爲何事。於是令王起。凡再歷二庭。問亦如之。

荅亦如之。乃反接王一大池邊。取池中泥塗其胸。寒氣凜冽。洞腹透背。王卽悟曰。某已記前身事矣。遂解其縛。復引至原問第三庭。王告曰。某曾爲白起偏將。其當年殺趙降卒時。某曾力諫。不從。非某之罪。頃間。牽一荷鐵校者跪王側。王認得似是白起。而形骸骨立。又若非似。蓋因久囚故也。起見王曰。子來矣。余復何言。方招承庭吏發王還第一庭。檢錄陽壽。及閱籍。尙有若干年。卽命原攝卒引至原憩樹下。一推。而王乃在棺中跳躍而起。妻子親鄰旣驚且喜。叩問之。備言其故。有傳之至京師者。差進士高哲篤來鳳翔覆察。果實。時王元吉爲本府照磨。元吉能備言其詳。且有抄錄公文。此一事然雖若幻誕。端可爲爲將而嗜殺人之戒。故略節大槩如上。

釋怨結姻

楊州泰興縣馬駝沙農夫司大者。其里中富人陳氏之佃家也。家貧。不能出租以輸主。乃將以所佃田轉質於他姓。陳氏田傍有李慶四者。亦業佃種。潛賂主家兒。約能奪田與我而不以與陳氏者。以所酬錢十倍之一分之。家兒素用事。因以利啗其主。主聽奪田歸李氏。司固無可奈何。旣以穀田不相侔。輕其直十之一。司愈不平。會歸而李與嘗所用力及爲立券者。殺雞飲酒。司因隨所之。李欲卻司。輒先將一巵酒飲之。司忿恨去。對妻語所以與李怨仇之故。妻苦口諫曰。吾之窮命也。奈何仇人哉。不聽。夜持炬火往燒其家。忽聞得內有人娩。司竊念。吾所讐者。其家公也。何故殺其母子。遂棄火溝中而歸。司無以爲養生計。卽所償錢爲豆乳釀酒。貨賣以給食。久之。不復乏絕。更自有餘。而李日益貧。更十年。李復出

所佃田質陳氏。司還用李計復其田。過種之錢比前又損其一。爲兇悉值前人相視驚嘆。司紀爲李所辱時。今幸可一報復。遂具雞酒飲亦如之。李忘前過。不自責。反怨薄己。怒甚。歸積膏火破盎中。夜抵司家。司妻方就蓐。李猶豫間。聞人啓戶。懼事覺。遺火亟走。而司家實不有人。旦得火器場中。驗器底有李字。因悟昔我焚彼家。以其家人產子。不欲焚。今彼焚我家。而我之妻亦產子。而不被焚。此天也。非人也。持錢五千往李曰。昨日小人無狀。失禮義。不得其飲。茲願少伸謝意。幸毋怪過。李疑。紿以疾。臥不起。強請不已。遂同之酒家。邀酤兒與飲。酒半。自起酌酒。勸李曰。子之孫某年月日夜子時生。而吾子亦夜者子時生。怨仇之事。愼勿復爲。具白前所仇事。瀝酒爲誓。語酤兒曰。子識之。試用此警世間人。不善愼勿爲也。劇飲盡歡。乃更約爲婚姻。自是李亦不貧。兩家至今豐給。此在至正初元間。吾謂司氏婦之極諫。與司氏之易慮時。天固以監之。所以李不復可加害也。向使司氏決快所欲。未必能復田。縱復田。未必其無禍。一念之善。從而兩家子孫皆蒙其利澤。書曰。天道福善禍淫。又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嗚呼。天豈遠人哉。天豈遠人哉。

杜荀鶴詩

嘗讀杜荀鶴詩。其亂後逢村叟曰。經亂衰翁居破村。村中何事不傷魂。因供寨木無桑柘。爲著鄉兵絕子孫。還似平寧徵賦稅。未管州縣略安存。至於雞犬皆星散。日落前山獨倚門。山中寡婦曰。夫因兵死守蓬茅。麻苧衣衫鬢髮焦。桑柘廢來猶納稅。田園荒後尚徵苗。時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帶葉燒。任爾

深山更深處也應無計避征徭旅泊遇郡中亂曰握手相看誰敢言軍家刀劍在要邊徧搜寶貨無藏處亂殺平人不怕天古寺拆爲修寨木荒墳掘作甃城磚郡侯逐去渾閒事正是鑾輿幸蜀年然方之今日始信其非寓言也

太公

今人謂曾祖父曰太公此蓋相承之謬當稱祖父爲是後漢李固之父郃爲司空固女當固伏誅曰曰太公以來云注太公謂祖父郃也

剛介

御史臺淮陝西行臺咨監察御史烏古孫良禎呈狀聞綱常者天之所以經天下者也天子所以爲天守綱常者也臣而不忠子而不孝凡觸罪於綱常者不容於死又烏可處以相位俾之重任乎謹按遂陽行省丞相荅失帖木兒（御賜馬丞相也）心懷陰險行苞姦邪敗壞彝倫反側不道通天之罪無所於容昔在晉邸擢登首相居百僚之上極一品之榮受任託孤恥承顧命君臣分義至重且深及乎大事之時干戈之際盡領北土之兵以救顛危本宜陰畜二心坐觀成敗南至紅橋逗遛不進致於敗亡不能死義靦面入降大虧臣節反以耤口矜爲己功天下義士聞之莫不爲恥昔丁公爲項王一將耳背二心於漢及天下定高帝誅之後世稱其明斷方楚之與漢敵國之勢未分尙以大義責之以示垂戒今荅失帖木兒之於晉邸尊祿之寵已崇君臣之分素定較之丁公不忠之罪又有甚焉況天曆之初警充樞密

知院。御史已嘗糾言。又復賄賂權臣。出爲江西行省丞相。兩居江浙。至與房鄰拜降都運。賄賂交通。壞亂鹽法。至今官民皆被其害。中間狥私敗政。不可枚舉。所至之處。流毒一方。今則移置遼陽。遼陽民奚罪焉。原其本官、昔既不忠。今豈廉節。又兼遼陽卽係東方重鎭。反覆之人。豈宜處此。脫有邊釁。關繫非輕。似此賣國賣臣之罪。使其人已死。猶當追貶。今既未死。得以幸逭天誅。設居相位。是國法不行。邪正不辨。恐恐姦臣賊子接迹倣傚。甚非國家之福。伏望開奏。爲天下正綱常之義。將荅失帖木兒流竄遐荒。追奪累受宣命。庶幾人臣分嚴。罪於綱常者。死有餘辜。以爲不忠不道之勸。其於治道不爲小補。天下幸甚。公論幸甚。至正元年八月十二日。別理怯不花性酷。第一日。忽魯禿、納鉢裏有時分。雲都赤、汪家奴。殿中伯撒里、大夫亦憐眞班、經歷藏吉、蒙古必闍赤朶朶等奏。臺官備著西臺文書。俺商量來行與省家文書。將他見行的勾當斷罷了呵。怎生奏呵。奉聖旨。那般者。欽此。初良禎之父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使潤甫公 澤。年五十。未有子。夫人杜氏。深以爲憂。屢請公再聘。公不允。仕西廣時。聞寨居王安人者。美而宜子。夫人自爲公謀聘之。既歸。執婦禮甚恭。王夫人數歲。夫人推讓正寢以居之。相處雍睦。宛若姊娣。飲食起居。罔有不同。公獨內不自安。越明年。夫人生良禎。一日。王氏告公曰。君自有婦。所以再娶妾者。爲嗣續計耳。今夫人既生子。妾又何事焉。卽出道家冠服一襲以示曰。妾之志決矣。請從此辭。夫人固留不得。公因謂夫人曰。向吾再娶。懼無後也。若不改圖。人其以我爲汰乎。乃聽王氏去。奩贄萬金悉返之。自是出居一女道菴。戒行嚴謹。人未嘗能見其面。而夫人歲時問遺彌至。後良禎貴顯。迎

以歸。事之如親母。嗟夫。自古求忠臣於孝子之門。今良禎外有嚴君。內有賢母。教誨造就之道。有過人者。宜乎在家爲孝子而在朝爲忠臣也。然其歷臺省。秉性剛介。不畏彊禦。事無不言。言必有中。如駙馬丞相、恃居國戚。莫敢孰何。乃必發其底裏。直使去位而後已。推此一節。則凡忠君之事。類可知矣。後至中書左丞而卒。

發墓

至元間。釋氏豪橫。改宮觀爲寺。削道士爲髡。且各處陵墓發掘迨盡。孤山林和靖處士墓。屍骨皆空。惟遺一玉簪。時有人作詩以悼之曰。生前不繫黃金帶。身後空餘白玉簪。

輟耕錄卷第十四

忠烈

蕭景茂、漳州龍溪隔洲里人。儒而有文。以謹厚信於鄉里。後至元間。漳寇亂。景茂率鄉人立柵保險。堅不可破。會旁里有人導之從間道入。景茂被執。賊使拜。曰。汝賊也。何拜。賊欲脅之降。以從民望。景茂罵曰。逆賊。國家何負汝。而反。汝族汝里何負汝。而坐累之。賊相語曰。吾殺官軍將吏多矣。至吾輩。皆慷慨靡求生。未有若此餓夫之倔彊者。察其志終不爲吾用。留之祇取辱耳。遂縛之於樹。刲其肉。使自啗之。且嚼且罵曰。我食我肉。無若汝賊行將萬段。狗彘棄不食。賊怒。絕其舌而死。又江州路總管李黼、字子威、汝寧人。泰定丁卯。狀元及第。至正十年庚寅。來守是郡。政修民和。明年辛卯夏五月。紅巾寇逼淮西。公即申告江西行省。以謂九江爲豫章藩屏之地。蘄黃乃九江唇齒之邦。不可不早爲進兵守護。或者非其過慮。公乃張文榜以諭民曰。爲臣死忠。爲子死孝。在黼之分。惟知盡死守土而已。所謂城存與存。城亡與亡者也。聞者悚然。秋九月。寇侵蘄黃屬邑。公復上言。宜速乘機進援。苟淮西失守。長江之險。與彼共之。非所恃矣。行省不報。既而蘄州陷。冬十月。黃州陷。十一月二十五日。行省平章禿堅不花、奉中書省命。領兵至。公極陳攻守之策。禿堅不花以隄備把截爲辭。越明年壬辰春正月初二日。行省左丞李羅帖木兒、奉總兵御史大夫領樞密院也先帖木兒命。領兵進攻淮西。亦來屯住。逗遛不前。十四日。武昌

陷。十六日。潞王大臣官民舟航礙江而下。我民解散。十九日。禿堅不花、孛羅帖木兒皆遁去。僚佐司屬悉爲一空。公亟發廩賑民。收召士卒。數日。稍輯。機務繁劇。不遑寢食。以二十三日臥病。然猶扶憊乘肩輿領兵出境。行省以公忠誠昭著。授本省參知政事。行江州南康軍民都總管。便宜行事。二月初九日。禿堅不花懼臺憲公議。自三山移兵入城。十一日。寇忽至城下。甘棠湖縱火焚西門。公立城上。身當矢石。禿堅不花從北門遁去。日中。敵益熾。分衆攻北門。城遂陷。公猶執鐵撾指揮左右迎戰。衆驚潰。公被執。脅以刃。不肯降。口罵不絕聲。遂殺之。姪男秉昭亦遇害。初。武昌陷時。公謂子秉方曰。我國之守臣。當死此土。汝可奉母往下江依伯父。以存吾後。秉方曰。父死國。子死父。有何不可。公怒曰。汝不遵命。是不孝也。秉昭亦告其兄曰。兄不去。則叔父無後。不孝莫大於是。某當與叔父同死生矣。兄無慮焉。秉方不獲已。買舟奉母夫人行。舟次何家巢。遲留不忍捨。公聞之。手批責以大義。遂去。不半月。公死。又江浙行省參知政事樊執敬字時中。鄱人。是年秋七月初十日。紅巾白徽犯杭。時公守宿衛于省。有報已入北關門。省吏皆次第引去。公獨被甲上馬。率宿衛兵急出省。將扼關。從者止之。公曰。吾封疆之守。不守而去。是以私利廢臣道。行至清河坊口。遇他走將。又以兵孤且散。控其馬首返。公怒。引佩刀斫其人曰。城不守。何適。遂躍馬逆戰以死。死時猶嚼齒罵不絕聲。死之所。則天水橋也。又福寧州尹王伯顏。字伯敬。濱州人。由湖廣行省知印。歷官至茲任。撫字多方。政教大行。是年春。除福建鹽運司同知。將行。會鄰境賊衆數頗張。州民羣擁馬前。拜且泣曰。公吾之父母。豈容捨我去。方今兵戈蠭起。公去。吾民將孰賴。父

老千餘人詞上司乞留公。遂復留。至秋。賊衆自邵武間道迫福寧。公募民兵得一千五百餘人。爲守禦備。冬十一月庚辰。賊進至青皎屯楊梅嶺。公與中子相、引兵直抵其營。與戰。破之。既而益衆。復進。我兵僅千餘人。乃分爲二道拒之。公以五百人還守州治。壬午。賊衆萬餘。平旦攻西門。衆寡不敵。吏卒奔潰。公獨身奮以死自誓。俄馬中流矢。遂爲賊所執。其魁首王兼善者。謂曰。聞公廉能著稱。欲屈再尹此州。公厲聲叱曰。我天子守臣。義當殺賊。不幸敗。有死耳。魁怒。令公跪。公曰。此膝豈跪賊耶。魁益怒。令左右毆之。公曰。我爲人臣。當爲國死。乃嚙舌出血。噴其面。罵曰。殺我即殺。毆何也。然可殺我。不可害吾民。官軍且暮且至。殺爾等無噍類矣。會其執達魯花赤阿撒都剌至。責之曰。汝何得與王君同起兵拒我。阿撒都剌股慄口噤。不能對。公曰。吾義當起兵殺賊。何名拒汝。因大罵不絕口。且曰。吾死當爲神以殺汝曹。魁大怒。遂害之。臨死色不變。立而受刃。頸斷。微有血如乳。時年七十矣。子相亦被執。魁欲官之。相曰。汝逆吾君。又殺吾父。義不共戴天。我忠臣子。詎能事賊邪。魁知不可屈。亦殺之。相妻潘氏逃民間。有惡少欲亂之。不從。執獻魁。潘慟哭曰。吾既失所天。義豈受辱。乃絕不飲食。及其二幼女皆死。又溧陽儒學教授林夢正字古泉。吾鄉人。中書以著述薦。得官。是歲。賊衆寇溧陽。獲其魁張某。先生問曰。爾何人也。應曰。我父爲軍千戶。紅巾入境。逼我父爲帥。父以年老不堪從事。令我代。先生痛罵之曰。爾之父祖世爲國家臣子。而爾忍僞耶。既而其勢復盛。竟奪張去。下令曰。生得林教授者有賞。先生匿他處。搜得。張曰。前日罵我者非爾邪。先生曰。然。張曰。降。我則俾爾爲元帥。同享富貴。先生曰。爾僞也。我何爲降。再三。

終不屈。縛于樹。不解衣冠而殺之。又江浙行省員外郎楊乘。字文載。濱州人。蚤爲大官小史。辟中書參議。歷掾官至穀城介休二縣尹。拜監察御史。擢今任。是年。杭州陷。公與郎中赫德爾、王仲温、員外月忽難、都事張鏞、俱坐黜。公退居松江之青龍鎮。後御史臺以公等職在贊理。不當罪。宜復其官爵。上之。事遂白。十六年丙申。淮人陷平江。連陷松江。秋七月十八日。遣所署官吳縣丞張經等、齎禮幣造請。公遣人告曰。吾廢處田里久。不足以辱使者。吾當擇日受命。請以幣置里門外。經等如其言。公命子卣卓、具牲醴告祖禰。既竣事。復命酒飲。逮暮。起行後圃中。顧西日晴好。慨然曰。晚節如是。足矣。命卣等治畦處置家事。如平日。撫其孫虎林。若怡怡自得也。歸坐至夜分。二子立侍。命曰。二子行且休。吾將就寢。公儉約。無姬侍。其燕息寢處人莫得與俱。詰旦。卣等惟寢門未啓。發視之。則公已自經。得手書遺語。大意言死生晝夜之理。且以得全晚節爲快。又西臺監察御史張公、謝職居雄山縣。而陷賊。賊魁者素聞公有治績。置公上坐。脇之受僞官。公唾罵之。遂縛公妻奴九人至前。先殺妾。次殺子女以及妻。每殺一人。則諭公曰。御史若降。餘可免。公弗爲動容。其罵如初。魁怒。拽下坐。殺之。此在至正辛卯秋八月間。公諱桓。字彥威。南村野史曰。天下之事戰爭十有餘年于茲矣。爲臣辱國。爲將辱師。敗降奔竄。不可勝計。甚者含詬忍恥。偷生冒榮。以爲得志。名節大閑。一蕩去弗顧。求其忠義英烈於千百之中。莫克什一。噫。忠義英烈雖出於天性。要亦講之有素。處之甚安。故於造次顛沛之際。決然行之而無疑。如李總管黼、王州尹伯顏、樊參政執敬、張御史桓、林教授夢正、蕭處士景茂之殺身成仁。視死如歸。是必講之熟而處之

當一旦出於人所不肯爲。遂以驚動天下。而精英忠烈之氣在宇宙間與嵩華相高者。自不容泯。若桓之居在閒地。乘之久坐廢黜。夢正之分顓講教。視握將帥之權。受民社之託。任大而責重者。有間矣。一皆從容就義。是尤難也。景茂、里中一儒生耳。初未嘗得斗升之祿以養其父母。尺寸之組以榮其身。始於保民。終於保國。臨大節而不可奪。古稱烈丈夫。又豈能過是與。至於子爲父死。婦爲夫死。聲光赫奕。照映史册。使百世而下。知綱常大義之不可廢。天理人心之不可滅如此。其有功於名教爲何如。是亦深仁厚澤涵養所致。孰謂百年之國而無人哉。

瘞鶴銘

瘞鶴銘。華陽眞逸譔。上皇山樵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得於華亭。甲午歲。化於朱方。天其未遂吾翔廖廓耶。奚奪之遽也。迺裹以玄黃之幣。藏茲山之下。仙家無隱。我故立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相此胎禽。浮丘著經。乃徵前事。我傳爾銘。余欲無言。爾其藏靈。雷門去鼓。華表留形。義惟彷彿。事亦微冥。爾將何之。解化惟寧。後蕩洪流。前固重扃。右制荊門。歷下華亭。奚集眞侶。瘞爾作銘。丹陽外仙尉江陰眞宰。右刻在鎭江焦山下頑石上。潮落方可模。相傳爲晉王右軍書。惟宋黃睿東觀餘論、云爲陶隱居書。良是。其曰、今審定文格字法。殊類陶弘景。弘景自號華陽隱居。今號眞逸者。豈其別號與。又其著眞誥。但云己卯歲。而不著年名。其他書亦爾。今此銘壬辰歲甲午歲。亦不書年名。此又可證云。壬辰歲、梁天監十一年也。甲午者、十三年也。按隱居天監七年東游海嶽。權駐會稽。永嘉十一年乙未歲。始還茅山。其弟

子周子良仙去爲之作傳。卽十一年十三年正在華陽矣。後又有題丹陽尉江陰宰數字。當是效陶書故題於石側也。王逸少以晉惠帝大安二年癸亥歲年五十九。至穆帝升平五年辛酉歲卒。則成帝咸和九年甲午歲。逸少方年二十三。至永和七年辛亥歲。年三十八。始去會稽開居。不應二十三歲已自稱眞逸也。又未官於朝。及開居時。不在華陽。以是考之。決非王右軍書也審矣。歐陽文忠公以爲不類王右軍法。而類顏魯公。又疑是顧況。云道號同。又疑王瓚。皆非。睿字長孺。號雲林子。鄧武人。又董逌書跋第六卷。載南陽張舉子厚所記云。瘞鶴銘、今存於焦山。凡文章句讀之可識、及點畫之僅存者。百三十餘言。而所亡失幾五十字。計其完書蓋九行。行之全者二十五字。而首尾不預焉。熙寧三年春。余案其逸遺於焦山之陰。偶得十二字於亂石間。石甚迫隘。偃臥其下。然後可讀。故昔人未之見。而世不傳。其後又有丹陽外仙江陰眞宰八字。與華陽眞逸、上皇山樵、爲似是眞侶之號。今取其可考者。次序之如此。又董君自書其後云。文忠集古錄、謂得六百字。今以石校之。爲行凡十八。爲字二十五。安得字至六百。疑書之誤也。余於崖上又得唐人詩。詩在貞觀中已刻銘後。則銘之刻非顧況時可知。集古錄豈又并詩繫之耶。君字彥遠。號廣川。東平人。又國朝鄭杓衍極第二卷。論瘞鶴銘。而劉有定釋云。潤州圖經以爲王羲之書。或曰華陽眞逸、顧況號也。蔡君謨曰。瘞鶴文非逸少字。東漢末多善書。惟隸最盛。至於晉魏之分。南北差異。鍾王楷法。爲世所尙。元魏間。盡習隸法。自隋平陳。中國多以楷隸相參。瘞鶴文有楷隸筆。當是隋代書。曹士冕曰。焦山瘞鶴銘。筆法之妙。爲書家冠冕。前輩慕其字而不知其人。最後

雲林子以爲華陽隱居爲陶弘景。及以句曲所刻隱居朱陽館帖參校。然後衆疑釋然。其鑒賞可謂精矣。以余考之。一本山樵下有書字。眞宰下、有立石二字。一本我傳爾銘、作出於上眞。爾其藏靈。作紀爾歲辰。張舉本作丹陽外仙。邵亢本作丹陽仙尉。又有作丹陽外仙尉者。且中間詞句亦多先後不同。尙俟拏舟過楊子。手自模印。以稽其得失之一二。可也。

風入松

吾鄉柯敬仲先生九思。際遇文宗。起家爲奎章閣鑒書博士。以避言路居吳下。時虞邵菴先生在館閣。賦風入松長短句寄博士云。畫堂紅袖倚清酣。華髮不勝簪。幾回晚直金鑾殿。東風軟。花裏停驂。書詔許傳宮燭。香羅初翦朝衫。御溝冰泮水挼藍。飛燕又呢喃。重重簾幕寒猶在。憑誰寄、錦字泥緘。報道先生歸也。杏花春雨江南。詞翰兼美。一時爭相傳刻。而此曲遂徧滿海內矣。翦、一作試。

四卦

睦人邵玄同先生桂子。嘗作忍默恕退四卦。揭之坐隅。眞得保身愼言絜矩知止之道者矣。其忍卦曰。忍、亨。初難終吉。利君子貞。不利小丈夫。彖曰。忍、剛發乎內柔制乎外。故亨。初若甚難。乃終有吉。唯君子爲能動心忍性。不利小丈夫。其中淺也。象曰。刃在心上、忍。君子以含容成德。初一小不忍則亂大謀。象曰。小不克忍。成大亂也。次二必有忍。其乃有濟。象曰。能忍于中。事克濟也。次三一朝之忿。亡其身。以及其親。象曰。一朝之忿。至易忍也。亡身及親。禍孰大焉。次四出于跨下。以成漢功。韓信以之。象曰。跨下之辱、

小辱也。成漢之功。大功也。次五。張公藝九世同居。書一忍字以對于天子。象曰。同居之義。忍克致也。積而九世。有容德也。上六。血氣方剛。戒之在鬬。象曰。方剛之氣。忍則滅也。形而爲鬬。自求禍也。其默卦曰。默、無咎。可貞。不利有所言。彖曰。默、不言也。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是以君子愼密而不出。故無咎。默以自守。其道可貞也。不利有所言。尙口乃窮也。象曰。口尙玄曰默。君子以去辨養靜。初一。守口如瓶。終吉。象曰。守口如瓶。謹所出也。其初能默。終則吉也。次二。多言不如守中。象曰。言不如默。得中道也。次三。駟不及舌。有悔。象曰。駟不及舌。滕口說也。一言之失。悔何追也。次四。無以利口亂厥官。卿士戒之。象曰。位高而言輕。亦可戒也。次五。聖人之教。不言而信。象曰。不言而信。淵默之化也。上六。君子之道。或默或語。象曰。時然後言。默不可長也。其恕卦曰。恕、有孚。終吉。彖曰。恕之爲道。善推其所爲而已。以己之心。合人之心。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故有孚。能以一言終身而行之。其吉可知矣。象曰。如心、恕。君子以明好惡、同物我。初一。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象曰。強而行之。恕之始也。行而不已。違道不遠也。次二。君子有絜矩之道。象曰。絜矩之道。恕也。次三。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象曰。拂人從欲。身之菑也。次四。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象曰。立而達。恕以從人也。次五。聖人與衆同欲。象曰。與衆同欲。聖人之恕也。上六。責己重以周。待人輕以約。象曰。待人之法。可用恕也。責己之道。不可自恕也。其艮卦曰。艮、勿用有攸往。彖曰。艮、止也。勿用有攸往。知止也。日中則退。而昃。月盈則退。而虧。四時之運。成功者退。而況於人乎。退之時義大矣哉。象曰。艮止。其所。退。君子以思不出其位。初一。退無咎。象曰。

其進未銳。義無咎也。次二。難進易退。象曰。難進易退。可事君也。次三。兼人凶。象曰。兼人之凶。勇不知退也。次四。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象曰。知難而退。終無尤也。次五。終日如愚。以退爲進。顏子以之。象曰。顏子之退。進不可御也。上六。蝹蛾升高。躓而不悔。象曰。蝹蛾升高。其道窮也。躓而不悔。亦可戒也。

點鬼錄

文章用事填塞故實。舊謂之點鬼錄。又謂之堆垜死屍。見江氏類苑。

房中術

今人以邪僻不經之術。如運氣、逆流、采戰之類。曰房中術。按史。周有房中樂。漢書禮樂志。高祖時。有房中詞樂。唐山夫人所作。武帝時。有房中歌。又云。房中者。情性之極。至道之際。是以聖王制外樂以禁內情。而爲之節文。樂而有節。則和平壽考。及迷者弗顧。以生疾而殞性命。禮記曾子問。衆主人、卿大夫士、房中皆哭。注。房中、婦人也。然房中之謂。豈取此一書與。

婦女曰娘

娘子、俗書也。古無之。當作孃。按說文。嬭媛也。肥大也。從女、襄聲。女良切。其義如此。今乃通爲婦女之稱。故子謂母曰娘。而世謂穩婆曰老娘。女巫曰師娘。都下及江南謂男覡亦曰師娘。娼婦曰花娘。達旦又謂曰草娘。苗人謂妻曰夫娘。南方謂婦人之無行者亦曰夫娘。謂婦人之卑賤者曰某娘。曰幾娘。鄙之曰婆娘。考之風俗通。漢何敞爲鬼蘇珠娘。按誅亭長龔壽。隋書。章世康爲絳州刺史。與子弟書云。況娘春

秋已高。溫清宜奉。教坊記。北齊時。丈夫着婦人衣行歌。傍人齊和。云踏謠娘。南史。梁元徐妃與帝左右暨季江私通。季江曰。徐娘雖老。尚猶多情。又梁臨川王宏侵魏。魏遣以巾幗歌曰。不畏蕭娘與吳姥。但畏合肥有韋虎。謂韋睿呂僧珍也。大業拾遺。隋煬帝宮婢曰雅娘。唐史。張旭草書。見公孫大娘舞劍器而通神。又武承嗣聞喬知之婢窈娘美。奪取之。杜工部詩。耶娘妻子走相送。又黃四娘家花滿蹊。白樂天詩。吳娘暮雨蕭蕭曲。韋應物詩。春風一曲杜韋娘。柳子厚下殤女墓磚記。始名和娘。樂府雜錄。張紅紅唱歌丐於市。韋青納爲姬。敬宗召入宮。號記曲娘。又望江南曲。始自朱崖李太尉鎮浙西日。爲姬謝秋娘所製。明皇雜錄。呼白鸚鵡爲雪衣娘。廿澤謠。武三思晚獲一妓。曰綺娘。狄仁傑至。遂逃壁隙中。曰。我天上花月之妖也。樊川集。杜秋娘、年十五。爲李錡妾。錡敗。入宮。後坐譴歸故里。又竇桂娘、父良。建中初。爲汴州戶曹椽。李希烈破汴州。取桂娘去。李賀集。賀撰申胡子觱篥歌。成。翔客喜。擎觴起立。命花娘出幙。徘徊拜客。劉賓客集。泰娘、本韋尚書家主謳者。河東記。唐進士段何臥病。遇姚娘留詩而愈。傳奇。崔氏鬻婢曰紅娘。霍小玉傳。長安中。有媒氏鮑十二娘。薛蒼駙馬青衣也。余媚娘敍錄。陸希聲娶余媚娘。媚娘約媒曰。陸郎中若必得兒侍巾櫛。須立誓不置側室及女奴。閫經。鄧神謂之馬頭娘。杜陽雜編。南海貢奇女盧媚娘。工巧無比。麗情集。陳敏兄妾越娘。貌美。兄死。遂與款狎。續齊諧記。齊顯寓山陰。夜見前宰妾萬文娘。墨莊漫錄。李后主令宮嬪宵娘。以帛繞脚令纖小。右略舉一二。不能悉載。是則今之云云。皆有所本。然都下自庶人妻以及大官之國夫人。皆曰娘子。未嘗有稱夫人郡君等封贈者。載

考之史。隋柴紹妻李氏。起兵應李淵。與紹各置莫府。號娘子軍。唐平陽公主兵與秦王定京師。號娘子軍。花蘤夫人宮詞。諸院各分娘子位。韓昌黎有祭周氏二十娘子文。以此推之。古之公主宮妃。已與民間共稱娘子。則今之不分尊卑。亦自有來矣。

古刻

至正壬辰春。城平江。於古城基內掘得一碑。其文云。三十六。十八子。寅卯年。至辰巳合收張翼同爲利。不在常。不在揚。切須款款細思量。且卜水。莫問米。浮圖倒地莫扶起。修古岸。重開河。軍民拍手笑呵呵。日出屋東頭。鯉魚山上遊。星從月裏過。會在午年頭。右不曉所言何事。姑識之。或者以爲三十六、四九也。張翼、巳午之交也。今張太尉第行九四。而同首亂者適十八人也。豈其然與。

上頭入月

今世女子之笄曰上頭。而倡家處女初得薦寢於人亦曰上頭。花蘤夫人宮詞。年初十五最風流。新賜雲鬟使上頭。又天癸曰月事。黃帝內經。女子二七而天癸至。月事以時下。又曰。女子不月。史記。濟北王侍者韓女。病月事不下。診其腎脈。嚌而不屬。故曰月不下。又程姬有所避、不願進。注。天子諸侯、羣妾以次進御。有月事者。止不御。更不口說。故以丹注面目的的爲識。令女史見之。王察神女賦。施玄的的。卽上所云也。然入月二字尤新。王建宮詞。密奏君王知入月。喚人相伴洗裙裙。

人腊

至正乙巳春平江金國寶、袖人腊出舊余獲一觀其形長六寸許口耳目鼻與人無異亦有髭鬚頭髮披至臀下須髮皆黃色間有白髮一根偏身黃毛長二分許臍下陰物乃男子也相傳云至元間世皇受外國貢獻以賜國公阿你哥者無幾何時卽死因剖開背後剜去腸臟實以他物仍縫合烘乾故至今無恙按漢武故事東郡送一短人長七寸名巨靈神異經西海有一鶴國人長七寸山海經有小人國名靖人詩含神霧東北極有人長九寸殆爲此小人也靖或作竫音同然古尺短今六寸比之周尺將九寸矣則所腊者豈其人與

張翰林詩

天子臨軒授鉞頻東南無地不紅巾鐵衣遠道三軍老白骨中原萬鬼新義士精靈紅貫日仙家談笑海揚塵都將兩眼淒涼淚哭盡平生幾故人此至正辛丑間張蜕菴承旨翥在都下寄浙省周玉坡參政伯琦詩也夫翰苑詞臣而寓言如此則感時之意從可知矣

輟耕錄卷第十五

淳化閣帖

淳化閣帖。非精於鑒賞者。莫能辨其眞僞。非博於討論者。不可得其源流。第六卷中。嘗記祖石刻之說。今復究研大略。於稽古之書。質正是否。於好事之人。用贅于此云。宋太宗留意翰墨。淳化中。出御府所藏。命侍書王著臨榻。以枣木鏤刻。釐爲一十卷。於每卷末篆題云。淳化三年壬辰歲。十一月六日。奉聖旨模勒上石。至仁宗又詔僧希白刻石于秘閣。前有目錄。卷後無篆題。世傳以爲二王府帖者。非也。蓋元祐中。親賢宅從禁中借板墨百本。但用潘谷墨。光輝有餘。而不甚黝黑。又多木橫裂紋。時有皴敝失字處。親賢宅、魏王所居。魏王、二王也。又有高宗紹興中國子監本。其首尾與淳化略無少異。當時御前拓者多用匾紙。蓋打金銀箔者也。自後碑工作蟬翼本。且以厚紙覆板上。隱然爲銀挺擫痕以愚人。但損剝。非復拓本之遒勁矣。初徽宗建中靖國間。出內府續所收書令刻石。卽今續法帖也。大觀中又奉旨摹楊歷代眞跡。刻石于太清樓。字行稍高。而先後之次與淳化則少異。其間數帖多寡不同。各卷末題云。大觀三年正月一日。奉聖旨摹勒上石。此蔡京書也。而以建中靖國續帖十卷。易去歲月名銜。以爲後帖。又刻孫過庭書譜及貞觀十七帖。總爲二十二卷。謂之大觀太清樓帖。絳帖者。尙書郎潘師旦以官帖摹刻于家。爲石本。而傳寫字多譌舛。世稱爲潘駙馬帖。凡二十卷。其次序卷帖雖與淳化官帖不

同。而實則祖之。特有所增益耳。單炳文曰。淳化官本法帖。今不復多見。其次絳帖最佳。而僞本亦已艱得。嘗以數本較之。字畫多不侔。煒家藏舊本。比之今本。第九卷內。今本多誤筆法。且俗。曹士冕曰。帖總二十卷。元無字號及斷眼數目。單炳文、曹士冕、各有模刻本。世傳潘氏析居。法帖分而爲二。其後絳州公庫乃得其一。於是補刻餘帖。名東庫本。第九卷之舛誤。蓋始於此。且逐卷逐段各分字號。以日月光天德等二十字爲次第。後避金主亮諱。但庚亮帖內亮字。皆去右邊轉筆。謂之亮字不全本。又有新絳本、北方別本、武岡新舊本、福清烏鎮、彭州、資州本、木本前十卷等類。皆絳帖之別也。潭帖者。慶曆中。劉丞相沆潭日。以淳化官帖命慧照大師希白模刻于石。寘之郡齋。增入傷寒十七日、王濛、顏眞卿諸帖。而字行頗高。與淳化閣本差不同。逐卷有慧照大師希白重模字。而歲月各異。中間繆處甚多。朱文公譏其極爲可哂者是也。潭帖之別。則有劉丞相私第本、長沙碑匠新刻本、三山木本、蜀本、廬陵蕭氏本等類甚多。戲魚、卽臨江帖也。元祐間。劉次莊以家藏淳化閣帖十卷。摹刻于戲魚堂。除去篆題。而增釋文。慶元中。四川總領權安節。又重摹于利州。黔江者。黔人秦世章、於長沙買石摹僧寶月古法帖十卷。寶月、慧照也。謀舟載入黔中。壁之黔江之紹聖院後。題云。長沙湯正臣重摹。鼎帖板本。校諸帖增益最多。澧陽石刻散失。僅存者。右軍數帖而已。又有淳熙修內司本、北方印成本、烏鎮張氏、福清李氏本。皆此之類。大抵皆法帖一再之翻摹。殊失筆意。無足觀者。汪逵、字季路。衢州人。官至端明殿學士。建集古堂、藏奇書秘蹟金石遺文二千卷。著淳化閣帖辨記其十卷。極爲詳備。末云。其本乃木刻。計一百八十

四版。二千二百八十七行。其逐段以一二三四刻于旁。或刻人名。或有銀錠印痕。則是木裂。其墨乃李廷珪墨。黑甚。如漆。其字精明而豐腴。比諸刻爲肥。劉潛夫曰。近人多不識閣帖。某家寶藏本。皆非眞。眞者字極豐穰。有神采。如潭絳則太瘦。臨江則太媚。又用李廷珪墨印造。余始得汪端明所記閣帖行數。恨無眞帖參校。晚使江左用二千楮致一本。尤伯晦見之。曰。寶物也。夫眞帖可辨者有數條。墨色一也。他本刊卷數在上。版數在下。惟此本卷數版數字皆相聯屬二也。他本行數字比帖字小而瘦。此本行數字比帖中字皆大而濃三也。余所得江左本。每版皆全紙。無接黏處。一部十卷。無一版不與端明所記合。乃知昔人裝背之際。寧使每版行數或多或寡。而不肯剪截湊合者。欲舊帖之眞面目四也。

幽圄

太師丞相脫脫之死。蓋副樞哈馬、與其弟雪雪、幷詹事額哥失里等、所以擠陷之也。哈兄弟得侍上帷幄。而額在東宮爲近侍。故哈黨額。而私相誓曰。若太師去位後。我能作右相。則左相必詹事矣。既而入中書。又虞額來。其權不顓。奏除宣政使。而以弟雪爲御史大夫。額殊失所望。未幾。哈得罪杖死。雪亦仰藥死。初。額有侍從人。亦曰桑哥失里。止桑額一字之異耳。服勞執事。得額意。額舉充院宣使。一日。奄然長逝。經日乃醒。云、方坐臥室榻上。見二卒自外躍入。導之往都城隍廟。轉發獄祠。祠吏曰。來矣。可亟解去。旋又行。入祠西北隅大林內。有殿宇若王者居。入拜殿下。已仰視之。則太師也。太師曰。我所攝者、院使也。於汝無預。因俾左右引之觀幽圄。見哈兄弟。括髮關械。顧桑泣下。及出。太師謂曰。汝可卽歸。此非人

間世也。退而覺恍若一夢然。明日同寅有來約往院使家。桑辭疾。且曰。君幸毋泄。吾恐院使不久生矣。衆問其故。告以詳。皆相顧驚愕。曰。昨日院使將上馬。以體少不安而入。豈遽至此乎。語未終。有報院使已暴卒。近見浙西憲司經歷何伯大所說甚悉。此特其略耳。

煮豆帖

黃山谷煮豆帖云。庭堅頓首。失牛兒來。終日惘然。至今頭昏眼痛。雖取所喜者爲之。亦不能如意也。以是不能修問。辱手誨。喜承日用輕安。所須諸方。既無人可抄。又意緒不佳。嬾動耳。煮黑豆法。碓豆一升。投沸極淨。用黃衆一斤。細剉如骰子。同豆斟酌水多少。慢火煮豆香熟。日乾之。翻覆令展盡餘汁。簸取黑豆。去黃衆。空心日啗五七粒。食百草木枝葉。皆有味。可飽也。世間不強學力行。自致於古人者。不可不畜此方。庭堅頓首。翰禮秘校足下。

妓妾守節

妓妾之以色藝取憐。妬寵於主家者。亦曰我之富與貴有以感動其中耳。設遇患難貧病。彼必戚戚然求爲脫身之計。又肯守志不貳者哉。如金谷園綠珠。燕子樓盼盼。韓香之於葉氏。愛愛之於張逞者。眞絕無而僅有也。大元混一以來。得三人焉。李翠娥、維揚名倡也。石九山萬戶、納置別業。石沒。李誓不適他姓以辱身。終日閉閣誦經而已。年及七十餘。萬戶之子若孫。遇歲時咸往拜之。樂籍中相傳以爲盛事。王巧兒、京師上色也。陳寶嶠同知與之狎。携至杭。陳卒。奉正室鐵氏。以清愼勤儉終其身。汪憐憐、湖州

角妓也。涅古伯經歷常屬意焉。汪曰。君若不棄寒微。當以側室處妾。鼠竊狗偷。妾決不爲此態。涅乃遣媒妁。備財禮娶之。經三載。死。汪髡髮尼寺。時公卿士大有往訪之者。汪故毀其身形。以絕狂念。卒老于尼。若此者。亦可以追蹤前古之懿德矣。

與妓下火文

錢唐道士洪丹谷。與一妓通。因娶爲室。病且革。顧謂洪曰。妾死在旦夕。卿須自執薪。還肯作一轉語乎。夫妾、歌兒也。卿能集曲調。於妾未死時。使預聞之。雖死無憾矣。洪固滑稽輕佻者。遂作文曰。二十年前我共伊。只因彼此太癡迷。忽然四大相離後。你是何人我是誰。其惟稱呼秀鍾谷。水聲遏楚雲。玉交枝堅一片心。錦傳道餘二十載。遽成如夢令。休憶少年遊。異相思兩手託空。意難忘一筆勾斷。且道如何是一筆勾斷。孝順哥終無孝順。逍遙樂永遂逍遙。聽畢。一笑而卒。因記中吳紀聞載一事云。昆山倡周氏。係籍部中。張子韶爲守時。倡暴亡。適道川來訪。因命作下火文云。可惜許。可惜許。大家且道可惜箇甚麼。可惜巫山一段雲。眼如新水點絳脣。昔年繡閣迎仙客。今日桃源憶故人。休記醜奴兒臉子。便須抖擻好精神。南柯夢斷如何也。一曲離愁別是春。大衆還知某人向甚麼處去。這裏分明。會得蓦山溪畔。頭頭盡是喜相逢。芳草渡頭。處處六么花十八。其或未然。更聽下句。咦。與君一把無明火。燒盡千愁萬恨心。其事頗相類。併附于此云。

賀人妾得子啓

陸伯麟側室育子。友人陸象翁以啓戲賀之曰。犯簾前禁。尋竈下盟。玉雖種於藍田。珠將還於合浦。移夜半鷺鷥之步。幾度驚惶。得天上麒麟之兒。這回喝采。既可續詩書禮樂之脈。深嗅得油鹽醬醋之香。蘇東坡咏婢謔詞。有揭起裙兒、一陣油鹽醬醋香之句。

弔四狀元詩

平江一驛舟中。有題弔四狀元詩者。不知誰所作。詩曰。四榜狀元逢此日。他年公論定難逃。空令太守提三尺。不見元戎用六韜。元舉何如兼善死。公平爭似子威高。世間多少偷生者。黃甲由來出俊髦。元舉、王宗哲字也。至正戊子科三元進士。時爲湖廣憲僉。兼善、泰不花字也。時爲台州路達魯花赤。公平、李齊字也。時爲高郵府知府。子威、李黼字也。時爲江州路總管。此四公者。或大虧臣節。或盡忠王事。或遇難而亡。故云。若論其優劣。則江州第一。台州次之。高郵又次之。憲僉不足道也。

雞妖

至正丁酉春三月。上海李勝家。一雞伏七雛。一雛作大雞狀。鼓翼長鳴。明年戊戌春正月。錢唐盧子明家。一雞伏九雛。一雛有三足。二足在前。一足在後。三月。諸暨袁彥城家。一雞伏五雛。一雛有四足。二足在翼下。不數日皆死。而各家亦無他異。

胡烈女

越嵊縣剡溪胡氏、諱妙端。適同邑祝某。至正庚子春。爲苗簿廒至金華縣。將妻之義不受辱。乘間嚙指血

題詩壁上。已赴水而死。三月廿四日也。僚帥服其節。爲立廟祀之。邑人咸曰烈女廟。詩曰。弱質空懷漆室憂。搜山千騎入深幽。旌旗影亂天同慘。金鼓聲淫鬼亦愁。父母劬勞何日報。夫妻恩愛此時休。九泉有路還歸去。那箇雲邊是越州。

讞獄

盧伯玉（文璧）至正初。尹荊山日。忽有一巨讞登廳前。兩目瞠視。類有所訴者。令卒尾之行。去縣六七里。有廢井。遂跳入不出。既得報。往集里社汲井。獲死屍。乃兩日前二人同出爲商。一人謀其財而殺之。掩捕究問。抵罪死者之家屬云。其在生不食讞。見卽買放。豈一念之善爲造物者固已鑒之。讞能雪冤。良有以也。

沁園春

宋劉改之先生。造詞贍逸有思致。賦沁園春二首以咏美人之指甲與足者。尤纖麗可愛。一曰、銷薄春冰。碾輕寒玉。漸長漸彎。見鳳鞵泥汙。偎人強剔。龍涎香斷。撥火輕翻。學撫瑤琴。時時欲剪。更掬水魚鱗波底寒。纖柔處。試摘花香滿。鏤衆成斑。時將粉淚偷彈。記綰玉、曾教柳傳看。算恩情相著。搔便玉體。歸期暗數。畫偏闌干。每到相思。沉吟靜處。斜倚朱唇皓齒間。風流甚。把仙郎暗掐。莫放春閒。一曰。洛浦凌波。爲誰微步。輕塵暗生。記踏花芳徑。亂紅不損。步苔幽砌。嫩綠無痕。襯玉羅慳。銷金樣窄。載不起盈盈一段春。嬉游倦。笑教人款捻。微褪些根。有時自度歌聲。悄不覺、微尖點拍頻。憶金蓮移換。文鴛得侶。繡茵

催衰。舞鳳輕分。懊恨深遮牽情半露。出沒風前煙縷裙。知何似。似一鉤新月淺碧籠雲。近邵清溪。亭貞。嗣其體調以咏眉目。眞雋永有味。一曰。巧鬬彎環。纖凝嫵媚。明裝未收。似江亭曉玩。遙山拂翠。宮簾暮捲。新月橫鉤。掃黛嫌濃。塗鉛訝淺。能畫張郎不自由。傷春倦。爲皺多無力。翻做嬌羞。填來不滿橫秋。料著得、人間多少愁。記魚箋絨啓。背人偷斂。鴈鈿膠併。連指輕揉。有喜先占。長顰難效。柳葉輕黃金在否。雙尖鎖。試臨鸞一展。依舊風流。一曰。漆點填眶。鳳梢侵鬢。天然俊生。記隔花警見。踈星熠熠。倚闌凝注。止水盈盈。端正窺簾。夢騰並枕。睥睨檀郎長是。青端相久。待嫣然一笑。密意將成。困酣曾被鶯驚。強臨鏡、挼抄猶未醒。憶帳中親見。似嫌羅密。尊前相顧。翻怕燈明。醉後看承。歌闌鬬弄。幾度孜孜頻送情。難忘處。是絞綃搵透。別淚雙零。

恭敏坊

李恭敏公者。所居在江陰之南門。其門首巷坊亦題曰恭敏。不知當日名坊之義。而七八十年來。子孫消削。第宅傾圮殆盡。棄遺故址。竟爲里豪薛得昭所吞。土木一新。鄉閭健羨。忽有人獻諂於薛云。若不除去舊坊。終非君家利也。薛深然之。指數恭敏之族尊且長者。惟李唐卿可主其事。乃呼至。贈泉百緡。李欣然撤之。一夕。囈語呻吟甚苦。妻急呼之。覺。問其故。曰。我夢見祖考大官。自云是我祖。責以不能世守其業。又毀其坊。既罵且撻。我負痛叫號。故致此耳。語既暴死。莫救。又數年。城燬于兵。薛氏室屋財產悉空。貧無爲計。遂執鞚役於時貴之家。噫。子孫之不肖。強梁之用心。皆可爲後人鑒也。

隱趣

余家天台萬山中。茅屋可以茆風雨。石田可以具饘粥。雖行江海上。而泉石草木之勝。未嘗不在夢寐時見也。偶讀盧陵羅景綸大經所著鶴林玉露曰。唐子西云。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余家深山之中。每春夏之交。蒼蘚盈階。落花滿逕。門無剝啄。松影參差。禽聲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煮苦茗啜之。隨意讀周易國風左氏傳離騷太史公書及陶杜詩韓蘇文數篇。從容步山徑。撫松竹。與麛犢共偃息於長林豐草間。坐弄流泉。漱齒濯足。既歸。竹窗下則山妻稚子作笞簸供麥飯。欣然一飽。弄筆窗間。隨大小作數十字。展所藏法帖墨蹟書卷縱觀之。興到。則吟小詩。或草玉露一兩段。再烹苦茗一杯。出步溪邊。邂逅園翁溪友。問桑麻說秔稻。晝晴校雨。探節數時。相與劇談一餉。歸而倚杖柴門之下。則夕陽在山。紫綠萬狀。變幻頃刻。恍可入目。牛背笛聲。兩兩來歸。而月印前溪矣。味子西此句。可謂絕妙。然此句妙矣。識其妙者蓋少。彼牽黃臂蒼、馳獵於聲利之場者。但見衮衮馬頭塵。匆匆駒隙影耳。烏知此句之妙哉。人能眞知此妙。則東坡所謂無事此靜坐一日是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所得不已多乎。此羅君語也。余蓋亦知此妙久矣。風塵澒洞。豺虎咬人。幾賦歸與之詩。計無所得。又未知何日可以遂吾志也。掩卷爲之三嘆。

日書三萬字

江浙平章子山公、書法妙一時。自松雪翁之後。便及之。嘗問客。有人一日能寫得幾字。客曰。聞趙學士言。

一日可寫萬字。公曰。余一日寫三萬字。未嘗以力倦而輟筆。公號正齋、恕叟。又號蓬累叟。康里人。

妓出家

李當當者。教坊名妓也。姿藝超出輩流。忽翻然若有所悟。遂著道士服。江浙儒學提舉段吉甫先生天祐贈之以詩曰。歌舞當今第一流。洗妝拭面別青樓。使隨南嶽夫人去。不爲蘇州刺史留。璚館月明簫鳳下。綺窗雲散鏡鸞收。却嫌凝絕漳陽婦。嫁得商人已白頭。能改齋漫錄云。唐陽卿伯作妓人出家詩曰。盡出花鈿與四隣。雲鬟剪落向殘春。暫驚風燭難留世。便是池蓮不染身。貝葉欲翻迷錦字。梵聲初落誤梁塵。從今艷色歸空後。湘浦應無解佩人。湘山野錄、乃謂陳彭年作。此不考之過也。吁。二先生之風流餘韻。於此可以想見矣。

河南王

河南王 十憐吉歹。爲本省丞相時。一日。掾吏田榮甫抱牘詣府請印。王留田侍宴。命司印開匣取印至前。田誤觸墜地。王適更新衣。而印朱濺汙滿襟。王色不少動。歡飲竟夕。又一日行郊。天氣昡暗。王易涼帽。左右捧笠侍。風吹墮石上。擊碎御賜玉頂。王笑曰。是有數也。諭令毋懼。噫。此其所以爲丞相之量。

妖異

至正辛卯夏。松江普照寺僧舍一弊帚開花。又嘉興儒學閘人陶氏磨上木肘發青條。開白花。又吳江分湖里煆工一柳樹椿。以安鐵礎者。且十餘年矣。發長條數莖如葦。三家雖有此怪。而皆無恙。豈非關係

國家之氣數乎。

塔影入屋

平江虎丘閣版上有一竅。當日色清朗時。以掌大白紙承其影。則一寺之形勝悉於此見之。但頂反居下耳。此固有象可寓。非幻出者。松江城中有四塔。西曰普照。又西曰延恩。西南曰超果。東南曰興聖。夏監運家乃在四塔之東而小室內却有一塔影。長五寸許。倒懸于西壁之上。不知從何而來。然不常有。或時見之焉。是又不可曉也。

錢唐懷古詞

傅按察者。忘其名。錢唐懷古。嘗作一詞云。靜中看。記昔日湖山隱隱。宛若虎踞龍蟠。下襄樊、指揮湘漢。鞭雲綺。圍繞江干。麾不成三。時當混一。過唐之數不爲難。陳橋驛。孤兒寡婦。久假當還。掛征帆。龍舟催發。紫宸初卷朝班。禁庭空、土花暈碧。輦路悄、訶喝聲乾。縱餘得、西湖風景。花柳亦凋殘。去國三千。游仙一夢。依然天淡夕陽間。昨宵也。一輪明月。還照臨安。蓋鴨頭綠調也。

人命至重

後至元間。同知兩浙都轉運鹽使司事趙君伯常。休日與書吏談官府政事。因曰。吾曩爲中書提控掾史時。夜坐私第一室。忽有兩隸來前。傳都堂鈞旨呼喚。遂卽上馬。隸前導。至一官府。樹木陰翳。大官危坐聽事上。問曰。河南饑。省咨至。乃緩七日不報。彼處死者甚衆。汝知之乎。吾荅曰。某提控耳。該掾稽遲之

罪已嘗呈舉官沉思良久曰非汝過也汝退又命前隸曰可急追該掾某人來吾遂夢覺也明日晨起令人覘之夜暴死矣人命至重爾輩其愼之

度量宏深

建德路達魯花赤古篤魯丁字志道守贛州路任滿聽除時有故吏丘往臨江貼補介魯尺牘見總管木八剌木卽日錄用就遣丘持俸鈔五十定餽魯蓋魯以廉故家甚貧朋友間每分財以濟之丘竟匿其鈔後木數得魯書而謝不及此疑焉因便使問之魯知爲丘匿有卽具書請失謝之罪丘聞此惶赧無地令兒子奉鈔還魯終不受且爲隱其惡未嘗與人言夫魯西域人也度量之宏深乃如是可謂厚德君子矣若丘者名教中所不可容尙孰責哉

高麗氏守節

中書平章闊闊歹之側室高麗氏有賢行平章死誓弗貳適正室子拜馬朶兒赤說其色欲妻之而不可得乃以其父所有大答納環子獻於太師伯顏此物蓋伯顏所屬意者伯顏喜問所欲遂白前事伯顏特爲奏聞奉旨命拜馬朶兒赤收繼小母高麗氏高麗氏夜與親母踰垣而出削髮爲尼伯顏怒以爲故違聖旨拜奏命省臺泊侍正府官鞫問諸官奉命惟謹鍛鍊備極慘酷時國公闊里吉思於鞫問官中獨秉權力侍正府都事帖木兒不花數致語曰誰無妻子安能相守至死得有如此守節者莫大之幸而反坐以罪恐非我治朝之盛典也國公悟爲言於伯顏之前宛曲解釋其事遂已帖木兒不花漢

名劉正卿。後至監察御史而卒。

寒號蟲

五臺山有鳥、名寒號蟲。四足。有肉翅。不能飛。其糞卽五靈脂。當盛暑時。文采絢爛。乃自鳴曰。鳳凰不如我。比至深冬嚴寒之際。毛羽脫落。索然如彀雛。遂自鳴曰。得過且過。嗟夫。世之人中無所守者。率不甘濟。涪鄉里。必振拔自豪。求尺寸名。詫九族儕類。則便志滿意得。出肆入揚。以爲天下無復我加矣。及乎稍遇貶抑。遽若喪家之狗。垂首貼耳。搖尾乞憐。惟恐人不我恤。視寒號蟲何異哉。是可哀已。

鄧思賢

嘗見人戲呼一譁訐者爲鄧思賢。初不可曉。後讀筆談。始得其說云。世傳江西人好訟。有一書名鄧思賢。皆訟牒法也。其始則教以侮文。侮不可得。則欺誣以取之。欺誣不可得。則求其罪劫之。蓋思賢、人名也。人傳其術。遂以名書。村校中往往以授生徒。

醫科

醫有十三科。考之聖濟總錄。大方脈。雜醫科、小方脈科、風科、產科、兼婦人雜病科。眼科。口齒兼咽喉科。正骨兼金鏃科。瘡腫科。鍼灸科。祝由科則通兼言。

輟耕錄卷第十六

陶氏二譜

宋泰山王質所著雲韶堂紹陶錄。錄中首載栗里華陽二譜。惟先生之大節高風。流播千古。而質者乃能次第其出處。作爲年譜。且以名吾書紹陶之志。是可尙已。遂錄于此云。

書陶栗里譜

元亮高風發於宋晉去就之際。君曾祖事晉。懋著勳勞。自宋武帝受元復馬。逆揣其末流。卽不出。武帝將收賢士以繫人心。見要亦不應。陶謝皆世臣。君世地色言俱僻。而靈運爲武帝秉任。最後乃欲詭忠義雜江海遠師送君過虎溪而却靈運不入蓮社素心皆所鑒知。譜具左方。

興寧三年乙丑晉哀帝

君生於潯陽柴桑。今德安縣楚城市是。父軼名。命子詩云。於穆仁考。澹焉虛止。寄迹風雲。宜茲愠喜。陶氏自侃以武功擅世。後裔稍襲故風。多流亂岐。蓋折翼之祥。發之旁弧。傳淡。傳君父子。皆以隱德著稱。侃女適孟嘉。嘉女適君父。是生君。其氣所傳。造化必有可言者。

大元元年丙子晉武帝

君年十二。失母。祭妹文云。慈妣早世。我年二六。

大元九年甲申

君年二十。失妾。楚調詩云。弱冠逢世阻。始室喪其偏。妾翟氏偕老。所謂夫耕於前。妻鉏於後。當是翟。湯家湯莊、矯法、賜、四世以隱行知名。桑。亦柴

大元十九年甲午

君年三十。有歸園田詩云。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初爲州祭酒。當在其前。不堪。乃解歸。故云、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蓋亦却主簿。

隆安四年庚子晉安帝

君年三十六。五月。有從都還阻風規林詩。當是參鎭軍。衛命自京都上江陵。故在始作鎭軍參軍經曲阿詩後。父在柴桑。故云一欣侍溫顏。又云久游戀所生。父爲人度不肯適都。當是已舍罷行。見還舊居詩。軍僚差彊郡吏。故云、時來苟冥會。婉戀憩通衢。投策命晨裝。暫與田園疏。

隆安五年辛丑

君年三十七。正月。有游斜川詩云。開歲倏五十。方三十七。作五日是。當是故歲五月還潯陽。今歲七月適江陵。有赴假還江陵夜行途中詩。留潯陽踰年。當是予告在鄉。至是往赴。云閒居三十載。自未參鎭軍以前。得三十六年。當是不堪勞役。遂起歸意。故云、詩書敦宿好。園林無俗情。如何捨此去。遙遙至南荊。失父祭妹文云。昔在江陵。重罹天罰。觸事未遠。書疏猶存。當是妹自武昌報江陵時。父在

柴桑。

元興二年癸卯

君年三十九。正月。有始春懷古田舍詩。當是自江陵歸柴桑。復適京都。宅憂居家。思溢城。故有懷古田舍。又云良苗懷新。十二月。有與從弟敬遠詩云。寢迹衡門下。在都亦當是處野。

元興三年甲辰

君年四十。有連雨獨飲詩云。俛仰四十年。有飲酒詩云。是時向立年。志氣多所恥。遂盡分然介。終死歸田里。當是在壬辰癸巳爲州祭酒之時。所謂投耒去學仕。又云冉冉星氣流。亭亭復一紀。至是得十二年。

義熙元年乙巳

君年四十一三月。有爲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詩。當是故歲自都還里。即吉。庚子。始事鎮軍。繼事建威。中經罹憂。至是得六年。復衞命至都。其家尙未歸柴桑。還舊居詩云。疇昔家上京。六載去還歸。往來時經鄉閭。不常留。稍成疏。故云。阡陌不移舊。邑屋或時非。履歷周故居。隣老罕復遺。至是始定居。斷他適。十一月。有歸去來辭。九月。家留柴桑。身往彭澤。至是免歸。當是不堪軍役。故求縣。不堪縣役。故歸家。所謂風波未定。心憚遠役。彭澤去家百里。公田足以爲酒。少日眷然有歸與之情。平生之志始決。見序及辭甚詳。失妹所謂情在駿奔。自免去職。是歲。劉將軍錄尙書。

義熙三年丁未

君年四十三。有祭程氏妹文。自乙巳至是。所謂服制再周。

義熙四年戊申

君年四十四。有六月遇火詩云。奄出四十年。

義熙五年己酉

君年四十五。有九日詩。

義熙六年庚戌

君年四十六。有西田穫早稻詩。

義熙七年辛亥

君年四十七。有祭從弟敬遠文云。絕粒委務。考槃山陰。晨采上藥。夕閒素琴。當時同志。見文甚詳。

義熙十年甲寅

君年五十。有雜詩云。奈何五十年。棄官來歸。至是得十年。故云。在苒經十載。暫爲人所羈。

義熙十一年乙卯

君年五十一。有與子儼等疏云。年過五十。又云。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欣然。五六月。北窗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號羲皇上人。見疏甚詳。

義熙十二年丙辰

君年五十二。有下潠田舍穫詩云。曰余爲此來。三四星火頹。當是得此在癸丑甲寅之間。

義熙十四年戊午

君年五十四。楚調云、傴俛六九年。召爲著作佐郎。不應。是歲。宋公爲相國。

元熙元年己未晉恭帝

君年五十五。王休元爲江州。自造不得見。遣其故人龐通之等齎酒於半道栗里要之。卽引酌野亭。休元出與相聞。極歡終日。嘗九日把菊無酒。休元餉之。有九日閒居詩。所謂秋菊滿園。時醪靡至。當是未獲所遺。休元在江州幾六載。未審的在何年。自乙巳至丁卯。訖死未嘗他適。獨暫爲休元入州。

永初元年庚申宋武帝

君年五十六。同隱周續之召至都。爲顏延之連挫。義熙間。檀韶爲江州。邀續之。在城北講禮讐書。有示周掾祖謝詩云。馬隊非講肆。校書亦已勤。又云。但願還洛中。從我潁水濱。江城尙不欲周往。矧況京師。劉遺民亦同隱。有和劉柴桑詩云。挈杖還西廬。又云。春醪解飢劬。其還以春。有酬劉柴桑云。嘉穗養南疇。又云。慨然知已秋。其還至是及秋。初自西廬移南村。有移居詩云。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朝夕。又云。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之。遷居始爲遺民之徒。尋還西廬。度相距亦不遠。與遺民更相酬酢。不改賞文析義之時。未審的在何年。或恐劉柴桑似縣令劉。或嘗爲此縣。存此呼。或有命不爲。猶續

之嘗命爲撫軍參軍不就因呼周掾皆不可知但非時爲宰者語皆冷交非熱官丁柴桑詩云秉直司聰于惠百里此乃當官無疑尋詩鍾情於劉過厚於周遺民自隱之餘無聞續之在隱之中微婉君與周劉號潯陽三隱校情義稍有淺深是歲宋武帝踐祚

景平元年癸亥晉營陽王

君年五十九顏延之爲始安過潯陽日造飲酣醉臨去留二萬錢送酒家相知久間驟見益驩延之未審何時來柴桑所謂自爾分居及我多假伊好之洽接簷隣舍當是不詣劉穆之之時又未審何時去柴桑當是爲豫章世子參軍之時據誄參傳略見

元嘉三年丙寅宋文帝

君年六十二檀道濟爲江州時抱羸疾多瘠餒往候饋以粱肉不受

元嘉四年丁卯

君年六十三有自祭文云律中無射擬挽歌詩云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當是杪秋下世顏延之誄云視化如歸臨凶若吉藥劑弗嘗禱祠弗恤其臨終高態見誄甚詳君平生好談歸盡蕭統以爲處百齡之內居一世之中倏忽白駒寄寓逆旅與大塊而榮枯隨中和而放蕩豈能勞於憂畏役於人間最知深心形贈影荅神釋本趣略見所謂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惟患不知既已洞知安坐待此夫復何言杜甫許避俗未許達道識者更詳之

書陶華陽譜

通明高風。發於梁齊宋去就之際。君祖父皆食宋祿。身又生宋代。自齊高帝代宋。旋引去。梁武帝代齊。益退藏。平時以師待君。然大節有定操。豈復以恩禮推移。暫至丹陽。應簡文之命。不少至京都。慰武帝之懷。抑何其堅忍壯年。果於遺世。炤之審。故判之不疑。譜具左方。

孝建三年丙申宋世祖

君生於丹陽秣陵。今上元縣治村是。母郝氏、夢兩夫人持鑪熏香來前。有娠。今世爲君。再世爲孫思邈。兩世肇啓於郝。故其兆先形。當是本居天仙趣。報盡還入人趣。植根弗凡。受形亦異。生以火年火月。又夏至極陽日。悉稟純陽。多起飛心。累功積行。所升當益高。推佛言。參君迹略見。

大明四年庚子

君年五歲。常持荻畫灰學書。

泰始元年乙巳宋明帝

君年十歲。得葛洪神仙傳。即有志養生。語人。仰青天。睹白日。不覺爲遠。及長。博讀書。遂解文武諸伎。自後天文地理人事。雖至淵妙。咸臻底極。當時已罕傳。歷年愈遠。行世寖稀。梁傳所載十二種。今傳惟三種。傳不能紀十種。唐志所載九種。今傳惟四種。傳有志無八種。傳無志有五種。本草、後入增衍。考正益詳。間與集注差異。

元徽二年甲寅宋蒼梧王

君年十九。蕭將軍錄尚書。引爲諸王侍讀。故事。止典文學。無他務。除奉朝請。故事。止奉朝會請召。本不爲官。雖在官途。亦居靜地。及求縣。乃不遂。緣埶可見。

永明十年壬申齊世祖

君年三十七。家貧。求宰縣。不遂。脫朝服挂神武門去。止句曲山。體卽輕捷。性嗜山水。所歷必吟咏盤旋不已。語人。吾見朱門廣厦。雖適其華樂。而無欲往之心。望高巖瞰大澤。知難立止。自常欲就之。永明中。求祿得輟差舛。不爾。豈得爲今日之事。亦緣埶使然。此語甚眞。是事先有根。次有緣。次有埶。相符乃入。所謂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埶成之。惟難契。故曠世難就。

隆昌元年癸酉齊鬱林王

君年三十八。沈約爲東陽。屢要不至。自棲句曲不出。所謂徧歷名山。求訪仙藥。或未然。一至句章。禮育王塔。一至丹陽。應太子召。他適皆無考。又言。往東陽從孫游嶽。授符圖經法。亦無考。惟楊羲靈寶五符傳句容葛粲。粲以傳陸修靜。陸以傳孫。許翽二景歌。東陽章靈民出都遇得。以與孫。度所得止在秣陵句曲之間。非遠適而後傳。

永元元年己卯齊東昏侯

君年四十四。在句曲築樓高三層。身處其上。弟子居其中。賓客至其下。與物遂絕。不娶無子。他眷亦

不通。先斷此根。可議他事。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聆響爲樂。閒獨遊泉石。此門忌濁。便清神仙。上景多雲霞。下景多山水。物多金玉色。多紫碧。他皆類是。所謂熟之養之覆之。若欲成辨。必加將護。大要離塵換境爲上。

中興元年辛巳齊和帝

君年四十六。蕭都督至新林。遣弟子戴猛之迎謁。初。齊末作水丑木之歌。至是。援識文成梁字。令弟子進之。遂以梁建國。後覆沒。亦預言朱點巳巳詩嘆朝陽重離七元。卒驗。雖隱茅山。不卻人主詢謀。

中大通初。獻善勝成勝二刀。度武帝狌陳慶之覆魏洛陽。好大之心寖侈。參會侯景。大觸駭機。豈盡忘捄世者。但觀時耳。盛慕張良甚深。黃石編書。蓋傳眞秘諜。兵法。其間餘事。推己及物。亦致平緒術。此門隱除魔。顯定亂。學道者問及。君著水鏡握鏡當是早爲。豈挂晚念。

天監元年壬午梁高祖

君年四十七。梁武帝在西邸。與游。及卽位。恩禮彌篤。問訊弗絕。屢招。不出。畫兩牛一牧。放水草之間。一金絡頭人執杖驅之。知不可復。致旁族季直、亦不肯事梁。武帝嘗歎。梁有天下。遂不見此人門風。何繇乃爾。

天監四年乙酉

君年五十。移居積金澗。泉石益奇。無蛇虎。有佳木及雜藥。初乏青林。及來居。皆自茂。在句曲東壟。

中大通元年己酉

君年七十四。遇異人宣閬。以本草用蝘蜓水蛭之屬。傷物。遲一紀。可解形。至期。果化尸解。凡十餘種。世傳閬自青城來句曲。先升。以君聞。帝錄其積水之功。化後。爲逢萊都水監。見仙傳及拾遺。甚略。今茅山相傳稍詳。但微涉異。

大同二年丙辰

君年八十一。隻眼或方。夢勝力菩薩授菩提記。乃詣鄧縣。禮阿育王塔。自誓受戒。世傳呂巖從鍾離權受劍訣。後二百餘年。來參黃龍惠南。始竟佛言。不修正覺。別得生理。休止深山大島。絕於人境。報盡還來。散入諸趣。晚年。始堅此願。唐志有所著草堂法師傳。當時佛教雖盛。禪宗未開。圓覺以大通五年至。以是年去。留臺城十九日。度君不及相見。

六同六年庚申

君年八十五。逆尅亡日。仍爲告逝詩。及卒。顏色如常。香氣彌山。華陽頌云。號期行當滿亥數未終丁迨乃承唐世。將賓來聖庭。化後。一遇丁亥。爲陳臨海王光大元年。再遇丁亥。爲唐太宗貞觀元年。升平之盛。降古所稀。聖庭當是此時。初隋文帝輔周。以國子博士召孫思邈。不應。密言。後五十年。有聖人出。吾且助以濟人。宣政元年至貞觀元年。適滿五十年。應命來見。太宗官之。不受。辭歸太白山。風素極新。隱居。他無種不類。形有轉移。神無變易。自是至丁卯。獨孤信鎮洛陽之時。正七載。至丁亥。去

宗召至長安之時。得八十七歲。暮齡有少容。所以驚嗟。盧照鄰稱其自謂生開皇辛酉。當時已不信。若爾。豈得聖童之稱。博士之召。貞觀丁亥。方二十七歲。豈得少容之嘆。若言數百歲。豈得七歲弱冠之譽。度思邈之生。適繼隱居之沒。其爲後身何疑。挺契頌又云。重離倘或似。謂簡文與武帝俱非令終。又云。七夕乃扶胥。謂武帝凡七改元。世稱推戴爲策立侯景嘗爲懷荊鎮功曹吏。至是篡梁。稱漢故云扶胥。所謂篇中字皆有義旨。後人自以篇中事求之。則機萌一頌二十字。顧豈虛設。矧又彰明。業運頌又云。濟神既有在。去留從所宜。神既濟矣。在於何所。華原孫氏。即其所在也已。當知佛言報盡還來。及舍生趣生。至確何信。識者更推之。

藥譜

清異錄二卷。乃宋陶翰林穀所撰。凡天文、地理、君道、官志、人事、女行、君子、么麼、釋族、仙宗、草木、花果、蔬藥、禽獸、蟲魚、支體、作用、居室、衣服、粧飾、陳設、器具、文用、武器、酒漿、茗苑、饌羞、喪葬、鬼妖。皆創爲異名新說。而藥譜一則尤奇甚。因備錄之。

苾蒭清本良於醫藥數百品。各以角貼所題名字詭異。余大駭。究其源底。答言天成中進士侯寧極戲造藥譜一卷。盡出新意。改立別名。因時多艱。不傳于世。余以禮求假一通。用娛閒暇。

假君子（李）　昌明童子（川烏頭）　淡伯朴（厚）

木叔胡（椒）　雪眉同氣（豆白扁）　舍丸使者（椒）

鹹毒仙（預知子）
化米先生（神麴）
三閭小玉（白芷）
導河豚（木猪苓）
曲方氏（防風）
黃英古（檀香）
禹孫（澤瀉）
雪如來（白茂）
骨鯁元君（革薢）
黑司命（蓉蓯）
既濟公（升麻）
澀翁（訶黎勒）
斜枝大士（草龍膽）
玄房仲長統（阜莢）
百中嘗滑

貴老（陳皮）
九日三官（吳茱黃）
中黃節士（麻黃）
嗽神子（五味）
白大壽（吳朮）
綠劍眞人（菖蒲仙靈脾）
橐籥尊師（縮砂）
風味團頭（黃蓍）
苦督郵（白薇）
知微老（石楠葉）
冷翠金剛（香附子）
抱雪居士（白頭翁）
野丈（覆盆子）
蘖生藥王（川楝子）
令月陳平安息

遠秀卿（沉香）
緑窗硫黃（時美中蘿蔔）
削堅中尉（三稜）
洞庭奴隸（枳殼）
魏去疾（阿魏）
風稜御史（史君子）
赦肺侯（款冬花）
調睡參軍（酸棗仁）
太青尊者（朴硝）
脫核嬰兒（桃仁）
隨湯給事中（甘遂）
建陽八座（蛇床子）
仁聚（川楝子）
堅白醫郎李

水狀元蘇紫
金山力士銅自然
草東床大腹皮
玲瓏霍去病藿香
水銀腊輕粉
顯明犯阿膠
猪苓烏何首
海腊麒麟竭
無憂扇乾菓枇杷
續命筒漆
羽化魁五加皮
翻胃木山常
王黃瓜鈴馬兜
混沌螟蛉生寄
藥本五靈脂

飛風道者牙硝
麝男甘松
腎曹都護葫蘆巴
千眼油蔴人
黃香影子梔子
出樣珊瑚木通
支解香丁皮
水磨橄欖金鈴子
鬼木串桃角
蠻龍吞血沒藥
度厄錢連翹
湯主山茱黃
偷蜜珊瑚甘草
永嘉聖脯乾薑
靜風尾荆芥

畢和尚蕃茄
冰喉尉薄荷
壽祖威靈仙
延年卷雪桑白皮
六停劑五味子
中央粉蒲黃
洗瘴丹檳榔
無名印地榆
黑殺星夜明砂
清涼種薑
聖龍糕蠶砂
醒心杖遠志
德兒杏仁
紅心石赤石脂
正坐丹砂附子

迎湯子（葛絲子）
甜面淳于（蜜陀僧）
玉虛假（龍腦）
小帝青（青鹽）
半夏精（天南星）
無聲虎（大黃）
巢煙九肋（烏梅）
琥珀孫（松脂）
火泉（竹瀝）
地白（瓜蔞根）
新羅白肉子（白附）
玉絲皮（杜仲）
九女春（鹿茸）
通天杜杖（牛膝）
百文鬚（石斛）

山屠（黃蠟）
剔骨香（青皮）
鎖眉根（苦參生）
百辣雲（薑）
夜金（雄黃）
小吕明（草烏頭）
百子堂（草果子）
賊參（薺苨）
比目沉香（烏藥）
天豆（破故紙）
瘦香嬌（丁香）
血樞（牡丹皮）
百藥綿（黃蓍）
赤天佩（薑黃）
飛天蠶（旋覆花）

脾家瑞氣（肉豆蔻）
痰宮霹靂（半夏）
黑龍衣甲（鱉）
綬帶米（麥蘗）
沙田髓（黃精）
草兵（巴豆）
雛面還丹（人參）
不死麵（伏苓）
陸續丸子（草荊）
滴膽芝（黃連）
破關符（蓬莪朮）
川元蠢（川芎）
英華庫（益智）
丹田霖雨（巴戟）
安神隊杖（麥門冬）

錦繡根（萄藥）　鞏芝（天麻）
尉佗圭（桂）　茅君寶菡（蒼朮）
牡寶牛（黃）　廬頭豹子（柴胡）
女二天（當歸）　九畹桑（蘭澤）
還元大品（黃地）　旱水晶（砌砂）
一寸樓臺（蜂窠）　死冰白僵（蠶）
拔萃團鬱（香）　無情手（硼砂）
走根梅（乾葛）　笑靨金（菊花）
理光烏藥（良薑）　銀條德星（山藥）
吉祥杆（桔梗）　破軍殺戟（大戟）
良醫匕首（亭歷）　線子檀（茅香）
鬼丹盧（薔）　滴金卵（延胡索）
孝梗（知母）　瓦壠斑（貝母）
西天蔓（前胡）　秦宋瘵（藜）
保生叢藥本　五福鬱（白斂）

草魚日（薏苡）　錦繡根（萄藥）
鍊形松子（柏子仁）　尉佗圭（桂）
肚裏屏風（艾）　牡寶牛（黃）
大理綠（木香）　女二天（當歸）
兩半草（活羌）　還元大品（黃地）
二尸鎖（枸杞）　一寸樓臺（蜂窠）
綠鬢薑（細辛）　拔萃團鬱（香）
八月珠（茴香）　走根梅（乾葛）
棋聖萬（撥）　理光烏藥（良薑）
金母蛻（蠶金）　吉祥杆（桔梗）
產家大器（蒼耳）　良醫匕首（亭歷）
宜州樣子（蔻）　鬼丹盧（薔）
萬金茸（紫苑）　孝梗（知母）
蘗臣（卷栢）　西天蔓（前胡）
狨奴（狗脊）　保生叢藥本

蒜腦諸百合　修身弩芫花　帝膏蘇香
玉靈片骨石

世系

宋馬永卿嬾眞子錄云。古人重譜系。故雖世胄綿遠。可以考究。淵明命子詩云。天集有漢。眷于愍侯。赫赫愍侯。運當攀龍。撫劍風邁。顯茲武功。參誓山河。啓土開封。按漢功臣表。開封愍侯舍、以左司馬從漢破代。封侯。昔高帝與功臣盟云。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所謂參誓山河。謂此盟也。高帝功臣百有二十人。舍、其一也。又云。犖犖丞相。允迪前從。渾渾長源。鬱鬱洪柯。羣川載導。衆條載羅。時有語默。運同隆窊。此蓋謂青也。功臣表。開封愍侯舍、封十一年薨。十二年。夷侯青嗣。四十八年薨。所謂羣川衆流。以諭支派之分散也。語默隆窊。以言自青後未有顯者也。淵明乃長沙公之曾孫。然侃傳亡不載。世家獨於此見之。後世累經亂離。譜籍散亡。然又士大夫因循滅裂。不如古人。所以家譜不傳於世。惜哉。

輟耕錄卷第十七

古銅器

宋番易張世南宦游紀聞云。辨博書畫古器。前翟耆蓋嘗著書矣。其間有論議而未詳明者。如臨、摹、硬黃、響揚、是四者各有其說。今人皆謂臨摹爲一體。殊不知臨之與摹。迥然不同。臨謂置紙在旁。觀其大小濃淡形勢而學之。若臨淵之臨。摹、謂以薄紙覆上。隨其曲折婉轉用筆。曰摹。硬黃謂置紙熱熨斗上。以黃蠟塗勻。儼如枕角。宅舊必見。響揚、謂以紙覆其上。就明窓牖間。映光摹之。辨古器。則有所謂款識。臘茶色、朱砂斑、眞青綠井口之類。方爲眞古。其製作。有雲紋、雷紋、山紋、輕重雷紋、垂花雷紋、鱗紋、細紋、粟紋、蟬紋、黃目、飛廉、饕餮、蛟螭、虬龍、麟鳳、熊虎、龜蛇、鹿馬、象鸞、夔犧、蜼鳧、雙魚、蟠虺、如意、圜絡、盤雲、百乳、鸚耳、貫耳、偃耳、直耳、附耳、挾耳、獸耳、虎耳、獸足、夔足、百獸、三螭、穗草、瑞草、篆帶、若蚪結之勢。星帶、四旁飾以星象、輔乳、鍾名、用以節樂者。碎乳、鍾名、大乳三十六、外復有小乳周之。立夔、雙夔之類。凡古器制度。一有合此。則以名之。如雲雷鍾、鹿馬洗、鸚耳壺之類。是也。如有款識。則以款識名。如周叔液鼎、齊侯鍾之類。是也。古器之名。則有鍾。大曰鏄、中曰特、小曰編。鼎、簋、鬶、鬻、舟、類洗而有耳。卣、音酉、又音由、中尊器也。有攀蓋足類壺。瓿、音部、斗足流郎鬲也。有耳有流有攀而無柱。觚、敦、簠、形方。簋、類鼎而矮、牛偃切、無足。豆、類盂底甌也。錠、徒徑切、又都定切。罍、觚、高、形製同鼎、漢志謂空足曰高。鍑、才宥切、玉篇云似釜而有環。盉、戶戈切、又胡臥切。盛五味之器也。似洗、濂後切、類豆。鋪、陳臛獻之義。罌、類鼎而有蓋。有鬙有執攀。壺、其類有四。曰圓、曰方、曰溫、盦、於含切、覆蓋也。似洗而腰大。有足有提攀。甑、類壺而矮。鉶、蕘獻之義。罌、釜

鑑、盛水器。上方如斗。鐵底。代支切。、洗、盆、銷、呼玄切。類洗。玉篇云。小盆也。杅、磬、錞、鐸、征、類鍾。而矮。銑、戕、鐓、飾物。柄者。盦、鑑、鉦、如風窗。卜設盤。盛之。匜、沃盥器。盤、洗、盆、銷、篇云。小盆也。杅、磬、錞、鐸、征、類鍾。而矮。銑、戕、鐓、飾物。柄者。盦、鑑、鉦、節、鉞、戈、矛、盾、弩、機、表、坐、旅鈴、刀、筆、杖頭、蹲龍、宮廟乘輿之飾。或云闌楯間物。鳩車、兒戲之具。提梁、龍蛇、倪滴、車轄、托轅之屬。此其大槩。雖於盡備。然知此者。亦思過半矣。所謂款識。乃分二義。款、謂陰字。是凹入者。刻畫成之。識、謂陽字。是挺出者。正如臨之與摹。各自不同也。臘茶色、亦有差別。三代及秦漢間器。流傳世間。歲月寖久。其色微黃而潤澤。今士大夫間論古器。以極薄爲眞。此蓋一偏之見也。亦有極薄者。有極厚者。但觀製作色澤。自可見也。亦有數百年前物容所鑄。其製亦精。今鑄不及。必竟黑而燥。須自然古色。方爲眞古器也。趙希鵠洞天清錄、集古鍾鼎彝器辨云。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其制器亦然。商器質素無文。周器雕篆細密。此固一定不易之論。而夏器獨不然。余嘗見夏琱戈。於銅上相嵌以金。其細如髮。夏器大抵皆然。歲久金脫。則成陰款。以其刻畫者成凹也。銅器入土千年。純青如鋪翠。其色子後稍淡。午後乘陰氣。翠潤欲滴。間有土蝕處。或穿或劖。並如蝸篆自然。或有斧痕。則是僞也。銅器墜水千年。則純綠色。而瑩如玉。未及千年。綠而不瑩。其蝕處如前。今人皆以此二品體輕者爲古。不知器大而厚者。銅性未盡。其重止能減三分之一。或減半。器小而薄者。銅性爲水土蒸淘亦盡。至有鉏擊破處。並不見銅色。惟翠綠微骨。或其中有一線紅色如丹。然尚有銅聲。傳世古。則不曾入水土。惟流傳人間。色紫褐而有硃砂班。甚者。其班凸起。如上等辰砂。入釜以沸湯煮之。良久。斑愈見。僞者以漆調朱爲之。易辨也。三等古銅。並無腥氣。惟土古新出土。尚帶土氣。久則否。若僞作者。熱摩手心以擦之。銅腥觸鼻。所謂識紋款紋亦

不同。識、乃篆字。以紀功。所謂銘書鍾鼎。夏用鳥跡篆。商則蟲魚。周以蟲魚大篆。秦用大小篆。漢以小篆隸書。三國隸書。晉宋以來用楷書。唐用楷隸。三代用陰識。謂之假塞字。其字凹入也。漢已來。或用陽識。其字凸。間有凹者。或用刀刻。如鶴碑。蓋陰識難鑄。陽識易爲。決非三代物也。款、乃花紋。以爲飾。古器款居外而凸。識居內而凹。夏周器有款有識。商器多無款有識。古人作事精緻。工人預四民之列。非若後世賤丈夫之事。故古器款必細如髮。勻整分曉。無纖毫模糊。識文之筆畫。宛宛如卵瓦。而不深峻。大小深淺如一。亦明淨分曉。無纖毫模糊。此蓋用銅之精者。並無砂顆。一也。良工精妙。二也。不吝工夫。非一朝夕所爲。三也。今設有古器。款稍或模糊。必是僞作。質色臭味。亦自不同。句容器非古物。蓋自唐天寶間。至南唐後主時。於昇州句容縣置官場以鑄之。故其上多有監官花押。其輕薄漆黑款細雖可愛。要非古器。歲久亦有微青色者。世所見天寶時大鳳環瓶。此極品也。僞古銅器。其法以水銀雜錫末。卽今磨鏡藥是也。先上在新銅器上。令勻。然後以醯醋調細硇砂末。筆蘸勻上。候如臘茶面色。急入新汲水滿浸。卽成臘茶色。候如漆。急入新水浸。成漆色。浸稍緩。卽變色矣。若不入水。則成純翠色。三者並以新布擦。令光瑩。其銅腥爲水銀所匿。並不發露。然古銅聲微而清。新銅聲濁而鬧。不能逃識者之見。古人惟鍾鼎祭器、稱功頌德。則有識。盤盂寓戒。則有識。他器亦有無識者。不可遽以爲非。但辨其體質、款紋、顏色、臭味、足矣。夫二書之論銅器。固已粲然具備。然淸修好古之士。又不可不讀經傳紀錄。以求其源委。如薛尙功款識、法帖、及重廣鍾鼎韻七卷者、宣和博古圖、呂大臨考古圖、王俅嘯堂集古錄、黃伯思東

觀餘論、董逌廣川書跋等書、皆當熟味徧參而斷之以經、庶可言精鑒也。

石敢當

今人家正門適當巷陌橋道之衝、則立一小石將軍、或植一小石碑、鐫其上曰石敢當、以厭禳之。按西漢史游急就章云、石敢當、顏師古注曰、衝有石磍、石買、石惡、鄭有石制、皆爲石氏、周有石速、齊有石之紛如、其後以命族、敢當、所向無敵也、據所說、則世之用此、亦欲以爲保障之意。

方頭

俗謂不通時宜者爲方頭、陸魯望詩云、頭方不會王門事、塵土空緇白紵衣。

七十二

玉臺詩、入門時左顧、但見雙鴛鴦、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孟東野和薔薇歌、仙機軋軋飛鳳凰、花開七十有二行、詩皆用七十二、不知何所祖。

旃檀佛

京師旃檀佛、以靈異著聞海宇、王侯公相、士庶婦女、捐金莊嚴、以丐福利者、歲無虛日、故老相傳云、其像四體無所倚着、人君有道、則至其國、國初時、尙可通一綫無礙、今則不然矣、按翰林學士程鉅夫瑞像殿碑刻云、釋迦如來、初爲太子、生七日、母摩耶棄世、生忉利天、佛既成道、思念母恩、遂昇忉利天、爲母說法、優塡國王、自以久失瞻仰於如來、欲見無從、乃刻旃檀爲像、目犍連尊者、慮有闕陋、斫以神力、攝

三十二匠。昇忉利天。諦觀相好。三返。乃得其眞。既成。國王臣民奉之猶眞佛焉。及佛自忉利天復至人間。王率臣庶同往迎佛。此像騰步空中。向佛稽首。佛爲摩頂授記曰。我滅度千年之後。汝從震旦（東土也）廣利人天。由是西土一千二百八十五年。龜茲六十八年。涼州十四年。長安一十七年。江南一百七十三年。淮南三百六十七年。復至江南二十一年。汴梁一百七十七年。北至燕京。居聖安寺十二年。北至上京大儲慶寺二十年。南還燕宮內殿五十四年。丁丑歲三月。燕宮火。迎還聖安寺居。今五十九年乙亥歲。當今大元世祖皇帝至元十二年也。帝遣大臣孛羅等四衆。備法駕仗衞音伎。迎奉萬壽山仁智殿。丁丑。建大聖安寺。已壯歲。自仁智殿迎安寺之後殿。大作佛事。瑞像。計自優塡王造始之歲。至今延祐丙辰。凡二千三百有七年。又釋氏感通錄云。梁武帝遣郝騫等往天竺國迎佛旃檀像。其王模刻一像付騫。天監十年。至建康。帝迎奉太極殿。建齋度僧。大赦斷殺。自是蔬食絕慾。據此說。又與碑文不同。即今聖安寺所安之像。抑優塡之所刻歟。天竺之摹刻歟。

傳席

今人家娶婦。輿轎迎至大門。則傳席以入。弗令履地。然唐人已爾。樂天春深娶婦家詩云。青衣轉聲。氈褥。錦繡一條斜。

歸婦吟

吉之永豐劉氏女。天兵南下日。爲東平王郎中宥所虜。後王聞其父母兄弟舅姑夫子咸在。因放之歸。且

作歸婦吟以送之。詩曰。烈火都將玉石焚。死生契闊憶中分。信音一絕思青鳥。望眼雙穿見白雲。殘日鵜鴣還有難。北風鴻鴈正離羣。新詩送爾還家去。重續當年織錦紋。吁。固雖劉氏有莫大之幸。而王亦仁人者矣。

穿耳

或者謂晉唐間人所畫士女。多不帶耳環。以爲古無穿耳者。然莊子曰。天子之侍御。不爪揃。不穿耳。自古亦有之矣。

丫頭

吳中呼女子之賤者爲丫頭。劉賓客寄贈小樊詩。花面丫頭十二三。春來綽約向人時。

點心

今以早飯前及飯後午前午後晡前小食爲點心。唐史。鄭儋爲江淮留後。家人備夫人晨饌。夫人顧其弟曰。治妝未畢。我未及餐。爾且可點心。則此語唐時已然。

奴婢

今蒙古色目人之臧獲。男曰奴。女曰婢。總曰驅口。蓋國初平定諸國日。以俘到男女匹配爲夫婦。而所生子孫永爲奴婢。又有曰紅契買到者。則其元主轉賣於人。立券投稅者是也。故買良爲驅者有禁。又有倍送者。則摽撥隨女出嫁者是也。奴婢男女止可互相婚嫁。例不許聘娶良家。若良家願娶其女者。聽

然奴或致富。主利其財。則俟少有過犯。杖而錮之。席卷而去。名曰抄佔。亦有自願納其財以求脫免奴籍。則主署執憑付之。名曰放良。刑律。私宰牛馬。杖一百。殴死騙口。比常人減死一等。杖一百七。所以視奴婢與馬牛無異。按周禮。其奴、男子入于皁隸。女子入于舂藁。說文。奴婢皆古罪人。夫今之奴婢。其父祖初無罪惡。而世世不可逃。亦可痛已。又奴婢所生子。亦曰家生孩兒。按漢書陳勝傳。秦令少府章邯免驪山徒人奴產子。師古曰。奴產子、猶人云家生奴也。則家生兒亦有所據。

慍羝

慍羝、謂腋氣也。唐崔令欽教坊記云。范漢女大娘子、亦是管木家。開元二十一年出內。有姿媚而微慍羝。

天子爭臣

張公可與者。濟南人。律身廉正。持法公平。苟可以納忠於國。雖斧鉞有所不避。爲中書郎中日。先帝時、一大姦以元惡受顯戮。後二子夤緣入侍。幸沐天眷。特各授行省平章。陛辭叩首言曰。先臣在九原。弗獲霑一命之榮。當不瞑目。臣敢昧死請。上命左右傳旨中書。獨公不奉詔。越數日。上召丞相面諭之。丞相退謂公曰。聖意寵遇之深。當復奈何。公曰。朝廷果欲舉行贈典。必須雪其非罪。若然。是先帝不合誅之。以先帝爲何如主哉。則上之於先帝。反不若大姦之有後矣。不孝孰大焉。丞相備公言以聞。上爲動容而止。公以病在告。都堂有人訴宗室謀逆。奏送刑部問狀。逮鞫有證驗。而死于獄。宗室之妻見上泣曰。臣妾夫某無罪枉死。上但知送部。而不謂其已死。聖怒。命御史臺鞫問。丞相懼。謀之公。卽扶疾至省。取

牘補署花押。衆皆愕然。丞相曰。恐掾史所行有錯。欲照略耳。非謂此也。公曰。自丞相以下。皆當聽問。某何獨求免邪。既而緘牘令該掾抱詣臺。臺官首問曰。張郎中曾書卷否。曰然。臺官議曰。張郎中所行。未嘗差錯。況此一事。中書得旨施行。執法者復何罪。因覆奏曰。臣等取省案根勘。宗室某之死不枉。上領之。其事遂寢。如公者。誠天子之爭臣也矣。

嬸妗

宋張文潛明道雜志云。經傳中無嬸妗二字。嬸字乃世母字二合呼。妗字乃舅母字二合呼也。二合。如眞言中合兩字音爲一。

黃金縷

蘇小小、見諸古今吟咏者多矣。而世又圖寫以玩之。一何動人也如此哉。春渚紀聞云。司馬才仲初在洛下。晝寢。夢一美姝。牽帷而歌曰。妾本錢唐江上住。花開花落、不管流年度。燕子嗁將春色去。紗窓幾陣黃梅雨。才仲愛其詞。因詢曲名。云是黃金縷。且曰。後日相見於錢唐江上。及才仲以東坡先生薦。應制舉中等。遂爲錢唐幕官。其廨舍後堂。蘇小墓在焉。時秦少章爲錢唐尉、爲續其詞後云。斜插犀梳雲半吐。檀板輕敲、唱徹黃金縷、夢斷綵雲無覓處。夜涼明月生春浦。不逾年而才仲得疾。所乘畫水輿。艤泊河塘。柁工遽見才仲攜一麗人登舟。即前聲喏。而火起舟尾。倉忙走報。家已慟哭矣。能改齋漫錄云。劉次莊樂府解題曰。錢唐蘇小小歌。蘇小小非唐人。世見樂天夢得詩多稱咏。遂謂與之同時耳。次莊雖

知蘇小小非唐人。而無所據。余按郭茂倩所編引廣題曰。蘇小小、錢唐名娼也。蓋南齊時人。西陵在錢唐江之西。故古辭云。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柏下。余嘗記虞美人長短句云。槐陰別院宜清晝。入坐春風秀。美人圖子阿誰留。都是宣和名筆內家收。鶯鶯燕燕分飛後。粉淡梨花瘦。只除蘇小不風流。斜插一枝萱草鳳釵頭。亦蘊藉可喜。乃元遺山先生所作也。

哨遍

某人以善經紀。積貲至鉅萬計。而既鄙且嗇。不欲書其姓名。其尊行錢秦菴者。抱素逸士也。多游名公卿間。善詩曲。有集行於世。某嘗以貴富驕之。故作今樂府一闋譏警焉。哨遍　試把賢愚窮究。看錢奴、自古呼銅臭。徇己苦貪求。待不教、泉貨周流。忍包羞。油鐺插手。血海舒拳。背落他人後。曉夜尋思機彀。緣情鉤鉅。巧取旁搜。蠅頭場上苦驅馳。馬足塵中厮追逐。積儹下無厭就。捨死忘生。出乖弄醜。耍孩兒　安貧知足神明佑。好聚斂、多招悔尤。王戎遺下舊牙籌。夜連明、計算無休。不思日月搬烏兎。只與兒孫作馬牛。添消瘦。不調祠鼎。恣逞戈矛。十煞　漸消磨雙臉春。已凋殘兩鬢秋。終朝不樂眉長皺。恨不得、橫頭錢五分息招人借。架上袖。一周年不放贖。狠毒性。如狼狗。把平人骨肉。做自己膏油。九煞　有心待拜五侯。教人喚甚牢州。忍饑寒、儹得家私厚。待喚做錢山兒。倩軍士喝號提鈴守。怕化做錢龍兒。請法官行罡布氣留。半炊兒。八偏把牙關叩。只願得、無支有管。少出多收。八煞　虧心事。儘意爲。不義財。儘力掊。那裏問。親弟兄親姊妹親姑舅。只待要、春風金谷嬌王凱。一任教、夜雨新豐困馬周。無

親舊。只知敬明倖皓齒。不想共肥馬輕裘。七　資生利轉多。貪婪意不休。爲錙銖、捨命諍爭鬪、田連阡陌心猶窄。架插詩書眼不瞅。也學采東籬菊子。是箇裝呵元亮。豹子浮丘。六　恨不得、楊子江變做酒。聚穰金積到斗。爲幾文蹔背錢。受了些旁人呪。一斗粟、與親眷分了顏面。二斤麻、把相知結下寇讐。眞紕繆。一味的驕而且吝。甚的是樂以忘憂。五　這財、會然了董卓臍。曾梟了元載頭。聚而不散遭殃咎。怕不是、堆金積玉連城富。眨眼早、野草閒花滿地愁。千生受。生財有道。受用無由。四　有一日、大小連併在命宮。死囚限纏在卯酉。甚的散得疾。子爲你聚來得驟。恰待調和新曲歌金帳。逼臨得佳人墜玉樓。難收救。一壁相、投河奔井。一壁相、爛額焦頭。三　窓隔每都颼颼的飛。椅桌每都出出的走。金銀錢米。都消爲塵垢。山翦木客相呼喚。寡宿孤辰斷趁逐。喧白晝。花月妖將家人狐媚。虛耗鬼把倉庫潛偷。二　惱天公。降下災。犯官刑。繫在囚。他用錢時難參透。待買他、土木鑪釘子輕。輕釘弔脊筋鉤兒淺淺鉤。便用殺。難覓宥。魂飛蕩蕩。魄散悠悠。尾　出落他、平生聚斂的情。都寫做、臨刑犯罪由。將他死骨頭告示向通衢裏墜。任他日炙風吹慢慢的朽。樂府中押逐贖菊字韻者。蓋中州之音輕。與尤字韻相近故也。此曲雖曰爲某而作。然亦可以爲世勸。

花蓋夫人

蜀主孟昶、納徐匡璋女。拜貴妃。別號花蘂夫人。意花不足擬其色。似花蘂之翾輕也。或以爲姓費氏。則誤矣。

崔麗人

余向在武林日。於一友人處。見陳居中所畫唐崔麗人圖。其上有題云。並燕鶯爲字。聯徽氏姓崔。非烟宜采畫。秀玉勝江梅。薄命千年恨。芳心一寸灰。西廂舊紅樹。曾與月徘徊。余丁卯春三月。御命陝右。道出於蒲東普救之僧舍。所謂西廂者。有唐麗人崔氏女遺照在焉。因命畫師陳居中繪模眞像。意非登徒子之用心、迨將勉情鍾始終之戒。仍拾四十言。使好事者知百勞之歌以記云。泰和丁卯林鍾吉日。十洲種玉大誌宜之題。延祐庚申春二月。余傳命至東平。顧市粥雙鷹圖。觀久之。弗見主人而歸。夜宿府治西軒。夢一麗人。紬裳玉質。逡巡而前曰。君玩雙鷹圖。雖佳。非君儿席間物。姿流落久矣。有雙鷹名冠古今。願託君爲重。覺而惟之。未卜其何祥。遲明。欲行。忽主人携鷹圖來。且四軸。余意麗人雙鷹容此數耳。繼出一小軸。乃夢所見。有詩四十字。跋語九十八。識曰。泰和丁卯。出蒲東普救僧舍。繪唐崔氏鶯鶯眞。十洲種玉大誌宜之題。書詩書皆絕神品也。余驚詫良久。時有司羣官吏環視。因縮不目。託以跋語佳勝。贖之。吁物理相感。果何如耶。豈決書名畫自有靈耶。抑名不朽者隨神耶。遇合有定數耶。余嘗謂關雎碩人。姿德兼備。君子之配也。琴心雪句。才艷聯芳。文士之偶也。自詩書道廢。丈夫弗學。況女流乎。故近世非無秀色。往往脂粉腥穢。鵷鳳莫辨。求其彷彿待月章之萬一。絕代無聞焉。此亦慨世降之一端也。因歸于我。義弗辭已。宜之者。蓋前金趙愚軒之字。曾爲蜀西簿。遺山謂泰和有詩名。五言平淡。他人未易造。信然。泰和丁卯。迨今百十四年云、其月二日。壁水見士思容題。右共五百九字。雖不知壁水

見士爲何如人。然二君之風韻可想見矣。因俾嘉禾繪工盛懋臨寫一軸。適舅氏趙公待制謚　見而愛之。就爲錄文於上。按唐元微之傳奇鶯鶯事。以爲張生寓蒲之普救寺。適有崔氏孀婦。亦止茲寺。崔氏婦、鄭氏也。生出於鄭。視鄭則異派之從母。因丁文雅軍擾掠蒲人。鄭惶駭不知所措。生與將之靈善。請吏護之。不及於難。鄭厚生德。謂曰。姨之弱子幼女。當以仁兄之禮奉承。命鶯鶯出拜。顏色艷異。光輝動人。生問其年紀。鄭曰。十七歲矣。生自是惓之。私禮鶯鶯之侍婢紅娘。間道其意。既而詩章往復。遂酬所願。中間離合多故。然不能終諧伉儷。說者以爲生卽張子野。宋王性之著傳奇辨正。按微之作姨母鄭氏墓銘云。其既喪夫。遭軍亂。微之爲保護其家。又作陸氏誌云。余外祖睦州刺史鄭濟。白樂天作微之母鄭氏誌。亦言鄭濟女。而唐崔氏譜。永寧尉鵬。娶鄭濟女。則鶯鶯乃崔鵬之女。於微之爲中表也。傳奇言生年二十二。樂天作微之墓誌。以大和五年薨。年五十三。卽當以大曆十四年己未生。至貞元庚辰。正二十二歲。凡此數端。決爲微之無疑。特託他姓以避就耳。事具俟鯖錄中。

江浙省地分

江浙行省。建治所于杭。陸路赴都三千九百二十四里。若水程。則四千四百四十里。東至大海四百九里。順風海洋七日七夜可到日本國。西至鄱陽湖。接連江西省南康路界。一千三百四十五里。南至汀洲路。接連廣東潮州界。二千四百二十里。北至楊子江。接連淮南省揚州界。七百二十里。東到大海四百九里。西到江西省南康路。一千七百五里。南到廣東潮州路。二千五百一十里。北到淮南省揚州路。七

百六十五里。東南到漳州路。海岸二千四百九十九里。西南到江西省建昌路。一千五百九十里。東北到松江。海岸五百二十二里。西北到池州路。接連河南省安慶路。一千三百四十二里。此四至八到也。今制福建道立行省。則又不同矣。

改常

今人謂易其所守者曰改常。北夢瑣言。左軍容使嚴遵美、閹官中仁人也。嘗一日發狂。手足舞蹈。傍有一猫一犬。猫忽謂犬曰。軍容改常也。

輟耕錄卷第十八

敍畫

唐張彥遠著歷代名畫記十卷。自軒轅時至會昌元年。能畫者三百七十餘人。其敍畫之源流曰。夫畫者。成教化。助人倫。窮神變。測幽微。與六籍同功。古先聖王、受命應籙。則有龜字効靈。龍圖呈寶。自巢燧已來。皆有此瑞。庖犧氏發於滎河中。典籍圖畫萌矣。軒轅氏得於溫洛中。史皇蒼頡狀焉。是時也。書畫同體而未分。象制肇創而猶略。無以傳其意。故有書。無以見其形。故有畫。按字學之部。其六曰鳥書。在幡信上書端象鳥頭者。則畫之流也。顏光祿云。圖載之意有三。一曰圖理。卦象是也。二曰圖識。字學是也。三曰圖形。繪畫是也。又周官教國子以六書。其三曰象形。則畫之意也。是故知書畫異名而同體也。洎乎有虞作繪。繪畫明矣。既就彰施。仍深比象。於是禮樂大闡。教化由興。故能揖讓而天下治。廣雅云。畫、類也。爾雅云。畫、形也。說文云。畫、畛也。象田畛畔所以畫也。釋名云。畫、掛也。以采色掛物象也。故鍾鼎刻則識魑魅而知神姦。旂章明則昭軌度而備國制。清廟肅而尊彝陳。廣輪度而弧理辨。以忠以孝。盡在於雲臺。有烈有勳。皆登於麟閣。見善足以戒惡。見惡足以思賢。故陸士衡云。宣物莫大於言。存形莫善於畫。此之謂也。其論畫六法曰。昔謝赫云。畫有六法。一曰氣韻生動。二曰骨法用筆。三曰應物象形。四曰隨類傳采。五曰經營位置。六曰傳模移寫。自古畫人。罕能兼之。彥遠試論之曰。古之畫、或能遺其形

似而尙其骨氣。以形似之外求其畫。此難可與俗人道也。今之畫、縱得形似。而氣韻不生。以氣韻求其畫。則形似在其間矣。上古之畫。迹簡意淡而雅正。顧陸之流是也。中古之畫。細密精緻而臻麗。展鄭之流是也。近代之畫。煥爛而求備。今人之畫。錯亂而無旨。衆工之迹是也。夫象物必在乎形似。形似須全其骨氣。骨氣形似。皆本乎立意、而歸乎用筆。顧愷之曰。畫人最難。次山水。次狗馬。其臺閣一定器耳。差易爲也。斯言得之。至於鬼神人物。有生動之可狀。須神韻而後全。故韓子曰。狗馬難。鬼神易。狗馬乃凡俗所見。鬼神乃譎怪之狀。斯言得之。至於經營位置。則畫之總要。然今之畫人。粗善寫貌。得其形似。則無其氣韻。具其采色。則失其筆法。豈曰畫也。其論畫體工用榻寫曰。夫畫物特忌形貌采章。歷歷具足。甚謹甚細。而外露巧密。所以不患不了而患於了。既知其了。亦何必了。此非不了也、若不識其了。是眞不了也。夫失於自然而後神。失於神而後妙。失於妙而後精。精之爲病也而成謹細。自然者爲上品之上。神者爲上品之中。妙者爲上品之下。精者爲中品之上。謹而細者爲中品之中。余今立此五等。以包六法。以貫衆妙。其間詮量。可有數百等。孰能周知。非夫神邁識高情超心慧者。豈可議乎知畫。宋郭若虛著圖畫見聞志六卷。自唐會昌元年至神宗熙寧七年。能畫者二百七十四人。其論製作楷模曰。大率圖畫風力氣韻。固在當人。其如種種之要。不可不察。畫人物、必分貴賤氣貌、朝代衣冠。釋門有善功方便之顏。道像具修眞度世之範。帝王崇上聖天日之表。外夷得慕華欽順之情。儒賢見忠信禮義之風。武士多勇悍英烈之貌、隱逸識肥遯高世之節。貴戚侈紛華侈靡之容。天帝明威福嚴重之儀。鬼神

作鼈（魄尺者反）馳趍（千鬼反）之狀。士女宜秀色婑（鳥果反）媠（奴坐反）之態。田家有醇甿朴野之眞。畫衣紋林石。用筆全類于書。衣紋有重大而調暢者。有縝細而勁健者。勾綽縱掣。理無妄下。以狀高側深斜卷摺飄舉之勢。林木有樛枝梃榦。屈節皴皮。紐裂多端。分敷萬狀。作怒龍驚虺之勢。聳淩霄翳日之姿。山石多作礬頭。亦爲稜面。落筆便見堅重之性。皴淡卽生窪凸之形。破墨之功尤難。畫畜獸全要停分向背。筋力精神。肉質肥圓。毛骨隱起。畫龍窮游泳蜿蜒之妙。得回蟠升降之宜。畫水湯湯若動。使觀者有浩然之氣。畫屋木折算無虧。筆畫勻壯。深遠透空。畫花竹有四時景候。陰陽向背。筍篠老嫩。苞萼先後。自然艷麗。間野逮諸園蔬野草。咸有出土體性。畫禽鳥識形體各作之異。悟翔舉飛集之態。其論氣韻非師曰。謝赫六法精論。萬古不移。然而骨法用筆以下五法可學。如其氣韻。必在生知。固不可以巧密得。復不可以歲月到。默契神會。不知然而然。其論用筆得失曰。凡畫氣韻本乎游心。神采生於用筆。意在筆先。筆周意內。畫盡意在。像應神全。夫內自足然後神閒意定。神閒意定。則思不竭而筆不困也。畫有三病。皆繁用筆。一曰版。二曰刻。三曰結。版者。腕弱筆痴。全虧取與。物狀平褊。不能圓混也。刻者。運筆中疑。心手相戾。勾畫之際。妄生圭角也。結者。欲行未行。當散不散。似物凝滯。不能流暢也。其論古今優劣曰。佛道人物士女牛馬。近不及古。山水林石花竹禽魚。古不及近。何以明之。且顧愷之、陸探微、張僧繇、吳道玄、及閻立德、立本。皆純重雅正。性出天然。吳生之作。爲萬世法。號曰畫聖。張萱、周昉、韓幹、戴嵩。氣韻骨法。皆出意表。後之學者。終莫能到。故曰近不及古。如李成、關全、范寬、董源之迹。徐熙、黃筌、居寀之蹤。前

不籍師資。後無復繼踵者。借使二李三王之輩復起。邊鸞陳庶之倫再生。亦將何以措手於其間哉。故曰古不及近。鄧椿著畫繼十卷。自熙寧七年至孝宗乾道三年。能畫者一百一十九人。其論遠曰。畫之爲用大矣。盈天地間者萬物。悉皆含豪運思。曲盡其態。而所以能曲盡者。止一法耳。一者何也。曰傳神而已矣。世徒知人之有神。而不知物之有神。此若虛深鄙衆工。謂雖曰畫而非畫者。蓋止能傳其形。不能傳其神也。故畫法以氣韻生動爲第一。而若虛獨歸於軒冕巖穴。有以哉。又曰。自昔鑒賞家。分品有三。曰神、曰妙、曰能。獨唐朱景真譔唐賢畫錄。三品之外。更增逸品。其後王休復作益州名畫記。乃以逸爲先。而神、妙、能次之。景真雖云逸格不拘常法。用表賢愚。然逸之高豈得附於三品之末。未若復休首推之爲當也。又有畫繼補遺一卷。不知誰所譔。則自乾道以後至理度間。能畫者八十餘人。爾後陳德輝著續畫記一卷。再自高宗建炎初至幼主德祐乙亥。能畫者一百五十一人。然與畫繼補遺則相出入者耳。二書僅可考閱姓名。無足觀也。趙希鵠洞天清錄集云。古畫多值幅。至有畫身長八尺者。雙幅亦然。橫披始於米氏父子。非古制也。河北絹經緯一等。故無背面。江南絹則經粗而緯細。有背面。唐人畫或用搗熟絹爲之。然止是生搗。令絲褊不礙筆。非如今煮鍊加漿也。古絹自然破者。必有鯽魚口與雪絲。僞作者則否。古畫色墨或淡黑。則積塵所成。自有一種古香可愛。若僞作者。多作黃色。而鮮明不塵暗。此可辨也。米芾畫史云。古畫若得之不脫。不須背褾。若不佳。換褾一次。背一次。壞屢更矣。深可惜。蓋人物精神髮采。花之穠艷蜂蝶。只在約略濃淡之間。一經背。多或失之也。古畫至唐初皆生絹。至吳

生、周昉、韓幹。後來皆以熟湯。湯半熟。搥如銀版。故作人物精采入筆。今人收唐畫。必以絹辨。見紋粗。便云不是唐。非也。張僧繇閻令畫皆生絹。南唐畫皆粗絹。徐熙絹或如布。絹素百破。必好畫。裂文各有辨。長幅橫卷、裂紋橫。橫幅直卷、裂紋直。各隨軸勢裂也。直斷。不當一縷。歲久。卷自兩頭蘇開。斷不相合。不作毛。捐亦蘇、不可僞作。其僞者。快刀直過。當縷兩頭依舊生作毛起。捐又堅級也。濕染者、色褪縷間。乾熏者烟臭。上深下淺。古紙素有一般古香。眞絹色淡。雖百破而色明白。精神采色如新。惟佛像多經香烟熏損本色。染絹作溫香色。褪塵文間。最易辨。仍蓋色上作一重。古破不直裂、須連兩三經。不可僞作。國朝東楚湯屋。字君載。號采眞子。著書鑒一卷。論歷代名畫。悉有依據。其雜論曰。古人作畫。皆有深意。運思落筆。莫不各有所主。況名下無虛士。相傳既久。必有過人處。今人看畫。出自己見。不經師授。不閱記錄。但合其意者爲佳。不合其意者爲不佳。及問其如何是佳。則茫然失對。僕自十七八歲時。便有迂闊之意。見圖畫。愛玩不去手。見鑒賞之士。便加禮問。徧借記錄。髣髴成誦。詳味其言。歷觀名迹。參考古說。始有少悟。若不留心。不過爲聽聲隨影。終不精鑒也。燈下不可看書。醉餘酒邊不可看書。俗客尤不可示之。卷舒不得其法。最爲害物。至於庸人孺子。見畫必看。妄加雌黃。品藻本不識物。亂訂眞僞。令人短氣。古人書藁。謂之粉本。前輩多寶畜之。蓋其草草不經意處。有天然之妙。宣和紹興所藏粉本多有神妙。古人作畫。有得意者。多再作之。如李成寒林、范寬雪山、王詵烟江疊障。不可枚舉。看畫如看美人。其風神骨相。有體肌之外者。今人看古迹。必先求形似。次及傳染。次及事實。殊非賞鑒之法也。元章謂

好事家與賞鑒家自是兩等。家多資力。貪好名勝。遇物收置。不過聽聲。此謂好事。若鑒賞。則天資高明。多閱傳錄。或自能畫。或深畫意。每得一圖。終日寶玩。如對古人。不能奪也。觀六朝畫。先觀絹素。次觀筆法。次觀氣韻。大槩十中可信者一二。有御府題印者。尤不可信。古畫東移西掇。摹補成章。此弊自高宗朝莊宗古始也。余友人吳興夏文彥。字士良。號閬潛生。其家世藏名蹟。鮮有比者。朝夕玩索。心領神會。加以游於書藝。悟入厥趣。是故鑒賞品藻。萬不失一。因取各書記、圖書見聞志、書繼、續書記爲本。參以宣和書譜。南渡七朝書史。齊梁魏陳唐宋以來諸家書錄。及傳記雜說百氏之書。搜潛剔祕。網羅無遺。自軒轅時至宋幼主德祐乙亥。得能畫者一千二百八十餘人。又女眞三十人。本朝自至元丙子至今九十餘年間。二百餘人。其一千五百餘人。其考覈誠至矣。其用心良勤矣。所論畫之三品。蓋擴前人所未發。論曰。氣韻生動。出於天成。人莫窺其巧者。謂之神品。筆墨超絕。傳染得宜。意趣有餘者。謂之妙品。得其形似。而不失規矩者。謂之能品。古人畫、墨色俱入絹縷。精神迥出。僞者雖極力髣髴。而粉墨皆浮於縑素之上。神氣亦索然。蓋古人筆法圓熟。用意精到。初若率易。愈玩愈佳。今人雖極工緻。一覽而意盡矣。唐及五代絹素粗厚。宋絹輕細。畫而可別也。御題畫眞僞相雜。往往有當時名筆臨摹之作。故祕府所藏臨摹本。皆題爲眞迹。惟明昌所題最多。具眼自能識也。吁。可謂眞知畫者哉。

記宋宮殿

廉訪使楊文憲公煥。字煥然。乾州奉天人。嘗作汴故宮記云。己亥春三月。按部至于汴。汴長史宴于廢宮

之長生殿。懼後世無以考。爲纂其大槩云。皇城南外門曰南薰。南城之北新城門曰豐宜。橋曰龍津橋。北曰丹鳳。而其門三。丹鳳北曰州橋。橋少北曰文武樓。遵御路而北橫街也。東曰太廟。西曰郊社。正北曰承天門。而其門五。雙溯前引。東曰登聞檢院。西曰登聞鼓院。檢院之東曰左掖門。門之南曰待漏院。鼓院之西曰右掖門。門之南曰都堂。承天之北曰大慶門。而曰精門左。昇平門居其東。月華門右。昇平門居其西。正殿曰大慶殿。東廡曰嘉福樓。西廡曰嘉瑞樓。大慶之後曰德儀殿。德儀之東曰左昇龍門。西曰右昇龍門。王門曰隆德。曰蕭墻。曰丹墀。曰隆德殿。隆德之左曰東上閣門。右曰西上閣門。皆南嚮。東西二樓。鍾鼓之所在。鼓在東。鐘在西。隆德之次曰仁安門。仁安殿東則內侍局。內侍之東曰近侍局。近侍之東曰嚴祇門。宮中則曰撤合門。少南曰東樓。卽授除樓也。西曰西樓。仁安之次曰純和殿。正寢也。純和西曰雪香亭。雪香之北。后妃位也。有樓。樓西曰瓊香亭。亭西曰凉位。有樓。樓北少西曰玉清殿。純和之次曰寧福殿。寧福之後曰苑門。由苑門而北。曰仁智殿。有二大石。左曰敷錫神運萬歲峯。右曰玉京獨秀太平巖。殿曰山莊。莊之西南曰翠微閣。苑門東曰仙韶院。院北曰湧翠峯。峯之洞曰大滌湧翠。東連長生殿。殿東曰湧金殿。湧金之東曰蓬萊殿。長生西、浮玉殿。浮玉之西曰瀛洲殿。長生之南曰閱武殿。閱武南曰內藏庫。由嚴祇門東曰尙食局。尙食東曰宣徽院。宣徽北曰御藥院。御藥北曰右藏庫。右藏之東曰左藏。宣徽東曰點檢司。點檢北曰祕書監。祕書北曰學士院。學士之北曰諫院。諫院之北曰武器署。點檢之南曰儀鸞局。儀鸞之南曰尙輦局。宣徽之南曰拱衞司。拱衞之南曰尙衣局。尙衣

之南曰繁禧門。繁禧南曰安泰門。安泰西與左升龍門直。東則壽聖宮。南宮太后位。本明俊殿試進士之所。宮北曰徽音殿。徽音之北曰燕壽殿。燕壽殿垣後少西曰震肅衞司。東曰中衞尉司。儀鸞之東曰小東華門。更漏在焉。中衞尉司東曰祇肅門。祇肅門東少南曰將軍司。徽音壽聖之東曰太后苑。苑之殿曰慶春。慶春與燕壽並。小東華與正東華對。東華門內正北、尙厩局。尙厩西北曰臨武殿。左掖門正北、尙食局。局南曰宮苑司。宮苑司西北曰尙醞局、湯藥局、侍儀司。少西曰符寶局、器物局。西則撒合門。嘉瑞樓西曰三廟。正殿曰德昌。東曰文昭殿。西曰光興殿。並南嚮。德昌之後。宣宗廟也。宮西門曰西華。與東華直。其北門曰安貞。二大石外。凡花石臺榭池亭之細並不錄。觀其制度簡素。比土階茅茨則過矣。視漢之所謂千門萬戶。珠璧華麗之室。則無有也。然後之人因其制度而損益之。以求其稱。斯可矣。公又有錄汴梁宮人語五言絕句一十九首。雖一時之所寄興。亦不無有傷感之意。今併附于此。詩曰、

一入深宮裏。經今十五年。長因批帖子。呼到御牀前。右藏藏逢元夜。金蛾鬧簇巾。兒人心自怯。終是女兒身。右

二殿前輪直罷。偷去賭金釵。怕見黃昏月。殷勤上玉階。右

三翠翹珠插背。小殿夜藏鉤。暮地羊車至。低頭笑不休。右

四內府頒金帛。教酬賀節盤。兩宮新有旨。先與問孤寒。右

五人間多棗栗。不到九重天。長被黃衫吏。花攢月賜錢。右

六仁聖生辰節。君王進玉巵。壽棚兼壽表。留待北還時。右

七邊奏行臺急。東華夜啓封。內人催步輦。不候景陽鐘。右

八畫燭雙雙引。珠簾一一開。輦前齊下拜。歡飲辟寒盃。右

九聖駕香閣內。只道下朝遲。扶杖嬌無力。紅綃貼玉肌。右

十今日天顏喜。東朝內宴開。外邊農事動。詔遣教坊回。右

十駕前

雙白鶴。日日候朝回。自送鑾輿去。經今更不來。右十二。陡覺文事靜。相將立夕陽。傷心寧福位。無復夜熏香。右十三。二后睢陽去。潛身泣到明。却回誰敢問。校似有心情。右十四。爲道園城久。妝奩關犒軍。入春渾斷絕。饑苦不堪聞。右十五。監國推梁邸。初頭靜不知。但疑墻外笑。人有看宮時。右十六。別殿弓刀嚮。倉皇接鄭王。尙愁宮正怒。含淚強添妝。右十七。一向傳宣喚。誰知不復還。來時舊鍼線。記得在窓間。右十八。北去遷沙漠。誠心畏從行。不如當日死。頭白若爲生。右十九。陳隨應南度行宮記云。杭州治舊錢王宮也。紹興因以爲行宮。皇城九里。入和寧門。左、進奏院。玉堂。右、中殿外庫至北宮門。循廊左序。巨璫幕次。列如魚貫。祥曦殿。朵殿接修廊。爲後殿。對以御酒庫、御藥院、慈元殿外庫、內侍省、內東門司、大內都巡檢司、御廚、天章等閣。廊回路轉。衆班排列。又轉內藏庫。對軍器庫。又轉便門。垂拱殿五間。十二架。修六丈。廣八丈四尺。簷屋三間。修廣各丈五。朵殿四。兩廊各二十間。殿門三間。內龍墀析檻。殿後擁舍七間。爲延和殿。右便門通後殿。殿左一殿。隨時易名。明堂郊祀。曰端誠。策士唱名。曰集英。宴對奉使。曰崇德。武舉及軍班授官。曰講武。東宮在麗正門內。南宮門外。本宮會議所之側。入門。垂楊夾道。間芙蓉。環朱闌二里至外宮門。節堂。後爲財帛、生料二庫。環以官屬直舍。轉外窰子。入內宮門。廊右爲贊導春坊直舍。左講堂七楹。扁新益。外爲講官直舍。正殿向明。左聖堂。右祠堂。後凝華殿、瞻篆堂、環以竹。左寢室。右齊安。位內人直舍百二十楹。左蠡齋。太子賜號也。接繡香堂便門。通繹已堂。重簷複屋。昔楊太后垂簾於此。曰慈明殿。前射圃。竟百步。環修廊。右轉。雅樓十二間。左轉數十步。雕闌花甃。萬卉中出。秋千。對陽春亭、清露亭。

前芙蓉後木樨玉質亭梅繞之由繹已堂過錦牖廊百八十楹直通御前廊外即後苑梅花千樹曰梅岡亭曰冰花亭枕小西湖曰水月境界曰澄碧牡丹曰伊洛傳芳芍藥曰冠芳山茶曰鶴丹桂曰天闕清香堂曰本支百世祐聖祠曰慶和泗洲曰慈濟鍾呂曰得真橘曰洞庭佳味茅亭曰昭儉木香曰架雪竹曰賞靜松亭曰天陵假蓋以日本國松木爲翠寒堂不施丹艧白如象齒環以古松碧琳堂近之一山崔嵬作觀堂爲上焚香祝天之所吳知古掌焚修每主茅觀鍾鳴觀堂之鍾應之則駕輿山背芙蓉閣風帆沙鳥履舄下山下一溪縈帶通小西湖亭曰清漣怪石夾列獻瑰逞秀三山五湖洞穴深杳豁然平朗翬飛翼拱凌虛樓對瑞慶殿損齋緝熙崇正殿之東爲欽先孝思復古紫宸等殿木園即福寧殿射殿曰選德坤寧殿貴妃昭儀婕妤等位宮人直舍蝟聚焉又東過閣子庫睿思殿儀鸞修內八作翰林諸司是謂東華門右二記書法詳贍宋之宮闕槩可見矣

廉察

徐文獻公任西浙廉訪使日遇有訴訟者必歷問其郡邑官吏臧否分爲三等載諸集第一等純臧者第二等臧否相半者第三等極否者又用覆察相同候分司按巡時遂以畀之曰第一等優擢之第二等勿問第三等懲戒之使改可也愼勿能其職役分司遵奉一道肅清

宣髮

人之年壯而髮斑白者俗曰算髮以爲心多思慮所致蓋髮乃血之餘心主血血爲心役不能上蔭乎髮

也。然本草云。蕪菁子壓油塗頭。能變蒜髮。則亦可作蒜。易說卦。巽爲寡髮。陸德明曰。寡、本作宣。黑白雜。爲宣髮。據此。則當用宣字爲是。

檄書露布

檄書露布。何所起乎。漢陳琳草檄。曹操見之。頓愈頭風。遂謂檄起於琳。說文。檄、二尺書。徐鍇通釋曰。檄、徵兵之書也。漢高祖以羽檄徵天下兵。有急。則插以羽。爾雅。木無枝爲檄。注。檄、擢直上也。文心雕龍有張儀檄楚書、隗囂檄亡新文。文選有司馬相如喻蜀檄文。則檄非自琳始也明矣。隋禮儀志。後魏每戰尅。書帛於漆竿上。名露布。世說。桓宣武征鮮卑。喚袁絜作露布。倚馬手不輟筆。俄成七紙。如隋志世說所云。則露布起於後魏。而晉因之。然漢官儀。凡制書皆彌封。唯赦贖令司徒印。露布州郡。又漢書。賈洪爲馬超作伐曹操露布。則漢時已然。及讀初學記。引春秋佐助期曰。武露布。文露沉。宋均云。廿露見其國。布散者。人上武。文采者。則廿露沉重。是露布之義。當取於此與。

靸鞢

西浙之人。以草爲履。而無跟。名曰靸鞢。婦女非纏足者。通曳之。炙轂子雜錄引實錄云。靸鞢、舄、三代皆以皮爲之。朝祭之服也。始皇二年。遂以蒲爲之。名曰靸鞢。二世加鳳首。仍用蒲。晉永嘉元年。用黃草。宮內妃御皆著。始有伏鳩頭履子。梁天監中。武帝易以絲。名解脫履。至陳隋間。吳越大行。而模樣差多。唐大曆中。進五朵草履子。建中元年。進百合草履子。據此。則靸鞢之製。其來甚古。然北夢瑣言。載霧是山市

子。船爲水靯鞦之句。抑且咏諸詩矣。靯、悉合切。在颯字韻下。今俗呼與婆同音者。誤。

書手

世稱鄉胥爲書手。處處皆然。報應記。宋衍、江淮人。應明經舉。元和初。至河陰縣。因疾病廢業。爲鹽鐵院書手。蓋唐時已有此名。

輟耕錄卷第十九

脈

人稟天地五行之氣以生。手三陽三陰。足三陽三陰。合爲十二經。以環絡一身。往來流通。無少間斷。其脈應於兩手三部焉。夫衄者。血也。脈不自動。氣實使之。故有九候之法。內經云。脈者。血之府。說文云。血理分衺行體。辰者。從血。亦作脈。通釋云。五藏六府之氣血分流四體也。釋名云。脈、幕也。幕絡一體。字從肉。從辰。辰音普拜切。水之邪流也。脈字從辰。取脈行之象。無求子云。脈之字從肉從辰。又作衇。蓋脈以肉爲陽。衇以血爲陰。華佗云。脈者。血氣之先也。氣血盛。則脈盛。氣血衰。則脈衰。血熱則脈數。血寒則脈遲。血微則脈弱。氣血平則脈緩。晉王叔和分爲七表八裏。可謂詳且至矣。然文理繁多。學者率難究白。宋淳熙中。南康崔子虛隱君嘉彥。以難經於六難專言浮沉。九難專言遲數。故用爲宗。以統七表八裏而總萬病。其說以爲浮者爲表。爲陽。外得之病也。有力主風。無力主氣。浮而無力爲芤。有力爲洪。又沉爲實。沉者爲裏。爲陰。內受之病也。有力主積。無力主氣。沉而極小爲微。至骨爲伏。無力爲弱。遲者爲陰。主寒。內受之病也。有力主痛。無力主冷。遲而少駐爲緩。短細爲濇。無力爲濡。數者爲陽。主熱。外得之病也。有力主熱。無力主瘡。數而極弦爲緊。有力爲弦。流利爲滑。他若九道六極之殊。三焦五藏之辨。與夫持脈之道。療病之方。其間玄妙。具在四脈玄文。及西原脈訣等書。世以爲祕授。始由隱君傳之劉復眞

先生。先生傳之朱宗陽鍊師。鍊師傳之張玄白高士。今往往有得其法者。學者其求諸。

四司六局

俗稱四司六局者。多不能舉其目。古杭夢游錄云。官府貴家置四司六局。各有所掌。故筵席排當。凡事整齊。都下街市亦有之。常時人戶。每遇禮席。以錢倩之。四司六局皆可致。四司者。帳設司、廚司、茶酒司、臺盤司也。六局者。果子局、蜜煎局、菜蔬局、油燭局、香藥局、排辦局也。凡四司六局人祇應慣熟。便省賓主一半力。

稽古閣

博古圖。宋徽廟朝所修書。故世知有博古之名。而不知更有稽古等閣。蔡京保和殿曲燕記云。宣和元年九月十二日。皇帝召臣京等燕保和殿。臣僚等東曲水。朝於玉華殿。上步西曲水。循酴醾架。至太寧閣。登層峽閣。曰妙有。設古人儒書史子楮墨。右曰日宣。道家金櫃玉笈之書。與神霄諸天隱文。上步前行。稽古閣有宣王石鼓。歷鑒古、尚古、鑑古、作古、傳古、博古、祕古諸閣。藏祖宗訓謨。與夏商周尊彝鼎鬲爵罍古敦盤盂。漢晉隋唐書畫。多不知識。上親指示。爲言其槩。

經紀

今人以善能營生者爲經紀。唐滕王元嬰、與蔣王皆好聚斂。太宗嘗賜諸王帛。勑曰。滕叔蔣兄自能經紀。不須賜物。韓昌黎作柳子厚墓誌云。舅弟盧遵。又將經紀其家。則自唐已有此言。

龐居士

世尒貪利之人。必曰、汝便是龐居士矣。蓋相傳以爲居士家貲巨萬。殊用勞神。竊自念曰。若以與人。又恐人之我若。不如置諸無何有之鄉。因輦送大海中。舉家修道。總成證果。又以爲居士即襄陽龐德公。釋氏傳燈錄龐居士傳云。襄州居士龐蘊者。衡州衡陽縣人也。字道玄。世本業儒。志求眞諦。德宗貞元初。碣石頭遷禪師。豁然有省。後參馬祖。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答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却向汝道。遂於言下頓悟玄旨。乃留駐參承。有偈曰。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圞頭。共說無生話。元和六年。北游襄漢。隨處而居。女靈照、賣竹漉籬以供朝夕。將入滅。謂曰。視日早晚以報。靈照遽曰。日已中矣。而有蝕也。居士出戶觀視。即登父座。合掌坐亡。居士曰。我女機鋒捷矣。更延七日。州牧于公頔聞之。來問居士。謂曰。但願空諸所有。愼勿實諸所無。好住世間。皆如影響。言訖。枕公膝而化。龐婆走田中。謂其子龐大曰。汝父死矣。龐大曰。嗄。停鉏脫去。婆爲焚燒畢。自後莫知其所。按此傳。知非龐德公明矣。但亦不言其富。何耶。聾財之說。特恐後人所傳會耳。然今之積金畜穀。倍息計贏。校斗斛合籥。詐欺不得。自休息。又否則射歉飢發積。授枚識出。布籌會入。窮日疲極而睡者。能以居士之事便作眞想。豈不爲養生之福哉。

鄭遂昌言。宋巨瑞李太尉者。國亡。爲道士。號梅溪。余童時。嘗侍其游故內。指點歷歷如在。過商蘆井。揮涕曰。是蓋宋之先朝位。上釘金字大牌。曰、皇帝過此。罰金百兩。近周申父言。先表叔祖金二提舉。住杭州。

暗問其室氏。乃宋內夫人。余年十四五。尙猶識之。但兩鬢俱禿。問知。在宮中任此職者。例裹巾。巾帶之末。各綴一金錢。每晨。用以掠髮入巾。故久而致然也。因曰。吾爲內夫人門。每日輪流六人侍帝左右。以紙一番。從後端起筆書帝起居。旋書旋卷。至暮。封付史館。內夫人別居一宮。宮門金字大牌曰。官家無故至此。罰金一鎰。以二者言之。可見宋朝家法之嚴。

闌鴛上書

至正乙酉冬。朝廷遣官奉使宣撫諸道。問民疾苦。然而政績昭著者十不二三。明年秋。江右儒人黃如徵邀駕上書。指數散散王士宏等罪狀。且及國家利害。斧鉞在前。有所不避。古之所謂豪傑之士。如徵其人者與。天子親覽其書。喜見于色。又慮如徵必爲權豪所中。顧近臣館穀以俟。越數日。特授江西等處儒學提舉。勑侍衞護送出都。如徵感上德意。受命而不領職。天下共賢之。散散王士宏等雖免譴責。終以不顯死。其書略曰。江西布衣書生黃如徵、百拜上書皇帝陛下。如徵忝生僻土。遭遇明時。用竭愚衷。冒干天聽。伏望采覽萬一焉。夫皇朝版圖之廣。歷古所無。法制之良。萬世莫易。而水旱災變。連年不息者。實由官皆汙濫。民悉怨咨之所致也。欽惟陛下憂民之心。日夕孜孜。遂於去年冬。分遣大臣奉使宣撫諸道。正欲其察政事之臧否。問生民之疾苦。禮賢德。振貧乏。信冤抑。起淹滯。俾所至之處。如陛下親臨焉。苟能宣布聖澤。各盡乃職。則雍熙泰和之治。正在今日。然江西福建一道。地處蠻方。去京師萬里外。傳聞奉使之來。皆若大旱之望雲霓。赤子之仰慈母。而散散王士宏等。不體聖天子撫綏元元之意。

鷹揚虎噬。雷厲風飛。聲色以淫吾中。賄賂以緘吾口。上下交征。公私朘剝。贓吏貪婪而不問。良民塗炭而罔知。閭閻失望。田里寒心。乃歌曰。九重丹詔頒恩至。萬兩黃金奉使回。又歌曰。奉使來時驚天動地。奉使去時烏天黑地。官吏都懽天喜地。百姓却啼天哭地。又歌曰。官吏黑漆皮燈籠。奉使來時添一重。如此怨謠。未能枚舉。皆百姓不平之氣鬱結于懷而發諸聲者然也。此蓋廟堂選選非人。使生民戚陛下憂恤之慮恩。受奉使掊剝之實禍。陛下於此而不察。將何以取法於後世哉。如徽無官守。無言責。所以不憚江河之險。不畏斧鉞之誅而詣闕以陳其事者。正恐散散王士宏等。回觀之日。各飾巧言。妄稱官清民泰。欺詐百端。昏蔽主聽。陛下不悟。爲姦邪所賣。擢任省臺。恣行威福。流毒四海。則江西福建一道之痛苦。與天下共之。以此而望陰陽和。風雨時。年歲登。邊隅靜。不亦難乎。倘陛下不棄芻蕘之言。委官察其實蹟。責以欺天罔民之罪。投諸遐荒。雪江西福建一道之痛苦。以爲百官勸。則天下幸甚。萬世幸甚。如陛下以爲誹謗大臣。置而不問。非惟今日禍起蕭墻。抑且天下萬世之不幸矣。如徽鄙語俗言。不知避諱。觸犯清蹕。罪在不赦。請伏鑕以俟命。

錢武肅鐵券

吾鄉錢叔琛氏贊。乃武肅王之諸孫也。其家在郡城外東北隅。亭臺沼沚。聯絡暎帶。猶是先朝賜第。與余相友善。嘗出示所藏鐵券。形宛如瓦。高尺餘。闊二尺許。券詞黃金商嵌。一角有斧痕。蓋至元丙子天兵南下時。其家人竊負以逃。而死於難。券亦莫知所在。越再丙子。漁者偶網得之。乃在黃岩州南地名澤

庫深水內。漁意寶物。試斧擊之。則鐵焉。因棄諸幽。一村學究與漁隣。頗聞賜券之說。買以鐵價。然二人皆不悟其字乃金也。有報於叔琛之兄者。用十斛穀易得。青氈復還。誠爲異事。時余就錄券詞一通。叔琛又出武肅當日謝表藁併錄之。昨晚檢閱經笥。偶得於故紙中。轉首已三十餘年矣。人生能幾何哉。謾志于此。詞云。維乾寧四年歲次丁巳。八月甲辰朔。四日丁未。皇帝若曰。咨爾鎮海鎮東等軍節度浙江東西等道觀察處置營田招討等使、兼兩浙鹽鐵制置發運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兼中書令、使持節越等州諸軍事、兼越等州刺史、上柱國、彭城郡王、食邑五千戶、食實封一百戶錢鏐。朕聞銘鄧隲之勳。言垂漢典。載孔悝之德。事美魯經。則知褒德策勳。古今一致。頃者。黃昌僭僞。爲患鏡水。狂謀惡慣。染齊人。而爾披攘兇渠。盪定江表。忠以衛社稷。惠以福生靈。其機也。氛祲清。其化也。疲羸泰。拯甌越於塗炭之上。師無私焉。保餘杭於金湯之間。政有經矣。志獎王室。績冠侯藩。溢于旂常。流在丹素。雖鍾鼎銘刻五熟之釜。實憲勒燕然之山。未足顯功。抑有異數。是用錫其金版。申以誓詞。長河有似帶之期。泰山有如拳之日。唯我念功之旨。永將延祚子孫。使卿長龍寵榮。克保富貴。卿恕九死。子孫三死。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責。承我信誓。往惟欽哉。宜付史館。頒示天下。表云。恩主賜臣金書鐵券一道。臣恕九死。子孫三死者。出於蓉眷。形此綸言。錄臣以絲髮之勞。賜臣以山河之誓。鐫金作字。指日成文。震動神祇。飛揚肝膽。伏念臣爰從筮仕。迨及秉麾。每自揣量。是何叨忝。所以行如履薄。勤若持盈。惟憂福過禍生。敢忘慎初護末。豈期此志。上感宸聰。凝臣以處極多危。慮臣以防微不至。遂開聖澤。永保私

門。屈以常則。宥其必死。雖君親囑忿。書云必恕必容。而臣子爲心。豈敢傷慈傷愛。謹當日愼一日。戒子戒孫。不敢因此而累恩。不敢乘此而貢禍。聖主萬歲。愚臣一心。按史。唐禧宗乾符五年。王仙芝餘黨曹師雄寇掠二浙。杭州募兵使石鏡、都將董昌等、將以討之。臨安人錢鏐、以驍勇事昌爲兵馬使。中和元年。昌爲杭州刺史。光啓二年。昌謂鏐曰。汝能取越州。吾以杭授汝。鏐攻尅之。昌遂徙越。以鏐知杭州事。三年。昌爲越州觀察使。鏐爲杭州刺史。昭宗景福元年。爲武勝軍防禦使。二年。爲鎭海節度使。乾寧二年。昌僭號。鏐遣書曰。與其關門作天子。與九族百姓俱陷塗炭。豈若開門作節度使。終身富貴耶。昌不聽。鏐以狀聞。削奪昌官爵。委鏐討之。三年。昌伏誅。鏐令吏民上表。請兼領浙東。朝廷不得已。以爲鎭海鎭東節度使。改威勝曰鎭東。天復二年。進爵越王。天祐元年。更封吳王。梁太祖開平九年。以爲吳越王。乾化二年。加尙父。末帝貞明二年。以爲諸道兵馬元帥。三年。以爲天下兵馬元帥。龍德三年。以爲吳越王。鏐始建國。儀衞名稱多如天子之制。惟不改元。置百官。有丞相侍郎客省。使唐明宗天成四年。削鏐官爵。初。鏐嘗遣安重誨書。辭禮甚倨。及朝廷遣奉使烏昭遇韓玫使鏐。還玫奏昭遇見鏐。稱臣拜舞。重誨奏賜昭遇死。鏐以太師致仕。自餘官爵皆削之。長興二年。鏐卒。鏐寢疾。出印鑰授子元瓘。曰。子孫善事中國。勿以易姓廢事大之禮。卒年八十一。史稱乾寧三年秋九月。以鏐爲鎭海鎭東節度使。而券詞乃四年秋八月何耶。史稱儀衞名稱多如天子之制。惟不改元。程大昌演蕃露云。寶正六年。歲在辛卯。見封落星石制書。辛卯乃唐明宗長興二年。寶太元年。羅隱記新城縣記。云癸未歲。癸未乃唐莊宗

同光元年。以此知吳越雖稟中原正朔。既長與同光年號。與其寶正寶大。同歲而名不同。知吳越自嘗改元審矣。又僧文瑩湘山野錄云。唐昭宗以錢武肅平董昌。拜爲鎮海鎮東節度使、中書令。賜鐵券。羅隱爲謝表。始莊宗入洛。又遣使貢奉。懇請玉册金券。有司定議。非天子不得用。後竟賜之。鏐即以節鉞授其子元瓘。自稱吳越國王。名其居曰殿。官屬悉稱臣。又於衣錦軍大建玉册金券詔書三樓。遣使册東夷諸國。封拜其君長。幾極其勢。與向之謝表所陳。處極防微。累恩貿禍之誡。殊相戾矣。禪月貫休嘗以詩投之。有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霜寒十四州之句。鏐愛其詩。遣客吏諭之曰。教和尚改十四爲四十。方與見休性褊介。謂吏曰。州亦難添。詩亦不改。然閒雲野鶴。何天而不飛耶。遂飄然入蜀。鏐後果爲安重誨奏削王爵。以太師致仕。重誨死。明宗乃復鏐爵位。夫武肅之踰越。固莫逃乎二書所論。

射字法

有教予射字法。必須彼我二人俱聰明。熟於翻切。優於記問者。方乃便捷。倘遇人以詩詞或言語示我。彼在隔坐。不及知聞。我則拊掌。彼便說出。與所示同。然片段文章皆可成誦。非特一句一字而已。用拊掌代擊鼓。殊無勾肆市井俗態。此天下太平優游無事。謾以取一時之笑樂耳。使鼙鼓之聲震天。干戈之鉾耀日。又能留情於此耶。其法。七字詩十二句。逐句排寫。前四句括定字母。後八句括定叶韻。詩曰。

輕兵平邊明眼逢○○興征經迎年傷停應成聲清澄星晴丁顛擊
輕平明興征經迎傷停應成聲清澄星晴丁
輕兵平邊明眼逢○○興掀征經迎年傷停應成聲清澄星晴丁顛擊
盈諮能○稱稱非○○精煎零連汀天橙纏東蒙鍾江支茲爲微魚胡模齊乖佳灰咍眞諄臻匡虧

元魂痕寒歡關山。先森蕭宵爻豪歌。戈麻陽唐耕斜榮。青蒸登尤侯東侵。潭覃鹽添橫光凡。如欲切春字。淸諄淸淸千春。淸字在第三行第一字。諄字在第七行第四字。拊掌則前三後一。少歇。又前七後四。夏字平聲爲霞。盈麻。盈盈延霞。盈字在第三行第七字。麻字在第十行第二字。拊掌則前三後七。少歇。又前十後二。少歇。又三。蓋夏字去聲。所以又三也。若入聲。則四矣。餘倣此。但字母不離二十八字。而叶韻莫逃五十六字。此爲至要。後見賓退錄一則。與此略同。併志之。其曰俗間有擊鼓射字之伎。莫知所始。蓋全用切字。該以兩詩。詩皆七言。一篇六句。四十二字。以代三十六字母。全用五支至十二齊韻。取其聲相近。便於誦習。一篇七句。四十九字。以該平聲五十七韻。而無側聲。如一字字母在第三句第四字。則鼓節前三後四。叶韻亦如之。又以一二三四爲平上去入之別。亦有不擊鼓而揮扇之類。其實一也。詩曰。西希低之機詩資。非卑妻欺癡梯歸。披皮肥其辭移題。攜持齊時依眉微。離爲兒儀併鋤尼。醯雞篦溪批毗迷。此字母也。羅來瓜藍斜凌倫。思戈交勞皆來論。流連王郎龍南關。盧甘林巒雷聊隣。籠櫳婁參辰闌。楞根灣離驢寒間。懷橫榮輕庚光顏。此叶韻也。

神人獅子

松江之橫雲山。古冢纍纍然。世傳以爲多晉陸氏所藏。山人封生業盜冢。至正甲辰春。發一冢。冢磚上有太元二年造五字。按太元、東晉武帝時也。逆數而上。計九百一十餘年矣。或者謂冢有志石。但恐事泄。祕弗示人。冢中得古銅鸞勺壺洗尊鼎雜器之物二百餘件。內一水滴。作獅子昂首軒尾走躍狀。而一

人面部方大。髭鬚飄蕭。騎獅子背。左手握無底圓桶。右手臂鷹。人之腦心爲竅。以安吸子。吸子頂微大。正蓋胸心。儼一席帽胡人。衣褶及獅鷹羽毛。種種具備。通身青綠。吸子渾若碧玉。論其製作膚理。則非晉人所能。乃漢器無疑。必其平生寶惜。而以殉葬。約長五寸。高四寸許。誠奇物也。至秋夏士安偶過生生出售。以捐錢五十緡買之歸。剔鑿沙土。飾澤蠟石。神氣百倍於昔。韞櫝寶藏。時以示博古好雅者。一日。爲有勢力時貴奪去。昔鮮于困學公嘗畜一水滴。正與士安者大同小異。相承曰。蠻人獅子。愛之。未嘗去手。寓杭州斷橋日。臨湖有水閣。倚闌把玩。偶墮吸子於湖水中。百計求之。不可見。悒怏嘆嘆。形神爲之凋枯。既他往。踰三年。復來杭。仍居昔所寓舍。追懷故物。往視湖波。適當霜降水靜之時。吸子儼在土內。亟命僕下取。欣然如獲至珍。卽易號曰神人獅子。遂序述顛末。求館閣諸老。與夫騷人雅士。歌咏以張之。寖成巨軸。公歿子孫不能世守。水滴與詩卷皆歸婺州陶氏。陶亦不能久有。又將求善賈而沽諸。今不知所在。自我朝百餘年來。僅聞公得其一於先。而士安得其一於今。非若他古銅器比。可以屈指數也。

至元鈔樣

中書左丞葉公亦愚李。錢唐人。宋太學生。上書詆賈似道。公田關子不便。專權誤國。似道怒。嗾林德夫告公泥金飾齋扁不法。令獄吏鞫之云。只要你做一箇麻糊。公卽口占一詩曰。如今便一似麻糊。也是人間大丈夫。筆裏無時那解有。命中有處未應無。百千萬世傳名節。二十三年非故居。寄語長安朱紫客

盡心好上帝王書。遂遭黜流嶺南。及蒙恩放還。與似道遇諸途。公以詞贈云。君來路。吾歸路。來來去去何時住。公田關子竟何如。國事當時誰汝誤。雷州戶。崖州戶。人生會有相逢處。客中頗恨乏蒸羊。聊贈一篇長短句。歸附後。入京上書言時相。併獻至元鈔樣。此樣在宋時固嘗進呈。請以代關子。朝廷不能用。故今別改年號而復獻之。世皇嘉納使用。鑄板以功累官至今任而終。

妓聰敏

歌妓順時秀。姓郭氏。性資聰敏。色藝超絕。教坊之白眉也。翰林學士王公元鼎甚眷之。偶有疾。思得馬版腸充饌。公殺所騎千金五花馬。取腸以供。至今都下傳爲佳話。時中書參政阿魯溫尤屬意焉。因戲謂曰。我比元鼎如何。對曰。參政、宰相也。學士、才人也。燮理陰陽。致君澤民。則學士不及參政。嘲風咏月。惜玉憐香。則參政不如學士。參政付之一笑而罷。郭氏亦善於應對者矣。

日無光

至正辛丑四月朔日。日未沒三四竿許。忽然無光。漸漸作焦葉樣。天且昏黑如夜。星斗粲然。飯頃。方復舊。天再開。星斗亦隱。又少時。乃沒。按天官書、王隱晉書曰。日無光。臣有陰謀。京房易傳曰。臣專刑。茲謂分威。蒙微而日不明。

松江志異

至正壬寅八月中。上海縣三十四保辰字圍金壽一家。已閹雄狗生小狗八。其一嘴爪紅如鮮血。然犬之

爲妖。多見於占驗之書。而未有若此者。若男變爲女。男子孕育。則嘗聞之古昔。蓋陽衰陰盛。兵戈亂離之兆。今夫牡物而生兒。陽化陰也。又犬屬火。一喙瓜紅。紅亦火也。豈非主兵主火者與。甲辰四月十五日。華亭縣五保楊巷邵浦雲之西清菴廊屋一十九間。每間屋柱皆有聲。其聲若以桶覆水而而擊其底者。人以手按之。則振掉而起。經時乃止。按乾坤變異錄。人君宮室無故有音聲。主兵起。若人家主家亡。六月二十三日夜四更。松江近海去處。潮忽驟至。人皆驚訝。以非正候。至辰時。潮方來。乃知先非潮也。後見湖泖人說。湖泖素不通潮。忽平擁起高三四尺。若潮漲之勢。正與此時同。又聞平江嘉興亦如之。按五行志。水自盈溢。主兵與。乾坤變異錄。河水大溢。臣下執政有背叛。

郡縣君

國朝品官母妻。四品贈郡君。五品贈縣君。然古邦君之妻。邦人曰小君。禮士喪妾不得匹其夫。必曰君。妻曰女君。後世封羊祜妻爲萬歲君。則此可謂令甲之原。

面不畏寒

人之四支百骸。莫不畏寒。獨面則否。醫書謂頭者諸陽之會。諸陰脉至頸及額而還。獨諸陽脉上至頭。所以然也。

輟耕錄卷第二十

納音

六十甲子之有納音。世人鮮知其理。嘗觀筆談有曰。六十甲子納音。蓋六十律旋相爲宮也。一律合五音。十二律納六十音也。凡氣始於東方而右行。音起於西方而左行。陰陽相錯而生變化。所以氣始於東方者。四時始於木。右行傳於火。火傳於土。土傳於金。金傳於水。所謂音始于西方者。五音始于金。左旋傳於火。火傳於木。木傳於水。水傳于土。（納音與易納甲同法。乾納甲而坤納癸。始于乾而終于坤。納音始於金。金。乾也。終于土。土。坤也。納音之法。同類娶妻。隔八生子。此漢志語也。）此律呂相生之法也。五行先仲而後孟。孟而後季。此遁甲三元之紀也。甲子、金之仲。（黃鍾之商。同位。謂甲與乙。）隔八下生壬申金之孟。（大呂之商。同位。謂甲與乙。丙與丁之類。下皆倣此。）夷則之商。隔八。謂大呂。壬申同位娶癸酉。（南呂之商。隔八上生庚辰金之季。（姑洗之商。此金三元終。若只以陽辰言之。則依遁甲逆轉。仲。孟。季。若兼葵言。則順傳。孟。仲。季也。）庚辰同位娶辛巳。（仲呂之南。隔八下生戊子火之仲。（黃鍾之徵。金三元終。則左行傳南方火也。）戊子娶己丑。（大呂之徵。生丙申火之孟。（夷則之徵。丙申娶丁酉。（南呂之徵。生甲辰火之季。（姑洗之徵。甲辰娶乙巳。（仲呂之徵。生壬子木之仲。（黃鍾之角。火三元終。則左行傳于東方木。）如是左行。至於丁巳。中呂之宮。五音一終。復自甲午金之仲娶乙未。隔八生壬寅。一如甲子之法。終于癸亥。（謂蕤賓娶林鍾。上生太簇之類。）自子至于巳爲陽。故自黃鍾至于中呂皆下生。自午至于亥爲陰。故自林鍾至于應鍾皆上生。（甲子乙丑金。與甲午乙未金雖同。然甲子乙丑爲陽律。陽律皆下生。甲午乙未爲陽呂。陽呂皆上生。）六十律相反。所以分爲一紀也。得此一說。固已判然。及讀瑞桂堂暇錄。

亦論及此。則尤明白簡易。其曰、六十甲子之納音。此以金木水火土之音而明之也。一六爲水。二七爲火。三八爲木。四九爲金。五十爲土。然五行之中。惟金木有自然之音。水火土必相假而後成音。蓋水假土。火假水。土假火。故金音四九。木音三八。水音五十。火音一六。土音二七。此不易之論也。何以言之。甲巳、子午、丑未、寅申、卯酉、辰戌、巳亥、四也。甲子乙丑其數三十有四。四者。金之音也。故曰金。戊辰己巳其數二十有八。八者。木之音也。故曰木。庚午辛未其數三十有二。二者。火也。土以火爲音。故曰土。甲申乙酉其數三十。十者。土也。水以土爲音。故曰水。戊子己丑其數三十有一。一者。水也。火以水爲音。故曰火。凡六十甲子皆然。此納音之所起也。大抵六十甲子、曆也。納音、律也。支干、納音之別也。此天地自然之數。河圖、生數也。生者左旋。故以中央之土而生西方之金。西方之金而生北方之水。北方之水而生東方之木。東方之木而生南方之火。南方之火而復生中央之土。洛書、尅數也。尅者右轉。故以中央之土而尅北與西北之水。北與西北之水而尅西與西南之火。西與西南之火而尅南與東南之金。南與東南之金而尅東與東北之木。東與東北之木而又尅中央之土。此圖書生尅自然之數也。又見日家一書。專解海中爐中之類。其辭雖鑿。亦自頗通。因併錄之。曰甲子乙丑海中金者。子屬水。又爲湖。又爲水旺之地。兼金死於子。墓於丑。水旺而金死墓。故曰海中金也。丙寅丁卯爐中火者。寅爲三陽。卯爲四陽。火既得地。又得寅卯之木以生之。此時天地開爐。萬物始生。故曰爐中火也。戊辰己巳大林木者。辰爲原野。巳爲六陽。木至六陽。則枝葉茂。以茂盛之木而

在原野之間。故曰大林木也。庚午辛未路傍土者。未中之木而生午位之旺火。火旺則土於斯而受刑。土之始生。未能育物。猶路傍土若也。故曰路傍土也。壬申癸酉劍鋒金者。申酉金之正位。兼臨官申帝旺酉。金既生旺。則成剛矣。剛則無踰於劍鋒。故曰劍鋒金也。甲戌乙亥山頭火者。戌亥爲天門。火照天門。其光至高。故曰山頭火也。丙子丁丑澗下水者。水旺於子。衰於丑。旺而反衰。則不能爲江河。故曰澗下水也。戊寅己卯城頭土者。天干戊己屬土。寅爲艮山。上積而爲山。故曰城頭土也。庚辰辛巳白蠟金者。金養於辰。生於巳。形質初成。未能堅利。故曰白蠟金也。壬午癸未楊柳木者。木死於午。墓於未。木既死墓。雖得天干壬癸之水以生之。終是柔弱。故曰楊柳木也。甲申乙酉井泉水者。金臨官申。帝旺酉。金既生旺。則水由以生。然方生之際。力量未洪。故曰井泉水也。丙戌丁亥屋上土者。丙丁屬火。戌亥爲天門。火既炎上。則土非在下而生。故曰屋上土也。戊子己丑霹靂火者。丑屬土。子屬水。水居正位。而納音乃火。水中之火。非龍神則無。故曰霹靂火也。庚寅辛卯松柏木者。木臨官寅。帝旺卯。木既生旺。則非柔弱之比。故曰松柏木也。壬辰癸巳長流水者。辰爲水庫。巳爲金長生之地。金生則水性已存。以庫水而逢生金。則泉源終不竭。故曰長流水也。甲午乙未沙中金者。午爲火旺之地。火旺則金敗。未爲火衰之地。火衰則金冠帶。敗而方冠帶。未能砟伐。故曰沙中金也。丙申丁酉山下火者。申爲地戶。酉爲日入之門。日至此時而藏光。故曰山下火也。戊戌己亥平地木者。戌爲原野。亥爲木生之地。夫木生於原野。則非一根一株之比。故曰平地木也。庚子辛丑壁上土者。丑雖土家正位。而子則水旺之地。土見水多。則

爲泥也。故曰壁上土也。壬寅癸卯金箔金者。寅卯爲木旺之地。木旺則金羸。又金絕於寅。胎於卯。金既無力。故曰金箔金也。甲辰乙巳覆燈火者。辰爲食時。巳爲禺中。日之將中。豔陽之勢。光於天下。故曰覆燈火也。丙午丁未天河水者。丙丁屬火。午爲火旺之地。而納音乃水。水自火出。非銀漢不能有也。故曰天河水也。戊申己酉大驛土者。申爲坤。坤爲地。酉爲兌。兌爲澤。戊己之土加於坤澤之上。非其他浮薄之土也。故曰大驛土也。庚戌辛亥釵釧金者。金至戌而衰。至亥而病。金既衰病。則誠柔矣。故曰釵釧金也。壬子癸丑桑柘木者。子屬水。丑屬金。水方生木。金則伐之。猶桑柘方生。人便以餧蠶。故曰桑柘木也。甲寅乙卯大溪水者。寅爲東北維。卯爲正東。水流正東。則其性順。而川澗池沼俱合而歸。故曰大溪水也。丙辰丁巳沙中土者。土庫辰絕巳。而天干丙丁之火至辰冠帶。巳臨官。土既庫絕旺。火復興生之。故曰沙中土也。戊午己未天上火者。午爲火旺之地。未中之木又復生之。火性炎上。及逢生地。故曰天上火也。庚申辛酉石榴木者。申爲七月。酉爲八月。此時木則絕矣。惟石榴之木反結實。故曰石榴木也。壬戌癸亥大海水者。水冠帶戌。臨官亥。水臨官冠帶。則力厚矣。兼亥爲江。非他水之比。故曰大海水也。

化氣

甲、己土。乙、庚、金。丁、壬、木。丙、辛、水。戊、癸、火。此十干化五行眞氣也。其法。取歲首月建之干。如甲己丙作首。丙屬火。火生土。故化土。餘倣此。又一說亦通。謂遇龍則化。龍、辰也。甲己得戊辰。戊屬土。故化土。乙庚得庚辰。庚屬金。故化金。丙辛以下皆然。

應聘不遇

胡石塘先生嘗應聘入京。世皇召見於便殿。趨進張皇。不啻笠子欹側。上問曰。秀才何學。對曰。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學。上笑曰。自家一箪尚不端正。又能平天下耶。然憐其貧。時授揚州路儒學教授。吁。以先生之學行。而不見遇於明君。是果命矣夫。

皇舅墓

河間路景州蓨縣河澭一土阜。相傳爲皇舅墓。自國家奄混區夏。卽有謠云。皇舅墓門閉。運糧向北去。水淦墓門開。運糧却回來。至正辛卯。中原大水。舟行木杪間。及水退。土阜崩圮。墓門顯露。繼後天下多事。海道不通。先是。張蛻菴嘗有詩云。青州刺史河上墳。墳不可識碑仍存。維舟上讀半磨滅。使君乃緣戚里恩。當時賜葬宜過厚。家闕樹立須雄尊。豈知陵谷有遷變。石馬盡沒龜趺蹲。驛夫指我元傍岸。縣官恐墜移高原。岸濱往往多古冢。零落空餘秋草根。至今父老傳讖記。野人之語那足論。我疑其藏必深鋼。或謂已被湍流吞。安得壯士塞河水。萬古莫令開墓門。讀公之詩。傷今之世。則讖緯之說誠不可誣矣。

眞率會

林昉田間書。載會友人遊山檄云。人有殘縑敗素。繪一山一水。愛之若寶。售之必千金。至於目與眞景會。則略不加喜。毋乃貴僞而賤眞耶。求樂之眞。今日正在我輩。春雪旣霽。春風亦和。或坐釣於鷗邊。或行

歌於犢外。百年瞬息。懽樂幾何。肴核盃盤。隨意所命。毋以豐約拘也。檄書馳告。盍勇而前。此文殊清新。向予避兵雲間泗濱時。其地有林泉之勝。而無烽燧之虞。同時嘉遯者。皆文人高士。因倣司馬溫公故事。俾予作約語云。百歲光陰。萬物乃天地逆旅。四時行樂。我輩亦風月主人。幸居同泗水之濱。況地接九山之勝。儘可傍花隨柳。庶幾游目騁懷。節序駸駸。莫負芒鞵竹杖。盃盤草草。何慚野蔌山肴。雖云一餉之清懽。亦是百年之嘉話。敢煩同志。互作遨頭。慨元祐之耆英。衣冠遠矣。集永和之少長。觴咏依然。訂約既勤。踐言弗替。用附於此。以見眞率之會。不讓遊山之樂也。

珠簾秀

歌兒珠簾秀、姓朱氏。姿容姝麗。雜劇當今獨步。胡紫山宣慰極鍾愛之。嘗擬沉醉東風小曲以贈云。錦織江邊翠竹。絨穿海上明珠。月淡時。風清處。都隔斷落紅塵土。一片閒情任卷舒。挂盡朝雲暮雨。馮海粟先生亦有鷓鴣天云。十二闌干映遠眸。醉香空斷楚天秋。鍜簇影薄微微見。龜背紋輕細細浮。香霧斂。翠雲收。海霞爲帶月爲鈎。夜來捲盡西山雨。不着人間半點愁。皆咏珠簾以寓意也。由是聲譽益彰。

漢兒字聖旨

至元丙子秋八月。宋揚州守臣朱煥以城降。後以煥之孫道存家。欽覩世祖招諭詔旨。其文曰。上天眷命大元皇帝聖旨。諭淮安州安撫朱煥。據陳楚客奏。臣與朱安撫同年。又有通家之好。自戊午歸順之後。不相見者十有八載。今王師弔伐。諸道並進。數內一路。領漣河清河將士。攻取淮東未附州郡。切恐城

陷之日。玉石俱焚。臣於故人情分。不容緘默。且彼所以嬰城自守者。無他。原其本心。但未知趨向之方。初無執迷抗拒之意。今大江南北。西至全蜀。悉入版圖。若蒙聖慈。特發使命。宣示德音。開其生路。彼亦識時達變之士也。寧不以數萬生靈爲念乎。臣昧死上言。伏候勅旨。淮奏。今遣使特旨前去。宣布大信。若能識時達變。可保富貴。應在城守禦將帥同謀歸順者。恩不殊此。故茲詔示。想宜知悉。至元十二年七月日。白廉正書。北方謂之漢兒字聖旨。此詔歲月在城未降一載先。則煥之來歸必先有所期矣。煥之子德輝。承父廕。仕至漢陽同知。道存、德輝之子也。亦以父廕仕至江陰知事。既而復受僞周戶部主事之職。將命揚州。被執至淮安。殺之。弟兄子姪客居上海。又悉死於苗獠之劫掠。煥之宗族所遺殆無噍類。夫煥既不能盡忠於前。而道存又不能盡忠於後。被執遭戮之地。適在揚州淮安。天之報施。固其宜也。謾書于此。以爲叛逆之勸。

碧瀾妾

吳興趙公碧瀾、宋宗室也。老而益貧。二妾方少艾。慮無以安其心。因遣之去。咸弗肯嫁。數獻肴酒。致殷勤焉。公於卒也。覆諸水曰。愼毋再見。昔吾割情忍愛以去爾。爾弗我忘。祇攪我心耳。既而各與其父母俱至。泣而言曰。妾家每歲請給。足可養贍。願執事終身爲尼。以報主恩。公遂復留之。他日公死。果如所言。公有寡女。復資育之。四明黃伯成先生玠嘗有詩曰。感之以誠感必深。應之以眞應必捷。眞情一合了弗離。聽我長歌碧瀾妾。碧瀾亦是諸王孫。世殊事異老且貧。少陵尙愛燕王婕。況是當時眞貴人。春衣

典盡春寒峭。二妾朱顏正姝好。忍將羅帶拆同心。懊恨浮生頭白早。珠鈿翠髻幸僅存。此時猶及嫁夫君。十二樓頭燕子去。揮手不可留仙裙。去妾相悲兩相約。既去猶煩送肴酌。主君詎忍覆棄之。見此翻令心緒惡。一心專天天得知。忍着主衣還事誰。遂携衾襟與俱來。後君死者當爲尼。碧瀾堂下雙溪水。使客往來豈知此。不願新懽戀舊恩。千萬人中兩人耳。

箕仙咏史

懸箕扶鸞召仙。往往皆古名人高士來格。所作詩文。間有絶佳者。意必英爽不昧之鬼。依馮精魄。以闡揚其靈惟耳。友人檇李顧元凱（舜舉）亦善此術。嘗召一仙至。大書曰。獨樂園主也。可命題。衆以咏史請。變不停留。作成長篇。自非熟於史學者弗能焉。殊不知此等爲何如鬼也。詩曰。三皇之前不可傳。堯舜垂衣化自然。夏衰商敗兵革起。征討有罪非傳賢。蒼姬種德極深厚。歷載八百何緜緜。孔丘孟軻不得位。唯有文字登書編。春秋筆削嚴一字。誅惡褒善持大權。丘明作傳詳本末。下迨戰國何茫然。秦皇併吞六王畢。始廢封建迷井田。功高自謂傳萬世。仁義不施徒託仙。東遊弗返祖龍死。赤鑑火德明中天。漢朝文景稱至治。刑措可比成康前。無端雜用黃老術。是以未得稱其全。王莽賊臣篡漢祚。賴有光武如周宣。雲臺名將應列宿。婉婉良策扶戎軒。絶勝高祖醢彭越。可比周召終天年。崇儒往謁曲阜廟。典章燦燦羅星躔。後人不省創業苦。寵任閹宦皆貂蟬。西園粥爵誠可恥。黨錮忠士災何延。一朝曹氏帝稱魏。銅駝荆棘生荒烟。關張早死後主弱。興乍自帝開坤埏。五湖雲擾亂中國。五馬南渡何翩翩。六朝興廢

有得失。豈知合併歸楊堅。瓊花城裏建宮闕。汴河春水浮龍船。亂離思治否復泰。唐室高祖催飛騫。秦王神武不可及。遂承天祚傳高玄。大綱不正有慚色。我嘗撫卷思其淵。紛紛女禍握神器。擾擾藩鎮橫弋鋋。乘輿避亂數奔竄。翠華幾度遊西川。黃巢殘賊不忍說。白骨山積血成泉。侵凌漸使唐祚絕。江海雖大猶涓涓。朱溫降將乃一賊。僭號暫時得復失。後唐石晉暨知遠。但以功利不尚德。周家亦僭登天基。獨有世宗明治術。我朝列聖皆深仁。天下蒼生得蘇息。史書浩浩充屋棟。人主欲觀寧遍及。小臣纂集作通鑑。治亂興亡明似日。願言乙夜細垂觀。比美成王戒無逸。

夫婦同棺

張春兒、棗縣軍士李青之妻也。年二十。青疾革。顧謂春曰。吾殆矣。汝其善事後人。春截髮示信。誓弗再適。未幾。青死。春慟垂絕。且囑匠人曰。造棺宜極大。將以盡納亡者衣服弓劍之屬。匠如其言。既斂。乃自經。鄰里就用此棺同葬之。事奏上于朝。旌其墓。時至正戊子也。嗚呼。春兒生長窶微。不閑禮節。尚知夫婦大義如此。顧世之名門巨族。動以衣冠自眩。往往有夫骨未寒而求匹之念已萌于中者。豈不爲春兒萬世之罪人也與。

宋幼主詩

寄語林和靖。梅花幾度開。黃金臺下客。應是不歸來。此宋幼主在京都所作也。始終二十字。含蓄無限淒戚意思。讀之而不興感者幾希。

孔掾史

孔某者。曲阜慶癸丑間。爲江浙省掾史。身軀短小。僅與堂上公案相等。凡呈署牘文。必用低凳閣足令高。脫歡丞相以其先聖子孫。而且才學優長。甚禮遇之。時有詔許文正公從祀夫子廟庭。公之子參知政事惡孔風度不雅。因小過。叱之退。丞相曰。他祖公容得參政父親坐。參政反不容他一箇子孫立耶。許大慚。

挽文教授詩

至元間。宋文丞相有子。出爲郡教授。行數驛而卒。人皆作詩以悼之。閩人翁某一聯云。地下修文同父子。人間讀史各君臣。獨爲絕唱。

狷潔

鄭所南先生。名思肖。福州連江人。宋太學上舍。應博學宏詞科。剛介有立志。會天兵南。叩闕上疏。犯新禁。衆爭目之。由是遂變今名。曰肖。曰南。義不忘趙北面他姓也。隱居吳下。一室蕭然。坐必南向。歲時伏臘。望南野哭而再拜。乃返。人莫識焉。嘗不與剡客交往。或於朋友坐上見有語音異者。使引去。人咸知其狷潔。亦弗爲怪。工書墨蘭。不妄與人。邑宰求之不得。聞先生有田三十畝。因脅以賦役取。先生怒曰。頭可砍。蘭不可畫。嘗自寫一冊。長丈餘。高可五寸許。天眞爛熳。超出物表。題云。純是君子。絕無小人。深山之中。以天爲春。過齊子芳之書塾云。此世但除君父外。不曾別受一人恩。寒菊云。禦寒不籍水爲命。去國自

同金鑄心。其忠肝義膽。於此可見。晚年究竟性命之學。以壽終。

鴈書

零落風塵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蠻臣有帛書。中統十五年九月一日放鴈。獲者勿殺。國信大使郝經書于眞州忠勇軍營新館。右五十九字。郝公書也。公字伯常。澤州陵川人。世皇召居潛邸。歲己未。扈從濟江。授江淮宣慰司副使。中統元年。拜翰林侍讀學士。充國信使。宋館于眞州。凡十有六年。始得歸。此書當在至元十一年。是時南北隔絕。但知紀元爲中統也。先是有以鴈獻。命畜之。鴈見公。輒鼓翼引吭。似有所訴者。公感悟。擇日。率從者具香案北向拜。舁鴈至前。手書尺帛。親繫鴈足而縱之。後虞人獲之苑中。以聞。上惻然曰。四十騎留江南。曾無一人鴈比乎。遂進師南伐。越二年。宋亡。至今祕監帛書尚存。

碑刻印識

李和、錢唐人。國初時尚存。粥故書爲業。尤精於碑刻。凡博古之家或有贋本求一印識。毅然弗從。其印文、李和鑒定。石刻印。

九姑玄女課

吳楚之地。村巫野叟及婦人女子輩。多能卜九姑課。其法。折草九莖。屈之爲十八。握作一束。祝而呵之。兩兩相結。止留兩端。已而抖開。以占休咎。若纔成一條者。名曰黃龍儻仙。又穿一圈者。名曰仙人上馬圈。

不穿者。名曰蟢窠落地。皆吉兆也。或紛錯無緒。不可分理。則凶矣。又一法。曰九天玄女課。其法。折草一把。不計莖數多寡。苟用算籌亦可。兩手隨意分之。左手在上。竪放。右手在下。橫放。以三除之。不及者爲卦。一竪一橫曰大陽。二竪一橫曰靈通。二竪二橫曰老君。二竪三橫曰太吳。三竪一橫曰洪石。三竪三橫曰祥雲。皆吉兆也。一竪二橫曰太陰。一竪三橫曰懸崖。三竪三橫曰陰中。皆凶兆也。愚意俗謂九姑。豈卽九天玄女歟。離騷經云。索琯茅以筵篿兮。命靈氛爲余卜。注曰。琯茅、靈草也。筵、小破竹也。楚人名結草折竹以卜曰篿。據此。則亦有所本矣。

白翎雀

白翎雀者。國朝教坊大曲也。始甚雍容和緩。終則急躁繁促。殊無有餘不盡之意。竊嘗病焉。後見陳雲巖先生云。白翎雀生於烏桓朔漠之地。雌雄和鳴。自得其樂。世皇因命令人頒德閎製曲以名之。曲成。上曰。何其末有怨怒衰婺之音乎。時譜已傳矣。故至今卒莫能改。會稽張思廉憲作歌以咏之曰。眞人一統開正朔。馬上鞭鞭手親作。教坊國手頒德閎。傳得開基太平樂。檀槽舒呀鳳凰鬬。十四銀環挂冰索。摩訶不作兜勒聲。驀奏筵前白翎雀。霜皾皾風殼殼。白草黃雲日色薄。玲瓏碎玉九天來。亂撒冰花灑毡幕。玉翎琤琮起盤礴。左旋右折入寥廓。翠寒孤高繞羊角。啾啁百鳥紛參錯。須臾力倦忽下躍。萬點寒星墜叢薄。碧然一聲震雷撥。一十四弦啞一林。鴛鴦飛起暮雲平。鷙鳥東來海天闊。黃羊之尾文豹胎。玉液淋漓萬壽盃。九龍殿高紫帳煖。踏歌聲裏懽如雷。白翎雀。樂極哀節婦死。忠臣摧。八十一年生

草萊。鼎湖龍去何時回。

天下士

漫浪野錄云。蘇子瞻泛愛天下士。無賢不肖懽如也。嘗自言。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兒。子由晦默。少許可。嘗戒子瞻擇交。子瞻曰。吾眼前見天下無一箇不好人。此乃一病。以余言之。先生天下士也。此其所以汎愛天下士。顧今之忌才嫉能。口堯舜而心盜蹠者。使先生視之。乃土苴之不若矣。

輟耕錄卷第二十一

宮闕制度

至元四年正月。城京師。以爲天下本。右擁太行。左注滄海。撫中原。正南面。枕居庸。奠朔方。峙萬歲山。浚太掖池。汪玉泉。通金水。縈畿帶甸。負山引河。壯哉帝居。擇此天府。城方六十里。里二百四十步。分十一門。正南曰麗正。南之右曰順承。南之左曰文明。北之東曰安貞。北之西曰健德。正東曰崇仁。東之右曰齊化。東之左曰光熙。正西曰和義。西之右曰肅清。西之左曰平則。大內南臨麗正門。正衙曰大明殿。曰延春閣。宮城周回九里三十步。東西四百八十步。南北六百十五步。高三十五尺。甎甃。至元八年八月十七日申時動土。明年三月十五日卽工。分六門。正南曰崇天。十二間。五門。東西一百八十七尺。深五十五尺。高八十五尺。左右趯樓二。趯樓登門兩斜廡。十門。闕上兩觀皆三趯樓。連趯樓東西廡。各五間。西趯樓之西、有塗金銅幡竿。附宮城南面。有宿衛直廬。凡諸宮門。皆金鋪朱戶丹檻、藻繪、彤壁、琉璃瓦、飾簷脊。崇天之左曰星拱。三間。一門。東西五十五尺。深四十五尺。高五十尺。崇天之右曰雲從。制度如星拱。東曰東華。七間。三門。東西一百十尺。深四十五尺。高八十尺。西曰西華。制度如東華。北曰厚載。五間。一門。東西八十七尺。深高如西華。角樓四。據宮城之西隅。皆三趯樓。琉璃瓦飾簷脊。直崇天門。有白玉石橋三虹。上分三道。中爲御道。鐫百花蟠龍。星拱南有御膳亭。亭東有拱辰堂。蓋百官會集之所。東南

角樓東差北有生料庫庫東爲柴場夾垣東北隅有羊圈西南角樓南紅門外留守司在焉西華南有儀鸞局西有鷹房厚載北爲御苑外周垣紅門十有五內苑紅門五御苑紅門四此兩垣之內也大明門在崇天門內大明殿之正門也七間三門東西一百二十尺深四十四尺重簷日精門在大明門左月華門在大明門右皆三間一門大明殿乃登極正旦壽節會朝之正衙也十一間東西二百尺深一百二十尺高九十尺柱廊七間深二百四十尺廣四十四尺高五十尺寢室五間東西夾六間後連香閣三間東西一百四十尺深五十尺高七十尺青石花礎白玉石圓碣文石甃地上藉重茵丹楹金飾龍繞其上四面朱琐窓藻井間金繪飾燕石重陛朱闌塗金銅飛雕冒中設七寶雲龍御榻白蓋金縷褥北設后位諸王百寮怯薛官侍宴坐牀重列左右前置燈漏貯水運機小偶人當時刻捧牌而出木質銀裹漆瓮一金雲龍蜿繞之高一丈七尺貯酒可五十餘石雕象酒卓一長八尺闊七尺二寸玉瓮一玉編磬一巨笙一玉笙玉箎咸備于前前懸繡緣朱簾至冬月大殿則黃猫皮壁幛黑貂褥香閣則銀鼠皮壁幛黑貂煖帳凡諸宮殿乘輿所臨御者皆丹楹朱琐窓間金藻繪設御榻裀褥咸備屋之簷脊皆飾琉璃瓦文思殿在大明寢殿東三間前後軒東西三十五尺深七十二尺紫檀殿在大明寢殿西制度如文思皆以紫檀香木爲之縷花龍涎香間白玉飾壁草色綠其皮爲地衣寶雲殿在寢殿後五間東西五十六尺深六十三尺高三十尺鳳儀門在東廡中三間一門東西一百尺深六十尺高如其深門之外有庖人之室稍南有酒人之室麟瑞門在西廡中制度如鳳儀門之外有內藏庫二

十所。所爲七間。鍾樓、又名文樓、在鳳儀南。鼓樓、又名武樓、在麟瑞南。皆五間。高七十五尺。嘉慶門在後廡寶雲殿東。景福門在後廡寶雲殿西。皆三間一門。周廡一百二十間。高三十五尺。四隅角樓四間。重簷。凡諸宮周廡。並用丹楹、彤壁、藻繪、琉璃瓦、飾簷脊。延春門在寶雲殿後。延春閣之正門也。五間三門。東西七十七尺。重簷。懿範門在延春左。嘉則門在延春右。皆三間一門。延春閣九間。東西一百五十尺。深九十尺。高一百尺。三簷重屋。柱廊七間。廣四十五尺。深一百四十尺。高五十尺。寢殿七間。東西夾四間。後香閣一間。東西一百四十尺。深七十五尺。高如其深。重簷。文石甃地。藉花毳褥。簷帷咸備。白玉石重陛。朱闌。銅冒楯。塗金雕翔其上。閣上御榻二。柱廊中設小山屏牀。皆楠木爲之。而飾以金。寢殿楠木御榻。東夾紫檀御榻。壁皆張素畫飛龍舞鳳。西夾事佛像。香閣楠木寢床。金縷褥。黑貂壁幢。慈福殿、又曰東煖殿。在寢殿東。三間。前後軒。東西三十五尺。深七十二尺。明仁殿、又曰西煖殿。在寢殿西。制度如慈福。景耀門在左廡中。三間。一門。高三十尺。清瀛門在右廡中。制度如景耀。鍾樓在景耀南。鼓樓在清瀛南。各高七十五尺。周廡一百七十二間。四隅角樓四間。玉德殿在清瀛外。七間。東西一百尺。深四十九尺。高四十尺。飾以白玉。甃以文石。中設佛像。東香殿在玉德殿東。西香殿在玉德殿西。宸慶殿在玉德殿後。九間。東西一百三十尺。深四十尺。高如其深。中設御榻。簾帷裀褥咸備。前列朱闌。左右闢二紅門。後山字門三間。東更衣殿在宸慶殿東。五間。高三十尺。西更衣殿在宸慶殿西。制度如東殿。隆福殿在大內之西。與聖之前。南紅門三。東西紅門宮各一。繚以磚垣。南紅門一。東紅門一。後紅門一。光天門、

光天殿正門也。五間三門。高三十二尺。重簷。崇華門在光天門左。膺福門在光天門右。各三間一門。光天殿七間。東西九十八尺。深五十五尺。高七十尺。柱廊七間。深九十八尺。高五十尺。寢殿五間。兩夾四間。東西一百三十尺。高五十八尺五寸。重簷藻井琐窓。文石甃地。藉花毳袒。縣朱簾。重陛朱闌。塗金雕冒楯。正殿縷金雲龍樟木御榻。從臣坐牀重列。前兩傍寢殿亦設御榻。裀褥咸備。青陽門在左廡中。明暉門在右廡中。各三間一門。翥鳳樓在青陽南。三間。高四十五尺。驂龍樓在明暉南。制度如翥鳳。後有牧人宿衞之室。壽昌殿、又曰東煖殿。在寢殿東。三間。前後軒。重簷。嘉禧殿、又曰西煖殿。在寢殿西。制度如壽昌。中位佛像。傍設御榻。針線殿在寢殿後。周廡一百七十二間。四隅角樓四間。侍女直廬五所。在針線殿後。又有侍女室七十二間。在直廬後。及左右浴室一區。在宮垣東北隅。文德殿在明暉外。又曰楠木殿。皆楠木爲之。三間。前後軒一間。盝頂殿五間。在光天殿西北角樓西後。有盝頂小殿。香殿在宮垣西北隅。三間。前軒一間。前寢殿三間。柱廊三間。後寢殿三間。東西夾各二間。文寀庫在宮垣西南隅。酒房在宮垣東南隅。內庖在酒房之北。興聖宮在大內之西北。萬壽山之正西。周以磚垣。南闢紅門三。東西紅門各一。北紅門一。南紅門外。兩傍附垣有宿衞直廬。凡四十間。東西門外各三間。南門前夾垣內、有省院臺百司官侍直板屋。北門外有奢花室五間。東夾垣外。有宦人之室十七間。凌室六間。酒房六間。南北西門外。棊置衞士直宿之舍二十一所。所爲一間。外夾垣東紅門三。直儀天殿弔橋。西紅門一。達徽政院。門內差北、有盝頂房二。各三間。又北、有屋二所。各三間。差南、有庫一所。及屋三間。北紅門

外有臨街門一所三間此夾垣之北門也興聖門興聖殿之北門也五間三門重簷東西七十四尺明華門在興聖門左肅章門在興聖門右各三間一門興聖殿七間東西一百尺深九十七尺柱廊六間深九十四尺寢殿五間兩夾各三間後香閣三間深七十七尺正殿四面朱縣琐窓文石甃地藉以毳裀中設扆屏榻張白蓋簾帷皆綿繡爲之諸王百寮宿衛官侍宴坐牀重列左右其柱廊寢殿亦各設御榻裀褥咸備白玉石重陛朱闌塗金冒楯覆以白磁瓦碧琉璃飾其簷脊弘慶門在東廡中宣則門在西廡中各三間一門凝暉樓在弘慶南五間東西六十七尺延顥樓在宣則南制度如凝暉嘉德殿在寢殿東三間前後軒各三間重簷寶慈殿在寢殿西制度同嘉德山字門在興聖宮後延華閣之正門也正一間兩夾各一間重簷一門脊置金寶瓶又獨脚門二周閣以紅版垣延華閣五間方七十九尺二寸重阿十字脊白琉璃瓦覆青琉璃瓦飾其簷脊立金寶瓶單陛御榻從臣坐牀咸具東西殿在延華閣西左右各五間前軒一間園亭在延華閣後芳碧亭在延華閣後圓亭東三間重簷十字脊覆以青琉璃瓦飾以綠琉璃瓦脊置金寶瓶徽青亭在圓亭西制度同芳碧亭浴室在延華閣東南隅東殿後傍有盝頂井亭二間又有盝頂房三間畏吾兒殿在延華閣右六間傍有窖花半屋八間木香亭在畏吾兒殿後東盝頂殿在延華閣東版垣外正殿五間前軒三間東西六十五尺深三十九尺柱廊二間深二十六尺寢殿三間東西四十八尺前苑轉置花朱闌八十五扇殿之傍有盝頂房三間庖室二間面陽盝頂房三間妃嬪庫房一間縫紉女庫房三間紅門一盝頂之制三椽其頂若筒之半故名

西盝頂殿在延華閣西版垣之外。制度同東殿。東殿之傍、有庖室三間。好事房二。各三間。獨脚門二。紅門一。妃嬪院四。二在東盝頂殿後。二在西盝頂殿後。各正室三間。東西夾四間。前軒三間。後有三椽半屋二間。侍女室八十三間。半在東妃嬪院左。西向。半在西妃嬪院右。東向。室後各有三椽半屋二十五間。東盝頂殿紅門外。有屋三間。盝頂軒一間。後有盝頂房一間。庖室一區。在凝暉樓後。正屋五間。前軒一間。後披屋三間。又有盝頂房一間。盝頂井亭一間。周以土垣。前闢紅門。酒房在宮垣東南隅。庖室南。正屋五間。前盝頂軒三間。南北房各三間。西北隅盝頂房三間。紅門一。土垣四周之。學士院在閣後。四盝頂殿門外之西偏。三間。生料庫在學士院南。又南、爲鞍轡庫。又南、爲軍器庫。又南、爲庖人牧人宿衞之室。藏珍庫在宮垣西南隅。制度並如酒室。惟多盝頂半屋三間。庖室三間。萬壽山在大內西北。太液池之陽。金人名瓊花島。中統三年修膳之。至元八年賜今名。其山皆疊玲瓏石爲之。峯巒隱映。松檜隆鬱。秀若天成。引金水河至其後。轉機運斡。汲水至山頂。出石龍口。注方池。伏流至仁智殿後。有石刻蟠龍。昂首噴水。仰出。然後由東西流入於太液池。山前有白玉石橋。長二百餘尺。直儀天殿後。橋之北有玲瓏石。擁木門五。門皆爲石色。內有隙地。對立日月石。西有石棋枰。又有石坐牀。左右皆有登山之徑。縈紆萬石中。洞府出入。宛轉相迷。至一殿一亭。各擅一景之妙。山之東有石橋。長七十六尺。闊四十一尺半。爲石渠以載金水。而流於山後。以汲於山頂也。又東、爲靈囿。奇獸珍禽在焉。廣寒殿在山頂。七間。東西一百二十尺。深六十二尺。高五十尺。重阿藻井。文石甃地。四面琉窓。板密其裏。徧綴金紅雲。而蟠

龍矯蹇於丹楹之上。中有小玉殿、內設金嵌玉龍御榻。左右列從臣坐牀。前架黑玉洒瓮一、玉有白章、隨其形刻爲魚獸出沒於波濤之狀。其大可貯酒三十餘石。又有玉假山一峯。玉礬鐵一縣。殿之後有小石笋二。內出石龍首。以噴所引金水。西北有廁堂一間。仁智殿在山之半。三間。高三十尺。金露亭在廣寒殿東。其制圓。九柱。高二十四尺。尖頂上置琉璃珠。亭後有銅幡竿。玉虹亭在廣寒殿西。制度同金露。方亭在荷葉殿後。高三十尺。重屋八面。重屋無梯。自金露亭前複道登焉。又曰線珠亭。瀛洲亭在溫石浴室後。制度同方亭。玉虹亭前仍有登重屋複道。亦曰線珠亭。荷葉殿在方亭前。仁智西北。三間。高三十尺。方頂。中置琉璃珠。溫石浴室在瀛洲前、仁智西北。三間。高二十三尺。方頂。中置塗金寶瓶。圓亭、又曰臙粉亭。在荷葉稍西。蓋后妃添妝之所也。八面。介福殿在仁智東差北。三間。東西四十一尺。高二十五尺。延和殿在仁智西北。制度如介福。馬湩室在介福前。三間。牧人之室在延和前。三間。庖室在焉。馬前。東浴室更衣殿在山東平地。三間。兩夾。太液池在太內西。周回若干里。植芙蓉。儀天殿在池中。圓抵上。當萬壽山。十一楹。高三十五尺。圍七十尺。重簷。圓蓋頂。圓臺址。甃以文石。藉以花茵。中設御榻。周闢琐窓。東西門各一間。西北廁堂一間。臺西向。列甃埳龍。以居宿衞之士。東爲木橋。長一百廿尺。闊廿二尺。通大內之夾垣。西爲木弔橋。長四百七十尺。闊如東橋。中闕之。立柱。架梁於二舟。以當其空。至車駕行幸上都。留守官則移舟斷橋。以禁往來。是橋通興聖宮前之夾垣。後有白玉石橋。乃萬壽山之道也。犀山臺在儀天殿前水中。上植木芍藥。隆福宮西御苑在隆福宮西。先后妃多居焉。香殿在石假

山上三間兩夾二間柱廊三間龜頭屋三間丹楹瑣窓間金藻繪玉石礎琉璃瓦殿後有石臺山後闢紅門門外有侍女之室二所皆南向並列又後直紅門並立紅門三三門之外有太子斡耳朵荷葉殿二在香殿左右各三間圓殿在山前圓頂上置塗金寶珠重簷後有流杯池池東西流水圓亭二間殿有廡以連之歇山殿在圓殿前五間柱廊二各三間東西亭二在歇山後左右十字脊東西水心亭在歇山殿池中直東西亭之南九柱重簷亭之後各有侍女房三所所爲三間東房西向西房東向前闢紅門三門內立石以屏內外外築四垣以周之池引金水注焉棕毛殿在假山東偏三間後盝頂殿三間前啓紅門立垣以區分之儀鸞局在三紅門外西南隅正屋三間東西屋三間前開一門史官虞集曰嘗觀紀籍所載秦漢隋唐之宮闕其宏麗可怖也高者七八十丈廣者二三十里而離宮別館綿延聯絡瀰山跨谷多或至數百所噫眞木妖哉由余有言使鬼爲之則勞神矣使人爲之則苦人矣余由當秦穆公之時爲是俾見後世之侈何如也雖然紫宮著乎玄象得無棟宇有等差之辨而茅茨之簡又烏足以重威於四海乎集佐修經世大典將作所疏宮闕制度爲詳於是知大有徑庭於古也方今幅員之廣戶口之夥貢稅之富當倍秦漢而參隋唐也顧力有可爲而莫爲則其所樂不在於斯也孔子曰禹吾無間然矣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重於此則輕於彼理固然矣

公宇

中書省

吏部

戶部

都提舉萬億綺源庫　都提舉萬億賦源庫

都提舉萬億廣源庫　提舉富寧庫

順承行用庫　文明行用庫

健德行用庫　和義行用庫

順承行準庫　大都平準庫

印造寶鈔庫　燒鈔西庫

印造茶鹽引局　抄紙坊

禮部

會同館　教坊司

白紙坊　油磨坊

兵部

刑部

工部

都提舉萬億寶源庫

諸路寶鈔提舉司

光熙行用庫

崇仁行用庫

寶鈔總庫

燒鈔東庫

鑄印局

覆實司
提舉左八作司
大都等路諸色民匠總管府
諸路雜造總管府
諸司局人匠總管府
織染局
撒荅剌欺等局人匠提舉司
符牌庫
樞密院
右衞親軍都指揮使司
前衞親軍都指揮使司
蒙古侍衞親軍都指揮使司
欽察侍衞親軍都指揮使司
御史臺
殿中司
提舉都城所
備章總院
紋繡總院
茶迭兒局諸色人匠總管府
大都金銀器盒局
花毯蠟布等局
造船提舉司
受給庫
左衞親軍都指揮使司
後衞親軍都指揮使司
虎賁侍衞親軍都指揮使司
貴赤侍衞親軍都指揮使司
察院
提舉右八作司
大都人匠總管府
繡局
提舉諸司局
大都氈局
簾局
諸物庫
左右廂
中衞親軍都指揮使司
武衞親軍都指揮使司
唐兀侍衞親軍都指揮使司
西域侍衞親軍都指揮使司

也可扎魯忽赤
司獄司
徽政院
宮正司
掌膳署
藏珍庫
供須庫
右都威衛使司
隨路諸色人匠都總管府
織染雜造人匠總管府
文綺局
大護國仁王寺財用規運都總管府
宣徽院
尚舍監
生料庫
掌謁司
內宰司
掌儀署
儀從庫
左都威衛使司
瑪瑙玉局
綾錦局
諸路怯怜口民匠都總管府
諸物庫
光祿寺
掌醫署
備用庫
文成庫
衛候司
延慶司
大都等路諸色民匠提舉司
織染局
尚食局
尚醞局

尚飲局　醴源倉　闌遺監
提舉太倉　柴炭提舉司　沙糖局
中政院　官領隨路民匠打鋪應房納綿總管府
奉宸庫
集賢院　國子學　與文署
國子監
翰林院　國子學
國子監
翰林國史院　大樂署
宣政院　社稷署
資善庫
昭文館
太常寺
太廟署
禮直署

大司農司　籍田署　豐贍署
廣濟署　昌國署　濟民署
供膳司
大都護府
通政院
廩給司
祕書監　祕書庫
著作局
大府監　右藏庫　左藏庫
內藏庫
器備庫
中尙監
資成庫　雜造局諸色人匠提擧司
木局　怯怜口諸色人匠提擧司　鐵局
利用監　大都等路種田人匠織染局

資用庫　怯怜口皮局人匠提舉司　大都雜造雙線局
熟皮局　店皮局　貂鼠局
大都軟皮局
章佩監
御帶庫　異珍庫
典瑞監
大都留守司兼少府監　大木局　小木局
修內司　粧釘局　銅局
泥瓦局　繩局　祇應局
車局　油漆局　器備局
畫局　鐵局　儀鸞局
器物庫　犀象牙局　雕牙局
大都諸色人匠提舉司　採石局　木場局
雕木局　大都門尉
上林局

將作院
諸路金玉人匠總管府
石局
鞓帶斜皮局
温犀玳瑁局
異樣等局總管府
金絲顏料總庫
泉府司
富藏庫
侍儀司
法物庫
武備寺
壽武庫
箭局
都水監
玉局提舉司
金絲子局
璀玉局
漆紗冠冕局
異樣紋繡兩局
尚衣局
瑪瑙局提舉司
大小雕木等局
畫局
珠子局
綾錦織染兩局
御衣局
利器庫
弦局
甲匠提舉司

大都河道提舉司
尚乘寺
諸路雜造總管府
資乘庫
太僕寺
太史院
司天臺
回回司天臺
太醫院
御藥局
回回藥物局
崇福司
拱衛直都指揮使司
儀從司
大司徒領異樣金玉人匠總管府

諸路旋匠提舉司
御藥院
大都惠民司

網羅局
回回藥物院
廣惠司

塑局
銅局
梵像局
玉局
李可孫
儀鳳司
安和署
京畿都漕運使司
萬斯南倉
相因倉
廣貯倉
惟億倉
豐實倉
大都等路都轉運鹽使司
大都稅課提舉司

出鐵局
鑄瀉等銅局
雜造提舉司
諸物庫

萬斯北倉
豐閏倉
永平倉
盈衍倉
廣衍倉

大都酒課提舉司

銀局
唐像書局
鎔鐵局

千斯倉
通濟倉
永濟倉
大積倉
順濟倉

大都南北兩兵馬都指揮使司

北兵馬司

內史府

省架閣庫

左右部架閣庫

長信寺

喝盞

天子凡宴饗。一人執酒觴。立於右階。一人執柏板。立於左階。執板者抑揚其聲贊曰。斡脫。執觴者如其聲和之。曰打弼。則執板者節一板。從而王侯卿相合坐者坐。合立者立。於是衆樂皆作。然後進酒詣上前。上飲畢。授觴。衆樂皆止。別奏曲以飲陪位之官。謂之謁盞。蓋沿襲亡金舊禮。至今不廢。諸王大臣非有賜命不敢用焉。斡脫、打弼、彼中方言。未暇考求其義。

碧珠示識

文宗潛邸金陵日。歲當戊辰。適太平興國寺鑄大鍾。爲金數萬斤。方在冶。上至其所。取相嵌碧珠指環默祝曰。若天命在躬。此當不壞。卽投液中。鍾成。其款有曰皇帝萬歲。珠宛然在其上。若故識之。而堅固完好。光采明發。不以灼毀。萬目驚覩。歡嘆如一。及登大寶。方與近侍言向時祝天之識。